

史记卷七十五

列传十五 孟尝君列传

孟尝君名文，姓田氏。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。田婴者，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。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，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。成侯与田忌争宠，成侯卖田忌。田忌惧，袭齐之边邑，不胜，亡走。会威王卒，宣王立，知成侯卖田忌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。宣王二年，田忌与孙臧、田婴俱伐魏，败之马陵，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。宣王七年，田婴使于韩、魏，韩、魏服于齐。婴与韩昭侯、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，盟而去。明年，复与梁惠王会甄。是岁，梁惠王卒。宣王九年，田婴相齐。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。

楚威王闻之，怒田婴。明年，楚伐败齐师于徐州，而使人逐田婴。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，威王乃止。田婴相齐十一年，宣王卒，愍王即位。即位三年，而封田婴于薛。

注 索隐按：战国策及诸书并无此言，盖诸田之别子也，故战国策每称“婴子”、“忌子”，高诱注云“田忌”、“田婴”也。王劭又按：战国策云“齐貌辩谓宣王曰：‘王方为太子时，辩谓靖郭君，不若废太子，更立郊师。靖郭君不忍。’宣王太息曰：‘寡人少，殊不知。’”以此言之，婴非宣王弟明也。

注 索隐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，至三十六年改为后元也。

注 正义东阿，济州县也。

注 索隐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。彼文作“平阿”。又云“十三年会齐威王于鄆”，与此明年齐宣王与梁惠王会鄆文同。但齐之威宣二王，文舛互并不同。

注 集解音绢。

注 正义纪年云梁惠王三十年，下邳迁于薛，改名徐州。

注 索隐纪年以为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，齐威王封田婴于薛。十月，齐城薛。十四年，薛子婴来朝。十五年，齐威王薨，婴初封彭城。皆与此文异也。

正义薛故城在今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也。

初，田婴有子四十余人。其贱妾有子名文，文以五月五日生。婴告其母曰：“勿举也。”其母窃举生之。及长，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。田婴怒其母曰：“吾令若去此子，而敢生之，何也？”文顿首，因曰：“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，何故？”婴曰：“五月子者，长与户齐，将不利其父母。”文曰：“人生受命于天乎？将受命于户邪？”婴默然。文曰：“必受命于天，君何忧焉。必受命于户，则可高其户耳，谁能至者！”婴曰：“子休矣。”

注 索隐按：上“举”谓初诞而举之，下“举”谓浴而乳之。生谓长养之也。

注 索隐按：风俗通云“俗说五月五日生子，男害父，女害母”。

久之，文承闲问其父婴曰：“子之子为何？”曰：“为孙。”“孙之孙为何？”曰：

“为玄孙。”“玄孙之孙为何？”曰：“不能知也。”

文曰：“君用事相齐，至今三王矣，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，门下不见一贤者。文闻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。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(短)[短]褐，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噉。今君又尚厚积余藏，欲以遗所不知何人，而忘公家之事日损，文窃怪之。”于是婴乃礼文，使主家待宾客。宾客日进，名声闻于诸侯。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，婴许之。婴卒，谥为靖郭君。而文果代立于薛，是为孟尝君。

注 索隐按：尔雅云“玄孙之子为来孙，来孙之子为昆孙，昆孙之子为仍孙，仍孙之子为云孙”。又有耳孙，亦是玄孙之子，不同也。

注 索隐(短)[短]亦音竖。竖褐，谓褐衣而竖裁之，以其省而便事也。

注 索隐遗音唯季反。犹言不知欲遗与何人也。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靖郭君顷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。”索隐按：谓死后别号之曰“靖郭”耳，则“靖郭”或封邑号，故汉齐王舅父驷钧封靖郭侯是也。陬音邹，亦音緇。陬者，城隅也。

孟尝君在薛，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，皆归孟尝君。孟尝君舍业厚遇之，以故倾天下之士。食客数千人，无贵贱一与文等。孟尝君待客坐语，而屏风后常有侍史，主记君所与客语，问亲戚居处。客去，孟尝君已使使存问，献遗其亲戚。

孟尝君曾待客夜食，有一人蔽火光。客怒，以饭不等，辍食辞去。孟尝君起，自持其饭比之。客鼻，自刭。士以此多归孟尝君。孟尝君客无所择，皆善遇之。

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。

注 索隐按：舍业者，拾弃其家产而厚事宾客也。刘氏云“舍音赦。谓为之筑舍立居业也”。

秦昭王闻其贤，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，以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将入秦，宾客莫欲其行，谏，不听。苏代谓曰：“今旦代从外来，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。

木禺人曰：‘天雨，子将败矣。’土禺人曰：‘我生于土，败则归土。今天雨，流子而行，未知所止息也。’今秦，虎狼之国也，而君欲往，如有不得还，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？”孟尝君乃止。

注 索隐音偶，又音寓。谓以土木为之偶，类于人也。苏代以土偶比泾阳君，木偶比孟尝君也。

齐愍王二十五年，复卒使孟尝君入秦，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。人或说秦昭王曰：“孟尝君贤，而又齐族也，今相秦，必先齐而后秦，秦其危矣。”于是秦昭王乃止。囚孟尝君，谋欲杀之。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。幸姬曰：“妾愿得君狐白裘。”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，直千金，天下无双，入秦献之昭王，更无他裘。孟尝君患之，笮问客，莫能对。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，曰：“臣能得狐白裘。”乃夜为狗，以入秦宫臧中，取所献狐白裘至，以献秦王幸姬。幸姬为言昭王，昭王释孟尝君。孟尝君得出，即驰去，更封传，变名姓以出关。

夜半至函谷关。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，求之已去，即使人驰传逐之。孟尝君至关，关法鸡鸣而出客，孟尝君恐追至，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，而鸡齐鸣，遂发传出。出如食顷，秦追果至关，已后孟尝君出，乃还。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，宾客尽羞之，及孟尝君有秦难，卒此二人拔之。自是之后，客皆服。

注 索隐抵音丁礼反。按：抵谓触冒而求之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以狐之白毛为裘。谓集狐腋之毛，言美而难得者。”

注 正义臧，在浪反。

注 索隐更者，改也。改前封传而易姓名，不言是孟尝之名。封传犹今之驿券。

注 正义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三里。

孟尝君过赵，赵平原君客之。赵人闻孟尝君贤，出观之，皆笑曰：“始以薛公为魁然也，今视之，乃眇小丈夫耳。”孟尝君闻之，怒。客与俱者下，斫击杀数百人，遂灭一县以去。

齐愍王不自得，以其遣孟尝君。孟尝君至，则以为齐相，任政。

注 索隐不自德。是愍王遣孟尝君，自言己无德也。

孟尝君怨秦，将以齐为韩、魏攻楚，因与韩、魏攻秦，而借兵食于西周。

苏代为西周谓曰：“君以齐为韩、魏攻楚九年，取宛、叶以北以强韩、魏，今复攻秦以益之。韩、魏南无楚忧，西无秦患，则齐危矣。韩、魏必轻齐畏秦，臣为君危之。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，而君无攻，又无借兵食。君临函谷而无攻，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‘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、魏。其攻秦也，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，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’。君令敝邑以此惠秦，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，秦必欲之。楚王得出，必德齐。齐得东国益强，而薛世世无患矣。秦不大弱，而处三晋之西，三晋必重齐。”薛公曰：“善。”因令韩、魏贺秦，使三国无攻，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。是时，楚怀王入秦，秦留之，故欲必出之。秦不果出楚怀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年表曰韩、魏、齐共击秦军于函谷。”

注 索隐战国策作“韩庆为西周谓薛公”。

注 正义宛在邓州，叶在许州。二县以北旧属楚，二国共没以入韩、魏。

注 正义东国，齐、徐夷。

孟尝君相齐，其舍人魏子 为孟尝君收邑入， 三反而不致一入。孟尝君问之，对曰：“有贤者，窃假与之，以故不致入。”孟尝君怒而退魏子。居数年，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愍王曰：“孟尝君将为乱。”及田甲劫愍王，愍王意疑孟尝君，孟尝君乃奔。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，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，请以身为盟，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。愍王乃惊，而踪迹验问，孟尝君果无反谋，乃复召孟尝君。孟尝君因谢病，归老于薛。愍王许之。

注 索隐舍人官微，记姓而略其名，故云魏子。

注 索隐收其国之租税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愍王三十四年，田甲劫王，薛文走。”

其后，秦亡将吕礼相齐，欲困苏代。代乃谓孟尝君曰：“周最于齐，至厚也，而齐王逐之，而听亲弗 相吕礼者，欲取秦也。齐、秦合，则亲弗与吕礼重矣。有用，齐、秦必轻君。君不如急北兵，趋赵以和秦、魏，收周最以厚行，且反齐王之信，又禁天下之变。齐无秦，则天下集齐，亲弗必走，则齐王孰与为其国也！”于是孟尝君从其计，而吕礼嫉害于孟尝君。

注 正义周最，周之公子。

注 集解亲弗，人姓名。索隐亲，姓；弗，名也。战国策

作“祝弗”，盖“祝”为得之。

注 索隐周最本厚于齐，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将。苏代谓孟尝君，令齐收周最以自厚其行，又且得反齐王之有信，以不逐周最也。

注 索隐变谓齐、秦合则亲弗、吕礼用，用则秦、齐轻孟尝也。

孟尝君惧，乃遗秦相穰侯魏焯书曰：“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，齐，天下之强国也，子必轻矣。齐秦相取以临三晋，吕礼必并相矣，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。若齐免于天下之兵，其讎子必深矣。子不如劝秦王伐齐。齐破，吾请以所得封子。齐破，秦畏晋之强，秦必重子以取晋。晋国敝于齐而畏秦，晋必重子以取秦。是子破齐以为功，挟晋以为重；是子破齐定封，秦、晋交重子。若齐不破，吕礼复用，子必大穷。”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齐，而吕礼亡。

后齐愍王灭宋，益骄，欲去孟尝君。孟尝君恐，乃如魏。魏昭王以为相，西合于秦、赵，与燕共伐破齐。齐愍王亡在莒，遂死焉。齐襄王立，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，无所属。齐襄王新立，畏孟尝君，与连和，复亲薛公。文卒，谥为孟尝君。诸子争立，而齐魏共灭薛。孟尝绝嗣无后也。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孟尝君顷在鲁国薛城中向门东。向门，出北边门也。”诗云“居常与许”，郑玄曰“‘常’或作‘尝’，在薛之南”。孟尝邑于薛城也。索隐按：孟尝袭父封薛，而号曰孟尝君，此云谥，非也。孟，字也；尝，邑名。诗云“居常与许”，郑笺云“‘常’或作‘尝’，尝邑在薛之旁”是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孟尝君墓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。卒在齐襄王之时也。”

初，冯驩闻孟尝君好客，蹑蹑而见之。孟尝君曰：“先生远辱，何以教文也？”冯驩曰：“闻君好士，以贫身归于君。”孟尝君置传舍十日，孟尝君问传舍长曰：“客何所为？”答曰：“冯先生甚贫，犹有一剑耳，又蒯缞。弹其剑而歌曰‘长铗归来乎，食无鱼’。”孟尝君迁之幸舍，食有鱼矣。五日，又问传舍长。答曰：“客复弹剑而歌曰‘长铗归来乎，出无舆’。”孟尝君迁之代舍，出入乘舆车矣。五日，孟尝君复问传舍长。舍长答曰：“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‘长铗归来乎，无以为家’。”孟尝君不悦。

注 集解音欢。复作“暖”，音许袁反。索隐音欢。或作“媛”，音况远反。

注 索隐蹑音躄。字亦作“縳”，又作“屨”，亦作“𠂔”。

注 索隐传音逐缘反。按：传舍、幸舍及代舍，并当上、中、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。

注 集解蒯音苦怪反。茅之类，可为绳。言其剑把无物可装，以小绳缠之也。

缞音侯，亦作“候”，谓把剑之处。索隐蒯，草名，音“蒯聩”之“蒯”。缞音侯，字亦作“候”，谓把剑之物。言其剑无物可装，但以蒯绳缠之，故云“蒯缞”。

居偃年，冯驩无所言。孟尝君时相齐，封万户于薛。其食客三千人。邑入不足以奉客，使人出钱于薛。岁余不入，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，客奉将不给。

孟尝君忧之，问左右：“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？”传舍长曰：“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，长者，无他伎能，宜可令收债。”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：“宾客不知文不肖，幸临文者三千余人，邑入不足以奉宾客，故出息钱于薛。薛岁不入，

民颇不与其息，今客食恐不给，愿先生责之，”冯驩曰：“诺。”辞行，至薛，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，得息钱十万。乃多酿酒，买肥牛，召诸取钱者，能与息者皆来，不能与息者亦来，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。齐为会，日杀牛置酒。

酒酣，乃持券如前合之，能与息者，与为期；贫不能与息者，取其券而烧之。

曰：“孟尝君所以贷钱者，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；所以求息者，为无以奉客也。

今富给者以要期，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。诸君强饮食。有君如此，岂可负哉！

坐者皆起，再拜。

注 正义奉，符用反。

注 索隐按：与犹还也。息犹利也。

注 集解亦作“技”。

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，怒而使使召驩。驩至，孟尝君曰：“文食客三千人，故贷钱于薛。文奉邑少，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，客食恐不足，故请先生收责之。闻先生得钱，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，何？”冯驩曰：“然。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，无以知其有余不足。有余者，为要期。不足者，虽守而责之十年，息愈多，急，即以逃亡自捐之。若急，终无以偿，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，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，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。焚无用虚债之券，捐不可得之虚计，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，君有何疑焉！”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。

注 索隐言文之奉邑少，故令出息于薛。

齐王惑于秦、楚之毁，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，

遂废孟尝君。诸客见孟尝君废，皆去。冯驩曰：“借臣车一乘，可以入秦者，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，可乎？”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。冯驩乃西说秦王曰：“天下之游士冯軫结鞞西入秦者，无不欲强秦而弱齐；冯軫结鞞东入齐者，无不欲强齐而弱秦。”

此雄雌之国也，势不两立为雄，雄者得天下矣。”秦王踞而问之曰：“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？”冯驩曰：“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？”秦王曰：“闻之。”冯驩曰：“使齐重于天下者，孟尝君也。今齐王以毁废之，其心怨，必背齐；背齐入秦，则齐国之情，人事之诚，尽委之秦，齐地可得也，岂直为雄也！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，不可失时也。如有齐觉悟，复用孟尝君，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。”秦王大悦，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。冯驩辞以先行，至齐，说齐王曰：“天下之游士冯軫结鞞东入齐者，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；冯軫结鞞西入秦者，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。夫秦齐雄雌之国，秦强则齐弱矣，此势不两雄。”

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。

孟尝君不西则已，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，秦为雄而齐为雌，雌则临淄、即墨危矣。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，复孟尝君，而益与之邑以谢之？孟尝君必喜而受之。

秦虽强国，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！折秦之谋，而绝其霸强之略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

乃使人至境候秦使。秦使车适入齐境，使还驰告之，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，而与其故邑之地，又益以千户。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，还车而去矣。

自齐王毁废孟尝君，诸客皆去。后召而复之，冯驩迎之。未到，孟尝君太息叹曰：“文常好客，遇客无所敢失，食客三

千有余人，先生所知也。客见文一日废，皆背文而去，莫顾文者。今赖先生得复其位，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？如复见文者，必唾其面而大辱之。”冯驩结辔下拜。孟尝君下车接之，曰：“先生为客谢乎？”冯驩曰：“非为客谢也，为君之言失。夫物有必至，事有固然，君知之乎？”孟尝君曰：“愚不知所谓也。”曰：“生者必有死，物之必至也；富贵多士，贫贱寡友，事之固然也。君独不见夫（朝）趣市〔朝〕者乎？明旦，侧肩争门而入；日暮之后，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。非好朝而恶暮，所期物忘其中。今君失位，宾客皆去，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。愿君遇客如故。”孟尝君再拜曰：“敬从命矣。闻先生之言，敢不奉教焉。”

注 索隐趣音娶。趣，向也。

注 索隐过音光卧反。朝音潮。谓市之行位有如朝列，因言市朝耳。

注 索隐按：期物谓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，故平明侧肩争门而入，今日暮，所期忘其中。忘者，无也。其中，市朝之中。言日暮物尽，故掉臂不顾也。

太史公曰：吾尝过薛，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，与邹、鲁殊。问其故，曰：“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，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。”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，名不虚矣。

【索隐述赞】靖郭之子，威王之孙。既强其国，实高其门。好客喜士，见重平原。鸡鸣狗盗，魏子、冯暖。如何承睫，薛县徒存！

史记卷七十六

列传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

平原君赵胜者，赵之诸公子也。诸子中胜最贤，喜宾客，宾客盖至者数千人。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，三去相，三复位，封于东武城。

注 正义胜，式证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魏公子传曰赵惠文王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清河。”正义今贝州武城县也。

平原君家楼临民家。民家有躄者，盘散行汲。平原君美人居楼上，临见，大笑之。明日，躄者至平原君门，请曰：“臣闻君之喜士，士不远千里而至者，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。臣不幸有罢癯之病，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，臣愿得笑臣者头。”平原君笑应曰：“诺。”躄者去，平原君笑曰：“观此竖子，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，不亦甚乎！”终不杀。居岁余，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。平原君怪之，曰：“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，而去者何多也？”门下一人前对曰：“以君之不杀笑躄者，以君为爱色而贱士，士即去耳。”

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，自造门进躄者，因谢焉。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。

是时齐有孟尝，魏有信陵，楚有春申，故争相倾以待士。

注 集解亦作“跚”。索隐璧音壁。散音先寒反，亦作“跚”，同音。正义璧，跛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癯音隆。癯，病也。”索隐罢音皮。癯音吕宫反。罢癯谓背疾，言腰曲而背隆高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待，一作‘得’。”

秦之围邯郸，赵使平原君求救，合从于楚，约与食客门下有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。平原君曰：“使文能取胜，则善矣。文不能取胜，则歃血于华屋之下，必得定从而还。士不外索，取于食客门下足矣。”得十九人，余无可取者，无以满二十人。门下有毛遂者，前，自赞于平原君曰：“遂闻君将合从于楚，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，不外索。今少一人，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。”平原君曰：“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？”毛遂曰：“三年于此矣。”平原君曰：“夫贤士之处世也，譬若锥之处囊中，其末立见。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，左右未有所称诵，胜未有所闻，是先生无所有也。先生不能，先生留。”毛遂曰：“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。使遂蚤得处囊中，乃颖脱而出，非特其未见而已。”平原君竟与毛遂偕。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。

注 正义赵惠文王九年，秦昭王十五年。

注 索隐按：郑玄曰“颖，环也”。脱音吐活反。

注 索隐按：郑玄曰“皆目视而轻笑之，未能即废弃之也”。

毛遂比至楚，与十九人论议，十九人皆服。平原君与楚合从，言其利害，日出而言之，日中不决。十九人谓毛遂曰：“先生上。”毛遂按剑历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从之利害，两言而决耳。今日出而言从，日中不决，何也？”楚王谓平原君

曰：“客何为者也？”平原君曰：“是胜之舍人也。”楚王叱曰：“胡不下！”

吾乃与而君言，汝何为者也！”毛遂按剑而前曰：“王之所以叱遂者，以楚国之觴也。今十步之内，王不得恃楚国之觴也，王之命县于遂手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，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，岂其士卒觴多哉，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。今楚地方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弗能当。白起，小竖子耳，率数万之觴，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鄢郢，再战而烧夷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先人。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，而王弗知恶焉。合从者为楚，非为赵也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”楚王曰：“唯唯，诚若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而以从。”毛遂曰：“从定乎？”楚王曰：“定矣。”

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：“取鸡狗马之血来。”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：“王当歃血而定从，次者吾君，次者遂。”遂定从于殿上。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：“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。公等录录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。”

注 正义恶，乌故反。

注 索隐按：盟之所用牲贵贱不同，天子用牛及马，诸侯用犬及豕，大夫已下用鸡。今此总言盟之用血，故云“取鸡狗马之血来”耳。

注 索隐奉，敷奉反。若周礼则用珠盘也。

注 索隐噍此血。音所甲反。

注 集解音禄。索隐音禄。按：王劭云“录，借字耳”。又说文云“录录，随从之貌”。

平原君已定从而归，归至于赵，曰：“胜不敢复相士。胜

相士多者千人，寡者百数，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，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。毛先生一至楚，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胜不敢复相士。”遂以为上客。

注 索隐九鼎大吕，国之宝器。言毛遂至楚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，言为天下所重也。正义大吕，周庙大钟。

平原君既返赵，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，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，皆未至。秦急围邯郸，邯郸急，且降，平原君甚患之。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：

“君不忧赵亡邪？”平原君曰：“赵亡则胜为虏，何不为不忧乎？”李同曰：“邯郸之民，炊骨易子而食，可谓急矣，而君之后宫以百数，婢妾被绮縠，余粱肉，而民褐衣不完，糟啜不厌。民困兵尽，或剡木为矛矢，而君器物钟磬自若。使秦破赵，君安得有此？使赵得全，君何患无有？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闲，分功而作，家之所有尽散以飧士，土方其危苦之时，易德耳。”于是平原君从之，得敢死之士三千人。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，秦军为之却三十里。亦会楚、魏救至，秦兵遂罢，邯郸复存。李同战死，封其父为李侯。

注 正义名谈，太史公讳改也。

注 正义言土方危苦之时，易有恩德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河内成皋有李城。”正义怀州温县，本李城也，李同父所封。隋炀帝从故温城移县于此。

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。公孙龙闻之，夜驾见平原君曰：“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，有之乎？”平原君曰：“然。”龙曰：“此甚不可。且王举君而相赵者，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。割东武城而封君者，非

以君为有功也，而以国人无勋，乃以君为亲戚故也。君受相印不辞无能，割地不言无功者，亦自以为亲戚故也。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，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。此甚不可。且虞卿操其两权，事成，操右券以责；事不成，以虚名德君。君必勿听也。”平原君遂不听虞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‘是亲戚受城而以国许人’。”

注 索隐言虞卿论平原君取封事成，则操其右券以责其报德也。

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。子孙代，后竟与赵俱亡。

注 索隐按：六国年表及世家并云十四年卒，与此不同。

平原君厚待公孙龙。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，及邹衍过赵言至道，乃绌公孙龙。

注 索隐过音戈。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齐使邹衍过赵，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，论‘白马非马’之辩，以问邹子。邹子曰‘不可。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，而辞正为下。辩者，别殊类使不相害，序异端使不相乱，杼意通指，明其所谓，使人与知焉，不务相迷也。故胜者不失其所守，不胜者得其所求。若是，故辩可为也。及至烦文以相假，饰辞以相悖，巧譬以相移，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。

如此，害大道。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，不能无害君子。’坐皆称善。”索隐杼音墅。杼者，舒也。缴音叫。谓缴绕纷乱，争言而竞后息，不能无害也。

虞卿者，游说之士也。蹶躄檐箠 说赵孝成王。一见，赐

黄金百镒，白璧一双；再见，为赵上卿，故号为虞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躡，草履也。筮，长柄笠，音登。笠有柄者谓之筮。”索隐躡，亦作“躡”，音龔。徐广云：“躡，草履也。”

注 集解谯周曰：“食邑于虞。”索隐赵之虞在河东大阳县，今之虞乡县是也。

秦赵战于长平，赵不胜，亡一都尉。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：“军战不胜，尉复死，寡人使束甲而趋之，何如？”楼昌曰：“无益也，不如发重使为媾。”虞卿曰：“昌言媾者，以为不媾军必破也。而制媾者在秦。且王之论秦也，欲破赵之军乎，不邪？”王曰：“秦不遗余力矣，必且欲破赵军。”虞卿曰：“王听臣，发使出重宝以附楚、魏，楚、魏欲得王之重宝，必内吾使。赵使入楚、魏，秦必疑天下之合从，且必恐。如此，则媾乃可为也。”赵王不听，与平阳君为媾，发郑朱入秦。秦内之。赵王召虞卿曰：“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，秦已内郑朱矣，卿之为奚如？”虞卿对曰：“王不得媾，军必破矣。天下贺战者皆在秦矣。”

郑朱，贵人也，入秦，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。楚、魏以赵为媾，必不救王。秦知天下不救王，则媾不可得成也。”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，终不肯媾。长平大败，遂围邯郸，为天下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复，一作‘系’。”

注 集解古后反。求和曰媾。索隐古候反。按：求和曰媾。媾亦讲，讲亦和也。

秦既解邯郸围，而赵王入朝，使赵郝约事于秦，割六县而媾。虞卿谓赵王曰：“秦之攻王也，倦而归乎？王以其力尚

能进，爱王而弗攻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攻我也，不遗余力矣，必以倦而归也。”虞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来年秦复攻王，王无救矣。”王以虞卿之言赵郝。赵郝曰：“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？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，此弹丸之地弗予，令秦来年复攻王，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？”王曰：

“请听子割，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？”赵郝对曰：“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”

他日三晋之交于秦，相善也。今秦善韩、魏而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、魏也。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，开关通币，齐交韩、魏，至来年而王独取攻于秦，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、魏之后也。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”

注 集解音释。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赦’。”索隐音释。

注 索隐言为足下解其负檐，而亲自攻之也。

王以告虞卿。虞卿对曰：“郝言‘不媾，来年秦复攻王，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’。”

今媾，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。今虽割六城，何益！来年复攻，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，此自尽之术也，不如无媾。秦虽善攻，不能取六县；赵虽不能守，终不失六城。秦倦而归，兵必罢。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，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。吾国尚利，孰与坐而割地，自弱以强秦哉？今郝曰秦善韩、魏而攻赵者，必（以为韩魏不救赵也而王之军必孤有以）王之事秦不如韩、魏也，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，即坐而城尽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与之乎？弗与，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；与之，则无地而给之。语曰‘强者善攻，弱者不能守’今坐而听秦，秦兵不弊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益强之

秦而割愈弱之赵，其计故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。”

赵王计未定，楼缓从秦来，赵王与楼缓计之，曰：“予秦地(何)如毋予，孰吉？”

缓辞让曰：“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试言公之私。”楼缓对曰：“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？公甫文伯仕于鲁，病死，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。其母闻之，弗哭也。其相室曰：‘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？’其母曰：‘孔子，贤人也，逐于鲁，而是人不随也。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，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。’故从母言之，是为贤母；从妻言之，是必不免为妒妻。故其言一也，言者异则人心变矣。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，则非计也；言予之，恐王以臣为为秦也：故不敢对。使臣得为大王计，不如予之。”

王曰：“诺。”

注 索隐按：私谓私心也。

注 正义季康子从祖母。文伯名歆，康子从父昆弟。

注 正义谓傅姆之类也。

虞卿闻之，入见王曰：“此饰说也，王鷲 勿予！”楼缓闻之，往见王。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。楼缓对曰：“不然。虞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。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，何也？曰‘吾且因强而乘弱矣’。今赵兵困于秦，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。故不如亟割地为和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。不然，天下将因秦之(强)怒，乘赵之弊，瓜分之。赵且亡，何秦之图乎？故曰虞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。愿王以此决之，勿复计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慎。”

虞卿闻之，往见王曰：“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，是愈疑天下，而何慰秦之心哉？”

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？且臣言勿予者，非固勿予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，秦之深讎也，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西击秦，齐之听王，不待辞之毕也。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。而齐、赵之深讎可以报矣，而示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兵未窥于境，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。从秦为媾，韩、魏闻之，必尽重王；重王，必出重宝以先于王。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，而与秦易道也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则使虞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

虞卿未返，秦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亡去。赵于是封虞卿以一城。

注 正义前取秦攻，今得赂，是易道也。易音亦。

居顷之，而魏请为从。赵孝成王召虞卿谋。过平原君，平原君曰：“愿卿之论从也。”虞卿入见王。王曰：“魏请为从。”对曰：“魏过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固未之许。”对曰：“王过。”王曰：“魏请从，卿曰魏过，寡人未之许，又曰寡人过，然则从终不可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，有利则大国受其福，有败则小国受其祸。今魏以小国请其祸，而王以大国辞其福，臣故曰王过，魏亦过。窃以为从便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合魏为从。

注 索隐过音戈。

注 集解光卧反。

虞卿既以魏齐之故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，与魏齐闲行，卒去赵，困于梁。魏齐已死，不得意，乃著书，上采春秋，

下观近世，曰节义、称号、揣摩、政谋，凡八篇。以刺讥国家得失，世传之曰虞氏春秋。

注 索隐魏齐，魏相，与应侯有仇，秦求之急，乃抵虞卿。卿弃相印，乃与齐闲行亡归梁，以托信陵君。信陵君疑未决，齐自杀。故虞卿失相，乃穷愁而著书也。

注 正义艺文志云十五篇。

太史公曰：平原君，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，然未睹大体。鄙语曰“利令智昏”，平原君贪冯亭邪说，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觶，邯郸几亡。虞卿料事揣情，为赵画策，何其工也！及不忍魏齐，卒困于大梁，庸夫且知其不可，况贤人乎？

然虞卿非穷愁，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。

注 集解谯周曰：“长平之陷，乃赵王信闲易将之咎，何怨平原受冯亭哉？”

【索隐述赞】翩翩公子，天下奇器。笑姬从戮，义士增气。兵解李同，盟定毛遂。虞卿蹊蹻，受赏料事。及困魏齐，著书见意。

史记卷七十七

列传十七 魏公子列传

魏公子无忌者，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。昭王薨，安厘王即位，封公子为信陵君。是时范雎亡魏相秦，以怨魏齐故，秦兵围大梁，破魏华阳下军，走芒卯。魏王及公子患之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无信陵，或是乡邑名也。

公子为人仁而下士，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，不敢以其富贵骄士。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当是时，诸侯以公子贤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。

公子与魏王博，而北境传举烽，言“赵寇至，且入界”。

魏王释博，欲召大臣谋。公子止王曰：“赵王田猎耳，非为寇也。”复博如故。王恐，心不在博。居顷，复从北方来传言曰：“赵王猎耳，非为寇也。”魏王大惊，曰：“公子何以知之？”公子曰：“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，赵王所为，客辄以报臣，臣以此知之。”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，不敢任公子以国政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作高木橹，橹上作桔槔，桔槔头兜零，以薪置其中，谓之烽。常低之，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。”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索隐按：谯周作“探得赵王阴事”。

魏有隐士曰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贫，为大梁夷门监者。公子闻之，往请，欲厚遗之。不肯受，曰：“臣修身絜行数十年，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。”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。坐定，公子从车骑，虚左，自迎夷门侯生。侯生摄敝衣冠，直上载公子上坐，不让，欲以观公子。公子执辔愈恭。侯生又谓公子曰：

“臣有客在市屠中，愿枉车骑过之。”公子引车入市，侯生下见其客朱亥，俾倪，故久立，与其客语，微察公子。公子颜色愈和。当是时，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，待公子举酒。市人皆观公子执辔。从骑皆窃骂侯生。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，乃谢客就车。至家，公子引侯生坐上坐，笱赞宾客，宾客皆惊。酒酣，公子起，为寿侯生前。侯生因谓公子曰：“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。嬴乃夷门抱关者也，而公子亲枉车骑，自迎嬴于闾人广坐之中，不宜有所过，今公子故过之。然嬴欲就公子之名，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，过客以观公子，公子愈恭。市人皆以嬴为小人，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。”于是罢酒，侯生遂为上客。

注 索隐音盈。又曹植音“羸瘦”之“羸”。

注 索隐上音浦计反，下音五计反。邹诞云又上音疋未反，下音五弟反。正义不正视也。

注 索隐笱音遍。赞者，告也。谓以侯生遍告宾客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为，一作‘羞’。”

侯生谓公子曰：“臣所过屠者朱亥，此子贤者，世莫能知，故隐屠闲耳。”公子往数请之，朱亥故不复谢，公子怪之。

魏安厘王二十年，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，又进兵围邯郸。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，数遗魏王及公子书，请救于魏。魏王使将军晋鄙 将十万觴救赵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“吾攻赵旦暮且下，而诸侯敢救者，已拔赵，必移兵先击之。”魏王恐，使人止晋鄙，留军壁邺，名为救赵，实持两端以观望。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，让魏公子曰：“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义，为能急人之困。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，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！且公子纵轻胜，弃之降秦，独不怜公子姊邪？”公子患之，数请魏王，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。魏王畏秦，终不听公子。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，计不独生而令赵亡，乃请宾客，约车骑百余乘，欲以客往赴秦军，与赵俱死。

注 索隐魏将姓名也。

行过夷门，见侯生，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。辞决而行，侯生曰：“公子勉之矣，老臣不能从。”公子行数里，心不快，曰：“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，天下莫不闻，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，我岂有所失哉？”复引车还，问侯生。侯生笑曰：“臣固知公子之还也。”曰：“公子喜士，名闻天下。今有难，无他端而欲赴秦军，譬若以肉投馁虎，何功之有哉？尚安事客？然公子遇臣厚，公子往而臣不送，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。”公子再拜，因问。侯生乃屏人闲语，曰：“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，而如姬最幸，出入王卧内，力能窃之。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，如姬资之三年，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，莫能得。如姬为公子泣，公子使客斩其仇头，敬进如姬。如姬之欲为公子死，无所辞，顾未有路耳。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，如姬必许诺，则得虎符夺晋鄙军，北救赵而西却秦，此五

霸之伐也。”公子从其计，请如姬。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。

注 索隐闲音闲。[闲]语谓静语也。

注 索隐旧解资之三年谓服齐衰也。今案：资者，畜也。谓欲为父复雠之资畜于心已得三年矣。

公子行，侯生曰：“将在外，主令有所不受，以便国家。公子即合符，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，事必危矣。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，此人力士。晋鄙听，大善；不听，可使击之。”

于是公子泣。侯生曰：“公子畏死邪？何泣也？”公子曰：“晋鄙嚄唶宿将，往恐不听，必当杀之，是以泣耳，岂畏死哉？”于是公子请朱亥。朱亥笑曰：“臣乃市井鼓刀屠者，而公子亲数存之，所以不报谢者，以为小礼无所用。今公子有急，此乃臣效命之秋也。”遂与公子俱。公子过谢侯生。侯生曰：“臣宜从，老不能。请数公子行日，以至晋鄙军之日，北乡自刭，以送公子。”公子遂行。

注 集解上音乌百反，下音庄白反。索隐上乌白反，下争格反。案：嚄唶谓多词句也。正义声类云：“嚄，大笑。唶，大呼。”

至邺，矫魏王令代晋鄙。晋鄙合符，疑之，举手视公子曰：“今吾拥十万之觭，屯于境上，国之重任，今单车来代之，何如哉？”欲无听。朱亥袖四十斤铁椎，椎杀晋鄙，公子遂将晋鄙军。勒兵下令军中曰：“父子俱在军中，父归；兄弟俱在军中，兄归；独子无兄弟，归养。”得选兵八万人，进兵击秦军。秦军解去，遂救邯郸，存赵。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，平原君负藁矢为公子先引。

赵王再拜曰：“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。”当此之时，

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。

公子与侯生决，至军，侯生果北乡自刭。

注 集解吕忱曰：“籥盛弩矢。”索隐籥音兰。谓以盛矢，如今之胡箎而短也。

吕姓，忱名，作字林者。言籥盛弩矢之器。

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，矫杀晋鄙，公子亦自知也。已却秦存赵，使将将其军归魏，而公子独与客留赵。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，乃与平原君计，以五城封公子。公子闻之，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。客有说公子曰：“物有不可忘，或有不可不忘。夫人有德于公子，公子不可忘也；公子有德于人，愿公子忘之也。且矫魏王令，夺晋鄙兵以救赵，于赵则有功矣，于魏则未为忠臣也。

公子乃自骄而功之，窃为公子不取也。”于是公子立自责，似若无所容者。赵王埽除自迎，执主人之礼，引公子就西阶。公子侧行辞让，从东阶上。自言谿过，以负于魏，无功于赵。赵王侍酒至暮，口不忍献五城，以公子退让也。公子竟留赵。赵王以鄙为公子汤沐邑，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。公子留赵。

注 集解礼记曰：“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。客若降等，则就主人之阶。”

注 索隐负音佩。

注 索隐音臙，赵邑名，属常山。

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，薛公藏于卖浆家，公子欲见两人，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。公子闻所在，乃闲步往从此两人游，甚欢。平原君闻之，谓其夫人曰：“始吾闻夫人弟公

子天下无双，今吾闻之，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，公子妄人耳。”夫人以告公子。公子乃谢夫人去，曰：“始吾闻平原君贤，故负魏王而救赵，以称平原君。平原君之游，徒豪举耳，不求士也。无忌自在大梁时，常闻此两人贤，至赵，恐不得见。”

以无忌从之游，尚恐其不我欲也，今平原君乃以为羞，其不足从游。”乃装为去。夫人具以语平原君。平原君乃免冠谢，固留公子。平原君门下闻之，半去平原君归公子，天下士复往归公子，公子倾平原君客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浆，一作‘醪’。”索隐按：别录云“浆，或作‘醪’字”。

注 索隐谓豪者举之。举亦音据也。

公子留赵十年不归。秦闻公子在赵，日夜出兵东伐魏。魏王患之，使使往请公子。公子恐其怒之，乃诫门下：“有敢为魏王使通者，死。”宾客皆背魏之赵，莫敢劝公子归。毛公、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：“公子所以重于赵，名闻诸侯者，徒以有魏也。今秦攻魏，魏急而公子不恤，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，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？”语未及卒，公子立变色，告车趣驾归救魏。

注 索隐史不记其名。

魏王见公子，相与泣，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，公子遂将。魏安厘王三十年，公子使使遍告诸侯。诸侯闻公子将，各遣将兵救魏。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，走蒙骜。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，抑秦兵，秦兵不敢出。当是时，公子威振天下，诸侯之客进兵法，公子皆名之，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。

注 索隐抑音忆。按：抑谓以兵蹙之。

注 索隐言公子所得进兵法而必称其名，以言其怨也。

注 集解刘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，图七卷。

秦王患之，乃行金万斤于魏，求晋鄙客，令毁公子于魏王曰：“公子亡在外十年矣，今为魏将，诸侯将皆属，诸侯徒闻魏公子，不闻魏王。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，诸侯畏公子之威，方欲共立之。”秦数使反闲，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。魏王日闻其毁，不能不信，后果使人代公子将。公子自知再以毁废，乃谢病不朝，与宾客为长夜饮，饮醇酒，多近妇女。日夜为乐饮者四岁，竟病酒而卒。其岁，魏安厘王亦薨。

秦闻公子死，使蒙骜攻魏，拔二十城，初置东郡。其后秦稍蚕食魏，十八岁而虏魏王，屠大梁。

注 索隐魏王名假。

高祖始微少时，数闻公子贤。及即天子位，每过大梁，常祠公子。高祖十二年，从击黥布还，为公子置守頔五家，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。

太史公曰：吾过大梁之墟，求问其所谓夷门。夷门者，城之东门也。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，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，不耻下交，有以也。名冠诸侯，不虚耳。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信陵下士，邻国相倾。以公子故，不敢加兵。颇知朱亥，尽礼侯嬴。遂却晋鄙，终辞赵城。毛、薛见重，万古希声。

史记卷七十八

列传十八 春申君列传

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黄氏。游学博闻，事楚顷襄王。顷襄王以歇为辩，使于秦。秦昭王使白起攻韩、魏，败之于华阳，禽魏将芒卯，韩、魏服而事秦。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、魏共伐楚，未行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，闻秦之计。当是之时，秦已前使白起攻楚，取巫、黔中之郡，拔鄢郢，东至竟陵，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。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，遂见欺，留死于秦。顷襄王，其子也，秦轻之，恐壹举兵而灭楚。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：

注 索隐名横，考烈王完之父。

注 正义竟陵属江夏郡也。

注 正义今陈州也。

天下莫强于秦、楚。今闻大王欲伐楚，此犹两虎相与斗。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，不如善楚。臣请言其说：臣闻物至则反，冬夏是也；致至则危，累漉是也。今大国之地，笮天下有其二垂，此从生民已来，万乘之地未尝有也。先帝文王、庄王之身，三世不妄接地于齐，以绝从亲之要。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，盛桥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。王可谓能矣。王又举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门，

举河内，拔燕、酸枣、虚、桃，入邢，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掾。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休甲息觶，二年而后复之；又并蒲、衍首、垣，以临仁、平丘，黄、济阳婴城而魏氏服；王又割濮磨之北，注齐秦之要，绝楚赵之脊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。王之威亦单矣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两虎斗乃受弊于弩犬也。刘氏云受犹承也。

注 正义至，极也，极则反也。冬至，阴之极；夏至，阳之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致，或作‘安’。”

注 正义言极东西。

注 索隐音腰。以言山东从，韩、魏是其腰。

注 索隐按：秦使盛桥守事于韩，亦如楚使召滑相赵然也。并内行章义之难。

注 索隐信音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秦始皇五年，取酸枣、燕、虚。苏代曰‘决宿胥之口，魏无虚、顿丘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燕县有桃城，平皋有邢丘。”正义邢丘在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苏秦云‘北有河外、卷、衍’。长垣县有蒲乡。”索隐此蒲在卫之长垣蒲乡也。衍在河南，与卷相近。首盖牛首，垣即长垣，非河东之垣也。垣音圆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陈留。”索隐仁及平丘二县名。谓以兵临此二县，则黄及济阳等自婴城而守也。按：地理志平丘属陈留，今不知所在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苏代云‘决白马之口’，魏无黄、济阳。正义故黄城在曹州考城县东。济阳故城在曹州宛句县西南。”

婴城，未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濮水北于钜野入济。”索隐地名，盖地近濮也。

注 正义刘伯庄云：“言秦得魏地，楚赵之（绝）从〔绝〕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单，亦作‘殫’。”索隐单音丹。单者，尽也。言王之威尽行矣。

王若能持功守威，继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，使无后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负人徒之觴，仗兵革之强，乘毁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后患也。诗曰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。易曰“狐涉水，濡其尾”。此言始之易，终之难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，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。此二国者，非无大功也，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。吴之信越也，从而伐齐，既胜齐人于艾陵，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。智氏之信韩、魏也，从而伐赵，攻晋阳城，胜有日矣，韩、魏叛之，杀智伯瑤于凿台之下。今王妒楚之不毁也，而忘毁楚之强韩、魏也，臣为王虑而不取也。

注 正义言狐惜其尾，每涉水，举尾不令湿，比至极困，则濡之。譬不可力臣之。

注 索隐智伯败于榆次也。地理志属太原，有梗阳乡。正义榆次，并州县也。

注水经云：“榆次县南洞涡水侧有凿台。”

注 索隐干隧，吴之败处，地名。干，水边也。隧，道路也。正义干隧，吴地名也。出万安山西南一里太湖，即吴王夫差自到处，在苏州西北四十里。

注 索隐谓智伯及吴王没伐赵及伐齐之利于前，而自易其

患于后。后即榆次、干隧之难也。

注 索隐从音绝用反。刘氏云：“从犹领也。”

注 正义艾山在兖州博县南六十里也。

注 集解战国策曰“三江之浦”。正义吴俗传云：“越军得子胥梦，从东入伐吴，越王即从三江北岸立坛，杀白马祭子胥，杯动酒尽，乃开渠曰示浦，入破吴王于姑苏，败干隧也。”

注 正义并州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凿台在榆次。”

诗曰“大武远宅而不涉”。从此观之，楚国，援也；邻国，敌也。诗云“趯趯毚兔，还犬获之。他人有心，余忖度之”。今王中道而信韩、魏之善王也，此正吴之信越也。臣闻之，敌不可假，时不可失。臣恐韩、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。

何则？王无重世之德于韩、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韩、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。本国残，社稷坏，宗庙毁。剖腹绝肠，折颈折颐，首身分离，暴骸骨于草泽，头颅僵仆，相望于境，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髡虏者相及于路。鬼神孤伤，无所血食。人民不聊生，族类离散，流亡为仆妾者，盈满海内矣。故韩、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忧也，今王资之与攻楚，不亦过乎！

注 正义言大军不远跋涉攻伐。

注 集解韩婴章句曰：“趯趯，往来貌。获，得也。言趯趯之毚兔。谓狡兔数往来逃匿其迹，有时遇犬得之。”毛传曰：“毚兔，狡兔也。”郑玄曰：“遇犬，犬之驯者，谓田犬。”索隐“趯”作“跃”。跃，天历反。毚音谗。

注 索隐大国谓秦也。

注 索隐重世犹累世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颠’。”索隐上音拉，下音夷。

且王攻楚将恶出兵？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、魏乎？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，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、魏也。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、魏，必攻随水右壤。随水右壤，此皆广川大水，山林溪谷，不食之地也，王虽有之，不为得地。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。

注 正义恶音乌。

注 索隐楚都陈，随水之右壤盖在随之西，即今邓州之西，其地多山林者矣。

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。秦、楚之兵构而不离，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与、铎、湖陵、碭、萧、相，故宋必尽。齐人南面攻楚，泗上必举。此皆平原四达，膏腴之地，而使独攻。王破楚以肥韩、魏于中国而劲齐。

韩、魏之强，足以校于秦。齐南以泗水为境，东负海，北倚河，而无后患，天下之国莫强于齐、魏，齐、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，一年之后，为帝未能，其于禁王之为帝有余矣。

注 正义徐州西，宋州东，兖州南，并故宋地。

注 正义此时徐、泗属齐也。

注 索隐若秦楚构兵不休，则魏尽故宋，齐取泗上，是使齐魏独攻伐而得其利也。

注 索隐校音教。谓足以与秦为敌也。一云校者，报也，言力能报秦。

注 索隐言齐一年之后，未即能为帝，而能禁秦为帝有余

力矣。然“禁”字作“楚”者，误也。

夫以王壤土之博，人徒之觴，兵革之强，壹举事而树怨于楚，迟令韩、魏归帝重于齐，是王失计也。臣为王虑，莫若善楚。秦、楚合而为一以临韩，韩必敛手。王施以东山之险，带以曲河之利，韩必为关内之侯。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，梁氏寒心，许、鄢陵婴城，而上蔡、召陵不往来也，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。王壹善楚，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，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一经两海，要约天下，是燕、赵无齐、楚，齐、楚无燕、赵也。然后危动燕、赵，直摇齐、楚，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迟，一作‘还’。”索隐迟音值。值犹乃也。今音力呈反。

注 索隐谓韩、魏重齐，令归帝号，此秦之计失。

注 索隐注谓以兵裁之也。

注 正义右壤谓济州之南北也。

注 索隐谓西海至东海皆是秦地。正义广言横度中国东西也。

昭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、魏。发使赂楚，约为与国。

黄歇受约归楚，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，秦留之数年。楚顷襄王病，太子不得归。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，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：“相国诚善楚太子乎？”

应侯曰：“然。”歇曰：“今楚王恐不起疾，秦不如归其太子。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，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。若不归，则咸阳一布衣耳；楚更立太子，必不事秦。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，非计也。愿相国孰虑之。”应侯以闻

秦王。秦王曰：“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，返而后图之。”黄歇为楚太子计曰：“秦之留太子也，欲以求利也。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，歇忧之甚。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阳文君子必立为后，太子不得奉宗庙矣。不如亡秦，与使者俱出；臣请止，以死当之。”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，而黄歇守舍，常为谢病。度太子已远，秦不能追，歇乃自言秦昭王曰：“楚太子已归，出远矣。歇当死，愿赐死。”昭王大怒，欲听其自杀也。应侯曰：“歇为人臣，出身以徇其主，太子立，必用歇，故不如无罪而归之，以亲楚。”秦因遣黄歇。

歇至楚三月，楚顷襄王卒，太子完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淮北地十二县。后十五岁，黄歇言之楚王曰：“淮北地边齐，其事急，请以为郡便。”因并献淮北十二县。请封于江东。考烈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城故吴墟，以自为都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十六年。”

注 正义然四君封邑检皆不获，唯平原有地，又非赵境，并盖号谥，而孟尝是谥。

注 正义墟音虚，(阖闾)今苏州也。[阖闾]于城内小城西北别筑城居之，今圯毁也。又大内北渚，四从五横，至今犹存。又改破楚门为昌门。

春申君既相楚，是时齐有孟尝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争下士，招致宾客，以相倾夺，辅国持权。

春申君为楚相四年，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。五年，围邯郸。邯郸告急于楚，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，秦兵亦去，春申君归。春申君相楚八年，为楚北伐灭鲁，以荀卿为兰陵令。

当是时，楚复强。

注 索隐按：年表云八年取鲁，封鲁君于莒，十四年而灭也。

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，春申君舍之于上舍。赵使欲夸楚，为樽瑁簪，刀剑室以珠玉饰之，请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见赵使，赵使大舅。

春申君相十四年，秦庄襄王立，以吕不韦为相，封为文信侯。取东周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二年，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，乃相与合从，西伐秦，而楚王为从长，春申君用事。至函谷关，秦出兵攻，诸侯兵皆败走。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益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始皇六年。”

客有观津人朱英，谓春申君曰：“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，其于英不然。

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踰崑隘之塞而攻楚，不便；假道于两周，背韩、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，魏旦暮亡，不能爱许、鄢陵，其许魏割以与秦。秦兵去陈百六十里，臣之所观者，见秦、楚之日斗也。”楚于是去陈徙寿春；而秦徙卫野王，作置东郡。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，行相事。

注 正义观音馆。今魏州观城县也。

注 正义崑隘之塞在申州。崑音盲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许东南。”

注 正义濮、滑州兼河北置东郡。濮州本卫都，而徙野王也。

楚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妇人宜子者进之，甚觴，卒无子。赵人李园持其女弟，欲进之楚王，闻其不宜子，恐久毋宠。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，已而谒归，故失期。还谒，春申君问之状，对曰：“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，与其使者饮，故失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媾入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可得见乎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，即幸于春申君。知其有身，李园乃与其女弟谋。园女弟承闲以说春申君曰：“楚王之贵幸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余年，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，则楚更立君后，亦各贵其故所亲，君又安得长有宠乎？非徒然也，君贵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兄弟，兄弟诚立，祸且及身，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？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。妾幸君未久，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，王必幸妾；妾赖天有子男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，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？”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李园女弟，谨舍而言之楚王。楚王召入幸之，遂生子男，立为太子，以李园女弟为王后。楚王贵李园，园用事。

李园既入其女弟，立为王后，子为太子，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，阴养死士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，而国人颇有知之者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五年，楚考烈王病。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世有毋望之福，又有毋望之祸。今君处毋望之世，事毋望之主，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？”

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毋望之福？”曰：“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实楚王也。今楚王病，旦暮且卒，而君相少主，因而代立当国，如伊尹、周公，王长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？此所谓毋望之福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毋望之祸？”曰：“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，

楚王卒，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。此所谓毋望之祸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毋望之人？”对曰：“君置臣郎中，楚王卒，李园必先入，臣为君杀李园。此所谓毋望之人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足下置之，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善之，且又何至此！”朱英知言不用，恐祸及身，乃亡去。

注 正义无望谓不望而忽至也。

注 索隐周易有无妄卦，其义殊也。

注 正义谓生死无常。

注 正义谓喜怒不节也。

注 正义谓吉凶忽(为) [焉]

注 索隐言园是春申之仇也。战国策作“君之舅也”，谓为王之舅，意异也。

注 索隐朱亥。即上之朱英也。作“亥”者，史因赵有朱亥误也。

后十七日，楚考烈王卒，李园果先入，伏死士于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棘门，园死士侠刺春申君，斩其头，投之棘门外。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。

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，是为楚幽王。

注 正义寿州城门。

注 正义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秦始皇九年。

注 索隐按：楚捍有母弟犹，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，是楚君完非无子，而上文云考烈王无子，误也。

是岁也，秦始皇帝立九年矣。嫪毐亦为乱于秦，觉，夷其三族，而吕不韦废。

太史公曰：吾适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！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明也！后制于李园，旄矣。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旄音耄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黄歇辩智，权略秦、楚。太子获归，身作宰辅。珠炫赵客，邑开吴土。烈王寡胤，李园献女。无妄成灾，朱英徒语。

史记卷七十九

列传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

范雎者，魏人也，字叔。游说诸侯，欲事魏王，家贫无以自资，乃先事魏中大夫 须贾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书百官表中大夫，秦官。此魏有中大夫，盖古官也。

注 索隐须，姓；贾，名也。须氏盖密须之后。

须贾为魏昭王 使于齐，范雎从。留数月，未得报。齐襄王 闻雎辩口，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，雎辞谢不敢受。须贾知之，大怒，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，故得此馈，令雎受其牛酒，还其金。既归，心怒雎，以告魏相。魏相，魏之诸公子，曰魏齐。魏齐大怒，使舍人笞击雎，折胁折齿。 雎详死，即卷以箠， 置厕中。宾客饮者醉，更溺雎， 故僇辱以惩后，令无妄言者。

雎从箠中谓守者曰：“公能出我，我必厚谢公。”守者乃请出弃箠中死人。魏齐醉，曰：“可矣。”范雎得出。后魏齐悔，复召求之。魏人郑安平闻之，乃遂操范雎亡，伏匿，更名姓曰张禄

注 索隐按：系本昭王名邀，襄王之子也。

注 索隐名法章。

注 索隐折音力答反。谓打折其胁而又拉折其齿也。

注 索隐箒谓苇荻之薄也，用之以裹尸也。

注 索隐更音羹。溺即溲也。溺音年吊反。溲音所留反。

正义溺，古“尿”字。

当此时，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。郑安平诈为卒，侍王稽。

王稽问：“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？”郑安平曰：“臣里中有张禄先生，欲见君，言天下事。”

其人有仇，不敢昼见。”王稽曰：“夜与俱来。”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。语未究，王稽知范雎贤，谓曰：“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。”与私约而去。

注 正义卒，祖律反。

注 索隐按：三亭，亭名，在魏境之边，道亭也，今无其处。一云魏之郊境，总有三亭，皆祖饯之处。与期三亭之南，盖送饯已毕，无人处。正义括地志云：

“三亭冈在汴州尉氏县西南三十七里。”按：三亭冈在山部中名也，盖“冈”字误为“南”。

王稽辞魏去，过载范雎入秦。至湖，望见车骑从西来。

范雎曰：“彼来者为谁？”王稽曰：“秦相穰侯东行县邑。”

范雎曰：“吾闻穰侯专秦权，恶内诸侯客，此恐辱我，我宁且匿车中。”有顷，穰侯果至，劳王稽，因立车而语曰：“关东有何变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又谓王稽曰：“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？无益，徒乱人国耳。”王稽曰：“不敢。”即别去。

范雎曰：“吾闻穰侯智士也，其见事迟，乡者疑车中有人，忘索之。”于是范雎下车走，曰：“此必悔之。”

行十余里，果使骑还索车中，无客，乃已。王稽遂与范雎

入咸阳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京兆有湖县，本名胡，武帝更名湖，即今湖城县也。正义今虢州湖城县也。

注 索隐内音纳，亦如字。内者亦犹入也。

注 索隐索犹搜也。音栅，又先格反。

已报使，因言曰：“魏有张禄先生，天下辩士也。曰‘秦王之国危于累卵，得臣则安。然不可以书传也’。臣故载来。”秦王弗信，使舍食草具。待命岁余。

注 正义按：说苑云“晋灵公造九层之台，费用千金，谓左右曰：‘敢有谏者斩。’荀息闻之，上书求见。灵公张弩持矢见之。曰：‘臣不敢谏也。臣能累十二博瀉，加九鸡子其上。’公曰：‘子为寡人作之。’荀息正颜色，定志意，以瀉子置下，加九鸡子其上。左右惧懍息，灵公气息不续。公曰：‘危哉，危哉！’荀息曰：‘此殆不危也，复有危于此者。’公曰：‘愿见之。’荀息曰：‘九层之台三年不成，男不耕，女不织，国用空虚，邻国谋议将兴，社稷亡灭，君欲何望？’灵公曰：‘寡人之过也乃至于此！’即坏九层台也”。

注 索隐谓亦舍之，而食以下客之具。然草具谓即食草菜之馔具。

当是时，昭王已立三十六年。南拔楚之鄢郢，楚怀王幽死于秦。秦东破齐。愍王尝称帝，后去之。数困三晋。厌天下辩士，无所信。

穰侯，华阳君，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；而泾阳君、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。

穰侯相，三人者更将，有封邑，以太后故，私家富重于王

室。及穰侯为秦将，且欲越韩、魏而伐齐纲寿，欲以广其陶封。范雎乃上书曰：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华，一作‘叶’。”索隐穰侯谓魏焜，宣太后之异父弟。

穰，县，在南阳。华阳君，半戎，宣太后之同父弟，亦号为新城君是也。

臣闻明主立政，有功者不得不赏，有能者不得不官，劳大者其禄厚，功多者其爵尊，能治觴者其官大。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，有能者亦不得蔽隐。使以臣之言为可，愿行而益利其道；以臣之言为不可，久留臣无为也。语曰：“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；明主则不然，赏必加于有功，而刑必断于有罪。”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，而要不足以待斧钺，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！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，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？

注 索隐按：战国策“立”作“騶”也。

注 索隐椹音陟林反。按：椹者，莖椹也。质者，剡刃也。腰斩者当椹质也。

且臣闻周有砥砮，宋有结绿，梁有县黎，楚有和朴，此四宝者，土之所生，良工之所失也，而为天下名器。然则圣王之所弃者，独不足以厚国家乎？

注 集解薛综曰：“县黎一曰美玉。”

注 正义县音玄。刘伯庄云珍玉朴也。

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，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。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，何也？为其割荣也。良医知病人之死生，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，利则行之，害则舍之，疑则少尝之，

虽舜禹复生，弗能改已。语之至者，臣不敢载之于书，其浅者又不足听也。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？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？自非然者，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闲，望见颜色。一语无效，请伏斧质。

注 索隐割荣即上之擅厚，谓擅权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溉’，音同。”索隐按：战国策“概”作“关”，谓关涉于王心也。徐注“音同”，非也。

注 索隐亡犹轻蔑也。

于是秦昭王大说，乃谢王稽，使以传车召范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使持车’。”索隐“使持车”，战国策之文也。

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，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。王来而宦者怒，逐之，曰：“王至！”范雎缪为曰：“秦安得王？秦独有太后、穰侯耳。”欲以感怒昭王。昭王至，闻其与宦者争言，遂延迎，谢曰：“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，会义渠之事急，寡人旦暮自请太后；今义渠之事已，寡人乃得受命。窃闵然不敏，敬执宾主之礼。”范雎辞让。是日观范雎之见者，髡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。

注 正义长安故城本秦离宫，在雍州长安北十三里也。

注 正义永巷，宫中狱也。

注 索隐邹诞本作“悯然”，音悯。又云一作“闵”，音敏。闵犹悯闇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洒，先典反。”索隐郑玄曰“洒然，肃敬之貌”也。

秦王屏左右，宫中虚无人。秦王跽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”范雎曰：

“唯唯。”有闲，秦王复跽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”范雎曰：“唯唯。”

若是者三。秦王跽曰：“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？”范雎曰：“非敢然也。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，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。若是者，交疏也。已说而立为太师，载与俱归者，其言深也。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。乡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，是周无天子之德，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。今臣羁旅之臣也，交疏于王，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，处人骨肉之闲，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。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。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。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，然臣不敢避也。大王信行臣之言，死不足以为臣患，亡不足以为臣忧，漆身为厉，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。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，三王之仁焉而死，五伯之贤焉而死，乌获、任鄙之力焉而死，成荆、孟贲、王庆忌、夏育之勇焉而死。死者，人之所必不免也。处必然之势，可以少有补于秦，此臣之所大愿也，臣又何患哉！伍子胥囊载而出昭关，夜行昼伏，至于陵水，无以餬其口，即行蒲伏，稽首肉袒，鼓腹吹篪，乞食于吴市，卒兴吴国，阖闾为伯。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幽囚，终身不复见，是臣之说行也，臣又何忧？箕子、接舆漆身为厉，被发为狂，无益于主。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，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，是臣之大荣也，臣有何耻？臣之所恐者，独恐臣死之后，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，因以是杜口裹足，莫肯乡秦耳。足下上畏太后之严，下惑于奸臣之态，居深宫之中，不离阿保之手，终身迷惑，无与昭奸。大者宗庙灭覆，小者身以孤危，此臣之所恐耳。若夫穷辱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不敢畏也。臣死

而秦治，是臣死贤于生。”

秦王跽曰：“先生是何言也！夫秦国辟远，寡人愚不肖，先生乃幸辱至于此，是天以寡人愿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，是天所以幸先王，而不弃其孤也。先生柰何而言若是！事无小大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愿先生悉以教寡人，无疑寡人也。”范雎拜，秦王亦拜。

注 索隐音其纪反。跽者，长跪，两膝枝地。

注 索隐音赖，癩病也。言漆涂身，生疮如病癩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羌’。”

注 集解许慎曰：“成荆，古勇士。孟贲，卫人。”

注 集解吴越春秋曰：“吴王僚子庆忌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或云夏育，卫人，力举千钧。”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陵水即栗水也。”按：陵栗声相近，故惑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箫’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恣谓奸臣谄诈之志也。

注 正义昭，明也。无与明其奸恶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乱先生也。音溷。”索隐恩及注“溷”字并胡困反。恩犹汨乱之意。

范雎曰：“大王之国，四塞以为固，北有甘泉、谷口，南带泾、渭，右陇、蜀，左关、阪，奋击百万，战车千乘，利则出攻，不利则入守，此王者之地也。

民怯于私即而勇于公战，此王者之民也。王并此二者而有之。夫以秦卒之勇，车骑之觴，以治诸侯，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，霸王之业可致也，而髡臣莫当其位。至今闭关十五年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，是穰侯为秦谋不忠，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。”

秦王跽曰：“寡人愿闻失计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甘泉山一名鼓原，俗名磨石岭，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。关中记云‘甘泉宫在甘泉山上，年代永久，无复甘泉之名，失其实也。宫北云有连山，土人为磨石岭’。郊祀志公孙卿言黄帝得仙寒门，寒门者，谷口也。”

按：九微山西谓之谷口，即古寒门也。在雍州醴泉县东北四十里。”

注 索隐战国策云：“韩卢者，天下之壮犬也。”是韩呼卢为犬，谓施韩卢而搏蹇兔，以喻秦强，言取诸侯之易。

然左右多窃听者，范雎恐，未敢言内，先言外事，以观秦王之俯仰。因进曰：“夫穰侯越韩、魏而攻齐纲寿，非计也。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，多出师则害于秦。”

臣意王之计，欲少出师而悉韩、魏之兵也，则不义矣。今见与国之不亲也，越人之国而攻，可乎？其于计疏矣。且昔齐愍王南攻楚，破军杀将，再辟地千里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，岂不欲得地哉，形势不能有也。诸侯见齐之罢弊，君臣之不和也，兴兵而伐齐，大破之。士辱兵顿，皆咎其王，曰：

‘谁为此计者乎？’王曰：‘文子为之。’大臣作乱，文子出走。攻齐所以大破者，以其伐楚而肥韩、魏也。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。王不如远交而近攻，得寸则王之寸也，得尺亦王之尺也。今释此而远攻，不亦缪乎！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，赵独吞之，功成名立而利附焉，天下莫之能害也。今夫韩、魏，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，王其欲霸，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，以威楚、赵。楚强则附赵，赵强则附楚，楚、赵皆附，齐必惧矣。齐惧，必卑辞重币以事秦。齐附而韩、魏因可虜也。”昭王曰：“吾欲亲魏久矣，而魏多变之国也，寡人不

能亲。请问亲魏柰何？”对曰：“王卑词重币以事之；不可，则割地而赂之；不可，因举兵而伐之。”王曰：“寡人敬闻命矣。”乃拜范雎为客卿，谋兵事。卒听范雎谋，使五大夫绾伐魏，拔怀。后二岁，拔邢丘。

注 正义辟，(尺)[疋]亦反。

注 索隐谓田文，即孟尝君也。犹战国策谓田忌、田婴为忌子、婴子然也。

注 索隐借音子夜反。一作“籍”，音亦同。

注 索隐赍音侧奚反。言为盗赍粮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昭王三十九年。”

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：“秦韩之地形，相错如绣。秦之有韩也，譬如木之有蠹也，人之有心腹之病也。天下无变则已，天下有变，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？”

王不如收韩。”昭王曰：“吾固欲收韩，韩不听，为之柰何？”对曰：“韩安得无听乎？王下兵而攻荥阳，则巩、成皋之道不通；北断太行之道，则上党之师不下。王一兴兵而攻荥阳，则其国断而为三。夫韩见必亡，安得不听乎？若韩听，而霸事因可虑矣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且欲发使于韩。

注 正义音石，(石)[蚀]柱虫。

注 正义言宜阳、陕、虢之师不得下相救。

注 正义言泽、潞之师不得下太行相救。

注 正义新郑已南一，宜阳二，泽、潞三。

范雎日益亲，复说用数年矣，因请闲说曰：“臣居山东时，闻齐之有田文，不闻其有王也；闻秦之有太后、穰侯、华阳、高陵、泾阳，不闻其有王也。夫擅国之谓王，能利害之谓

王，制杀生之威之谓王。今太后擅行不顾，穰侯出使不报，华阳、泾阳等击断无讳，高陵进退不请。四贵备而国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为此四贵者下，乃所谓无王也。然则权安得不倾，令安得从王出乎？臣闻善治国者，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。穰侯使者操王之重，决制于诸侯，剖符于天下，政适伐国，莫敢不听。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，国弊御于诸侯；战败则结怨于百姓，而祸归于社稷。诗曰‘木实繁者披其枝，披其枝者伤其心；大其都者危其国，尊其臣者卑其主’。崔杼、淖齿管齐，射王股，擢王筋，县之于庙梁，宿昔而死。李兑管赵，囚主父于沙丘，百日而饿死。今臣闻秦太后、穰侯用事，高陵、华阳、泾阳佐之，卒无秦王，此亦淖齿、李兑之类也。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，君专授政，纵酒驰骋弋猎，不听政事。其所授者，妒贤嫉能，御下蔽上，以成其私，不为主计，而主不觉悟，故失其国。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，下及王左右，无非相国之人者。

见王独立于朝，臣窃为王恐，万世之后，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。”昭王闻之大惧，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废太后，逐穰侯、高陵、华阳、泾阳君于关外。秦王乃拜范雎为相。收穰侯之印，使归陶，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，千乘有余。到关，关阅其宝器，宝器珍怪多于王室。

注 正义闲音闲。

注 集解讳，畏也。索隐无讳犹无畏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征敌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弊者，断也。御，制也。言穰侯执权，以制御主断于诸侯也。

注 正义披音片被反。

注 索隐淖，姓也，音泥教反，汉有淖姬是也。高诱曰“管，典也”。言二人典齐权而行弑逆也。正义淖齿，楚人，齐愍王臣。

注 索隐按：言“射王股”，误也。崔杼射庄公之股，淖齿擢愍王之筋，是说二君事也。

注 正义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三十里。

秦封范雎以应，号为应侯。当是时，秦昭王四十一年也。

注 索隐封范雎于应。案：刘氏云“河东临晋县有应亭”，则秦地有应也。又案：本纪以应为太后养地，解者云“在颍川之应乡”，未知孰是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应城，在汝州鲁山县东四十里也。”

范雎既相秦，秦号曰张禄，而魏不知，以为范雎已死久矣。魏闻秦且东伐韩、魏，魏使须贾于秦。范雎闻之，为微行，敝衣闲步之邸，见须贾。须贾见之而惊曰：“范叔固无恙乎！”范雎曰：“然。”须贾笑曰：“范叔有说于秦邪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睢前日得过于魏相，故亡逃至此，安敢说乎！”须贾曰：“今叔何事？”范雎曰：“臣为人庸赁。”须贾意哀之，留与坐饮食，曰：“范叔一寒如此哉！”乃取其一绉袍以赐之。

须贾因问曰：“秦相张君，公知之乎？吾闻幸于王，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。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。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？”范雎曰：“主人翁习知之。唯睢亦得谒，睢请为见君于张君。”须贾曰：

“吾马病，车轴折，非大车驷马，吾固不出。”范雎曰：“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。”

注 正义刘云“诸国客馆”。

注 索隐按：绋，厚缁也，音啼，盖今之絙也。正义今之羸袍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盖谓睢为小子也。”

范睢归取大车驷马，为须贾御之，入秦相府。府中望见，有识者皆避匿。须贾怪之。至相舍门，谓须贾曰：“待我，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。”须贾待门下，持车良久，问门下曰：“范叔不出，何也？”门下曰：“无范叔。”须贾曰：“乡者与我载而入者。”门下曰：“乃吾相张君也。”须贾大惊，自知见卖，乃肉袒即行，因门下人谢罪。于是范睢盛帷帐，待者甚觶，见之。须贾顿首言死罪，曰：“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，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，不敢复与天下之事。贾有汤镬之罪，请自屏于胡貉之地，唯君死生之！”范睢曰：“汝罪有几？”曰：“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，尚未足。”范睢曰：“汝罪有三耳。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，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，包胥辞不受，为丘墓之寄于荆也。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，公前以睢为有外心于齐而恶睢于魏齐，公之罪一也。当魏齐辱我于厕中，公不止，罪二也。更醉而溺我，公其何忍乎？罪三矣。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，以绋袍恋恋，有故人之意，故释公。”乃谢罢。入言之昭王，罢归须贾。

须贾辞于范睢，范睢大供具，尽请诸侯使，与坐堂上，食饮甚设。而坐须贾于堂下，置莖豆其前，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。数曰：“为我告魏王，急持魏齐头来！”

不然者，我且屠大梁。”须贾归，以告魏齐。魏齐恐，亡走赵。匿平原君所。

范睢既相，王稽谓范睢曰：“事有不可知者三，有不柰何者亦三。宫车一日晏驾，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。君卒然捐馆舍，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。使臣卒然填沟壑，是事之不可知者

三也。宫车一日晏驾，君虽恨于臣，无可奈何。君卒然捐馆舍，君虽恨于臣，亦无可奈何。使臣卒然填沟壑，君虽恨于臣，亦无可奈何。”范雎不怛，乃入言于王曰：“非王稽之忠，莫能内臣于函谷关；非大王之贤圣，莫能贵臣。今臣官至于相，爵在列侯，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，非其内臣之意也。”昭王召王稽，拜为河东守，三岁不上计。又任郑安平，昭王以为将军。范雎于是散家财物，尽以报所尝困厄者。一饭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天子当晨起早作，如方崩殒，故称晏驾。”韦昭曰：“凡初崩为‘晏驾’者，臣子之心犹谓宫车当驾而晚出。”

注 集解司马彪曰：“凡郡掌治民，进贤，劝功，决讼，检奸。常以春行所至县，劝民农桑，振救乏绝；秋冬遣无害吏案讯问诸囚，平其罪法，论课殿最；

岁尽遣吏上计。”

注 索隐睚音崖卖反，眦音土卖反。又音崖债二音。睚眦谓相嗔而怒目切齿。

范雎相秦二年，秦昭王之四十二年，东伐韩少曲、高平，拔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苏代曰‘起少曲，一日而断太行’。”索隐按：苏云“起少曲，一日而断太行”，故刘氏以为盖在太行西南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南韩王故城在怀州河阳县北四十里。俗谓之韩王城，非也。春秋时周桓王以与郑。纪年云‘郑侯使辰归晋阳向，更名高平，拔之’。则少曲当与高平相近。”

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，欲为范雎必报其仇，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：“寡人闻君之高义，愿与君为布衣之友，君幸过寡人，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。”平原君畏秦，且以为然，而入秦见昭王。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，昭王谓平原君曰：“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，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，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。范君之仇在君之家，愿使人归取其头来；不然，吾不出君于关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贵而为交者，为贱也；

富而为交者，为贫也。夫魏齐者，胜之友也，在，固不出也，今又不在臣所。”昭王乃遗赵王书曰：“王之弟在秦，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。王使人疾持其头来；不然，吾举兵而伐赵，又不出王之弟于关。”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，急，魏齐夜亡出，见赵相虞卿。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，乃解其相印，与魏齐亡，闲行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，乃复走大梁，欲因信陵君以走楚。信陵君闻之，畏秦，犹豫未肯见，曰：“虞卿何如人也？”时侯嬴在旁，曰：“人固未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。夫虞卿蹑屣檐簦，一见赵王，赐白璧一双，黄金百镒；再见，拜为上卿；三见，卒受相印，封万户侯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争知之。

夫魏齐穷困过虞卿，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，解相印，捐万户侯而闲行。急士之穷而归公子，公子曰‘何如人’。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！”信陵君大鼻，驾如野迎之。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，怒而自刳。赵王闻之，卒取其头予秦。

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。

注 索隐上“为”音如字，下“为”音于伪反。以言富贵而结交情深者，为有贫贱之时，不可忘之也。

昭王四十三年，秦攻韩汾陞，拔之，因城河上 广武。

注 索隐陜音刑。陜盖在韩之西界，与汾相近也。正义按：陜庭故城在绛州曲沃县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阳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此河上盖近河之地，本属韩，今秦得而城。”

后五年，昭王用应侯谋，纵反闲卖赵，赵以其故，令马服子代廉颇将。

秦大破赵于长平，遂围邯郸。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，言而杀之。任郑安平，使击赵。郑安平为赵所围，急，以兵二万人降赵。应侯席焯请罪。秦之法，任人而所任不善者，各以其罪罪之。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。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，乃下令国中：“有敢言郑安平事者，以其罪罪之。”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，以顺适其意。后二岁，王稽为河东守，与诸侯通，坐法诛。而应侯日益以不怿。

注 索隐赵括之号也。故虞喜志林云“马，兵之首也。号曰‘马服’者，言能服马也”。

注 索隐邹氏音匹波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五十年。”索隐注徐云五十年，据秦本纪及年表而知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五十二年。”

昭王临朝叹息，应侯进曰：“臣闻‘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今大王中朝而忧，臣敢请其罪。’昭王曰：“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。夫铁剑利则士勇，倡优拙则思虑远。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，吾恐楚之图秦也。夫物不素具，不可以应卒，今武安君既死，而郑安平等畔，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，吾是以忧。”欲以激励应侯。应侯惧，不知所出。蔡泽闻之，往入秦也。

注 正义论士能善卒不战。

注 索隐激音击。

蔡泽者，燕人也。游学干诸侯，小大甚觴，不遇。而从唐举相，曰：“吾闻先生相李兑，曰‘百日之内持国秉’，有之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若臣者何如？”唐举孰视而笑曰：“先生曷鼻，巨肩，魑颜，蹙鬪，膝挛。

吾闻圣人不相，殆先生乎？”蔡泽知唐举戏之，乃曰：“富贵吾所自有，吾所不知者寿也，愿闻之。”唐举曰：“先生之寿，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。”蔡泽笑谢而去，谓其御者曰：“吾持梁刺齿肥，跃马疾驱，怀黄金之印，结紫绶于要，揖让人主之前，食肉富贵，四十三年足矣。”去之赵，见逐。之韩、魏，遇夺釜鬲于涂。闻应侯任郑安平、王稽皆负重罪于秦，应侯内粦，蔡泽乃西入秦。

注 正义不待礼曰干。

注 集解荀卿曰：“梁有唐举。”索隐荀卿书作“唐莒”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“国子实执齐秉”，服虔曰：“秉，权柄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曷，一作‘偈’。偈，一作‘仰’。巨，一作‘渠’。”索隐曷鼻谓鼻如蝎虫也；巨肩谓肩巨于项也：盖项低而肩竖。偈音其例反。

注 索隐(上)魑音徒回反。魑颜谓颜貌魑回，若魑梧然也。鬪音乌曷反。

蹙鬪谓鼻蹙眉。

注 集解挛，两膝曲也。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率’。”索隐谓两膝又挛曲也。

注 集解持梁，作饭也。刺齿二字当作“啮”，又作“齧”。

”也。索隐持梁谓作梁米饭而持其器以食也。按：刺齿二字字误，当为“啮”字也。啮肥谓食肥肉也。

注 集解之，一作“入”。

注 集解尔雅曰：“款足者谓鬲。”郭璞曰：“鼎曲鬲。”索隐父历二音。款者，空也。空足是曲足，云见尔雅，郭氏云“鼎曲鬲”也。按：以款训曲，故云“曲鬲”也。

将见昭王，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：“燕客蔡泽，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。彼一见秦王，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。”应侯闻，曰：“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说，吾既知之，觴口之辩，吾皆摧之，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？”使人召蔡泽。蔡泽入，则揖应。应侯固不快，及见之，又倨，应侯因让之曰：“子尝宣言欲代我相秦，宁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应侯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蔡泽曰：“吁，君何见之晚也！夫四时之序，成功者去。夫人生百体坚强，手足便利，耳目聪明而心圣智，岂非士之愿与？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蔡泽曰：“质仁秉义，行道施德，得志于天下，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，皆愿以为君王，岂不辩智之期与？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蔡泽复曰：“富贵显荣，成理万物，使各得其所；性命寿长，终其天年而不夭伤；天下继其统，守其业，传之无穷；名实纯粹，泽流千里，世世称之而无绝，与天地终始：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？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此字。”

蔡泽曰：“若夫秦之商君，楚之吴起，越之大夫种，其卒然亦可愿与？”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，复谬曰：“何为不可？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，极身无贰虑，尽公而不顾私；设刀锯以禁奸邪，信赏罚以致治；披腹心，示情素，蒙怨咎，欺

旧友，夺魏公子印，安秦社稷，利百姓，卒为秦禽将破敌，攘地千里。

吴起之事悼王也，使私不得害公，谗不得蔽忠，言不取苟合，行不取苟容，不为危易行，行义不辟难，然为霸主强国，不辞祸凶。大夫种之事越王也，主虽困辱，悉忠而不解，主虽绝亡，尽能而弗离，成功而弗矜，贵富而不骄怠。

若此三子者，固义之至也，忠之节也。是故君子以义死难，视死如归；生而辱不如死而荣。士固有杀身以成名，虽义之所在，虽死无所恨。何为不可哉？

注 集解式绌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不困毁訾’。”

蔡泽曰：“主圣臣贤，天下之盛福也；君明臣直，国之福也；父慈子孝，夫信妻贞，家之福也。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，子胥智而不能完吴，申生孝而晋国乱。

是皆有忠臣孝子，而国家灭乱者，何也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，故天下以其君父为僂辱而怜其臣子。今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之为人臣，是也；其君，非也。

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，岂慕不遇世死乎？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，是微子不足仁，孔子不足圣，管仲不足大也。夫人之立功，岂不期于成全邪？身与名俱全者，上也。名可法而身死者，其次也。名在僂辱而身全者，下也。”于是应侯称善。

注 索隐言以比干、子胥、申生皆以至忠孝而见诛放，故天下言为其君父之所僂而怜其臣子也。

蔡泽少得闲，因曰：“夫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，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，闞天事文王，周公辅成王也，岂不亦忠圣

乎？以君臣论之，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闾天、周公哉？”应侯曰：“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弗若也。”蔡泽曰：

“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，醇厚旧故，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，义不倍功臣，孰与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乎？”应侯曰：“未知何如也。”蔡泽曰：“今主亲忠臣，不过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，君之设智，能为主安危修政，治乱强兵，批患折难，广地殖谷，富国足家，强主，尊社稷，显宗庙，天下莫敢欺犯其主，主之威盖震海内，功彰万里之外，声名光辉传于千世，君孰与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？”应侯曰：“不若。”蔡泽曰：“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、悼王、句践，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，然而君之禄位贵盛，私家之富过于三子，而身不退者，恐患之甚于三子，窃为君危之。语曰‘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’。物盛则衰，天地之常数也。进退盈缩，与时变化，圣人之常道也。故‘国有道则仕，国无道则隐’。圣人曰‘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’。‘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’。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报，意欲至矣，而无变计，窃为君不取也。且夫翠、鹄、犀、象，其处势非不远死也，而所以死者，惑于饵也。”

苏秦、智伯之智，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，而所以死者，惑于贪利不止也。是以圣人制礼节欲，取于民有度，使之以时，用之有止，故志不溢，行不骄，常与道俱而不失，故天下承而不绝。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至于葵丘之会，有骄矜之志，畔者九国。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，勇强以轻诸侯，陵齐晋，故遂以杀身亡国。夏育、太史噉叱呼骇三军，然而身死于庸夫。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，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。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，禁奸本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平权衡，正度量，调轻重，决裂阡陌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，

劝民耕农利土，一室无二事，力田积，习战陈之事，是以兵动而地广，兵休而国富，故秦无敌于天下，立威诸侯，成秦国之业。功已成矣，而遂以车裂。楚地方数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，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，再战南并蜀汉。又越韩、魏而攻强赵，北坑马服，诛屠四十余万之觴，尽之于长平之下，流血成川，沸声若赖，遂入围邯郸，使秦有帝业。楚、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，自是之后，楚、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，白起之势也。身所服者七十余城，功已成矣，而遂赐剑死于杜邮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，卑减大臣之威重，罢无能，废无用，损不急之官，塞私门之请，一楚国之俗，禁游客之民，精耕战之士，南收杨越，北并陈、蔡，破横散从，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，禁朋党以励百姓，定楚国之政，兵震天下，威服诸侯。

功已成矣，而卒枝解。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，免会稽之危，以亡为存，因辱为荣，垦草入邑，辟地殖谷，率四方之士，专上下之力，辅句践之贤，报夫差之讎，卒擒劲吴。令越成霸。功已彰而信矣，句践终负而杀之。此四子者，功成不去，祸至于此。此所谓信而不能诘，往而不能返者也。范蠡知之，超然辟世，长为陶朱公。君独不观夫博者乎？或欲大投，或欲分功，此皆君之所明知也。今君相秦，计不下席，谋不出廊庙，坐制诸侯，利施三川，以实宜阳，决羊肠之险，塞太行之道，又斩范、中行之涂，六国不得合从，栈道千里，通于蜀汉，使天下皆畏秦，秦之欲得矣，君之功极矣，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。如是而不退，则商君、白公、吴起、大夫种是也。吾闻之，‘鉴于水者见面之容，鉴于人者知吉与凶’。书曰‘成功之下，不可久处’。四子之祸，君何居焉？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，让贤者而授之，退而岩居川观，必有伯夷之廉，长为

应侯。世世称孤，而有许由、延陵季子之让，乔松之寿，孰与以祸终哉？即君何居焉？忍不能自离，疑不能自决，必有四子之祸矣。易曰‘亢龙有悔’，此言上而不能下，信而不能诘，往而不能自返者也。

愿君孰计之！”应侯曰：“善。吾闻‘欲而不知(止)[足]，失其所以欲；有而不知(足)[止]，失其所以有’。先生幸教，睢敬受命。”于是乃延入坐，为上客。

注 索隐批，白结反，又音丰鸡反。批患谓击而却之。折音之列反。

注 索隐二人勇者，夏育、贲育也。噉音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呼，一作‘暗’。”正义呼，火故反。

注 索隐按：高诱云“夏育为田搏所杀”。然太史噉未知为谁所杀，恐非齐襄王时太史也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入犹充也。谓招携离散，充满城邑也。”

注 索隐信音申。诘音屈。谓志已展而不退。

注 集解班固弈指曰：“博县于投，不必在行。”骰谓投，投琼也。索隐言夫博弈，或欲大投其琼以致胜，或欲分功者，谓观其势弱，则投地而分功以远救也，事具小尔雅也。按：方言云“所以投博谓之枰”。音平，局也。

注 正义施犹展也，言伐得三川之地。以实宜阳，言展开三川，实宜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白起。”

后数日，入朝，言于秦昭王曰：“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，其人辩士，明于三王之事，五伯之业，世俗之变，足以寄秦国之政。臣之见人甚觴，莫及，臣不如也。臣敢以闻。”秦

昭王召见，与语，大说之，拜为客卿。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。昭王强起应侯，应侯遂称病笃。范雎免相，昭王新说蔡泽计画，遂拜为秦相，东收周室。

蔡泽相秦数月，人或恶之，惧诛，乃谢病归相印，号为纲成君。居秦十余年，事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。卒事始皇帝，为秦使于燕，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。

太史公曰：韩子称“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”，信哉是言也！范雎、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，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，非计策之拙，所为说力少也。及二人羁旅入秦，继踵取卿相，垂功于天下者，固强弱之势异也。然士亦有偶合，贤者多如此二子，不得尽意，岂可胜道哉！然二子不困，恶能激乎？

注 索隐二子，范雎、蔡泽也。雎厄于魏齐，折胁折齿；泽困于赵，被逐 鬲是也。恶音乌，激音击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应侯始困，托载而西，说行计立，贵平宠稽。倚秦市赵，卒报魏齐。纲成辩智，范雎招携。势利倾夺，一言成蹊。

史记卷八十

列传二十 乐毅列传

乐毅者，其先祖曰乐羊。乐羊为魏文侯将，伐取中山，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。乐羊死，葬于灵寿，其后子孙因家焉。中山复国，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，而乐氏后有乐毅。

注 正义今定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常山。”索隐地理志常山有灵寿县，中山桓公所都也。

正义今镇州灵寿。

注 索隐中山，魏虽灭之，尚不绝祀，故后更复国，至赵武灵王又灭之也。

乐毅贤，好兵，赵人举之。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，乃去赵适魏。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，燕昭王怨齐，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。燕国小，辟远，力不能制，于是屈身下士，先礼郭隗以招贤者。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，燕王以客礼待之。乐毅辞让，遂委质为臣，燕昭王以为亚卿，久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赵有沙丘宫，近钜鹿。”

注 正义说苑云：“燕昭王问于隗曰：‘寡人地狭民寡，齐人取蓟八城，匈奴驱驰楼烦之下。以孤之不肖，得承宗庙，’

恐社稷危，存之有道乎？’隗曰：‘帝者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实师；王者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实友；霸者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实仆；危困国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实虏。今王将自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，则暘役之才至矣；南面听朝，不失揖让之理以求臣，则人臣之才至矣；北面等礼，不乘之以势以求臣，则朋友之才至矣；西面逡巡以求臣，则师傅之才至矣。诚欲与王霸同道，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。’于是常置隗为上客。”

当是时，齐愍王强，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，西摧三晋于观津，遂与三晋击秦，助赵灭中山，破宋，广地千余里。与秦昭王争重为帝，已而复归之。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。愍王自矜，百姓弗堪。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。

乐毅对曰：“齐，霸国之余业也，地大人觴，未易独攻也。王必欲伐之，莫如与赵及楚、魏。”于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，别使连楚、魏，令赵啗说秦以伐齐之利。诸侯害齐愍王之骄暴，皆争合从与燕伐齐。乐毅还报，燕昭王悉起兵，使乐毅为上将军，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。乐毅于是并护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之兵以伐齐，破之济西。诸侯兵罢归，而燕军乐毅独追，至于临菑。齐愍王之败济西，亡走，保于莒。乐毅独留徇齐，齐皆城守。乐毅攻入临菑，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。

燕昭王大说，亲至济上劳军，行赏飧士，封乐毅于昌国，号为昌国君。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，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。

注 索隐莫葛反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县名，属平原。正义在冀州城武县界。

注 索隐地理志观津，县名，属信都，汉初属清河也。正义在冀州武邑县东南二十五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囁，进说之意。”索隐囁音田濫反，字与“啖”字同也。

注 索隐护谓总领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齐。”索隐地理志县名，属齐郡。正义故昌城在淄州淄川县东北四十里也。

乐毅留徇齐五岁，下齐七十余城，皆为郡县以属燕，唯独莒、即墨未服。会燕昭王死，子立为燕惠王。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，及即位，齐之田单闻之，乃纵反闲于燕，曰：“齐城不下者两城耳。然所以不早拔者，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，欲连兵且留齐，南面而王齐。齐之所患，唯恐他将之来。”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，得齐反闲，乃使骑劫代将，而召乐毅。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，畏诛，遂西降赵。赵封乐毅于观津，号曰望诸君。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、齐。

注 正义即墨今莱州。

注 索隐燕将姓名也。

注 索隐望诸，泽名，在齐。盖赵有之，故号焉。战国策“望”作“蓝”也。

齐田单后与骑劫战，果设诈诳燕军，遂破骑劫于即墨下，而转战逐燕，北至河上，尽复得齐城，而迎襄王于莒，入于临菑。

注 正义沧德二州之北河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，以故破军亡将失齐；又怨乐毅之降赵，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。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，且谢之曰：“先王举国而委将军，将军为燕破齐，报先王之讎，天下莫不震动，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！会先王 髡臣，寡人新即位，左右误寡人。寡

人之使骑劫代将军，为将军久暴露于外，故召将军且休，计事。将军过听，以与寡人有隙，遂捐燕归赵。将军自为计则可矣，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？”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：

臣不佞，不能奉承王命，以顺左右之心，恐伤先王之明，有害足下之义，故遁逃走赵。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，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，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，故敢以书对。

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，其功多者赏之，其能当者处之。故察能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论行而结交者，立名之士也。臣窃观先王之举也，见有高世主之心，故假节于魏，以身得察于燕。先王过举，厕之宾客之中，立之朝臣之上，不谋父兄，以为亚卿。臣窃不自知，自以为奉令承教，可幸无罪，故受令而不辞。

注 正义乐毅见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，故假魏节使燕。

注 正义杜预云：“父兄，同姓朝臣也。”

先王命之曰：“我有积怨深怒于齐，不量轻重，而欲以齐为事。”臣曰：“夫齐，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。练于兵甲，习于战攻。王若欲伐之，必与天下图之。与天下图之，莫若结于赵。且又淮北、宋地，楚魏之所欲也，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，齐可大破也。”先王以为然，具符节南使臣于赵。顾反命，起兵击齐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灵，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。济上之军受命击齐，大败齐人。轻卒锐兵，长驱至国。齐王遁而走莒，仅以身免；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。齐器设于宁台，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乎磨室，蓟丘之植植于汶篁，自五伯已来，功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为谦于

志，故裂地而封之，使得比小国诸侯。臣窃不自知，自以为奉命承教，可幸无罪，是以受命不辞。

注 正义济上在济水之上。

注 索隐燕台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燕元英、曆室二宫，皆燕宫，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。”

注 索隐大吕，齐钟名。元英，燕宫殿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曆，历也。”索隐燕鼎前输于齐，今反入于曆室。曆室亦宫名，战国策作“历室”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历室，燕宫名也。”高诱云：“燕唵乱，齐伐燕，杀唵，得鼎，今反归燕故鼎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竹田曰篁。谓燕之疆界移于齐之汶水。”索隐蓟丘，燕所都之地也。言燕之蓟丘所植，皆植齐王汶上之竹也。徐注非也。正义幽州，蓟地西北隅有蓟丘。又汶水源出兖州博城县东北原山，西南入洸。

注 索隐按：慊音苦篁反。作“慊”，慊者，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。

臣闻贤圣之君，功立而不废，故着于春秋；蚤知之士，名成而不毁，故称于后世。若先王之报怨雪耻，夷万乘之强国，收八百岁之蓄积，及至 鞫臣之日，余教未衰，执政任事之臣，修法令，慎庶孽，施及乎萌隶，皆可以教后世。

臣闻之，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。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，而吴王远结至郢；夫差弗是也，赐之鸱夷而浮之江。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沉子胥而不悔；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，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。

注 索隐言子胥怀恨，故虽投江而神不化，犹为波涛之神

也。

夫免身立功，以明先王之谥，臣之上计也。离毁辱之诽谤，堕先王之名，臣之所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幸为利，义之所不敢出也。

注 索隐诽音方味反。

注 索隐堕音许规反。

注 索隐谓既临不测之罪，以幸免为利，今我仍义先王之恩，虽身托外国，而心亦不敢出也。

臣闻古之君子，交绝不出恶声；忠臣去国，不絜其名。臣虽不佞，数奉教于君子矣。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，不察疏远之行，故敢献书以闻，唯君王之留意焉。

注 正义言君子之人，交绝不说己长而谈彼短。

注 索隐言忠臣去离本国，不自絜其名，云己无罪，故礼曰“大夫去其国，不说人以无罪”是也。正义言不絜己名行而咎于君，若箕子不忍言殷恶是也。

注 索隐不佞犹不才也。

注 索隐上“数”音朔。言我已数经奉教令于君子。君子识礼之人。谓己在外，犹云己罪，不说王之有非，故下云“不察疏远之行”，斯亦忠臣之节也。

注 集解夏侯玄曰：“观乐生遗燕惠王书，其殆庶乎知机合道，以礼始终者与！”

又其喻昭王曰：‘伊尹放太甲而不疑，太甲受放而不怨，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。’夫欲极道德之量，务以天下为心者，必致其主于盛隆，合其趣于先王，苟君臣同符，则大业定矣。于斯时也，乐生之志，千载一遇。夫千载一遇之

世，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，岂其局结当时，止于兼并而已哉！

夫兼并者，非乐生之所屑；强燕而废道，又非乐生之所求。不屑苟利，心无近事，不求小成，斯意兼天下者也。则举齐之事，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。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，此兵不兴于为利矣。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，此仁心着于遐迩矣。举国不谋其功，除暴不以威力，此至德全于天下矣。迈全德以率列国，则几于汤武之事矣。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，收民明信以待其弊，将使墨、莒人顾仇其上，愿释干戈赖我，犹亲善守之，智无所施之。然则求仁得仁，墨大夫之义；仕穷则徙，微子适周之道。开弥广之路，以待田单之徒；长容善之风，以申齐士之志。使夫忠者遂节，勇者义着，昭之东海，属之华裔，我泽如春，民应如草，道光宇宙，贤智托心，邻国倾慕，四海延颈，思戴燕主，仰望风声，二城必从，则王业隆矣。虽淹留于两邑，乃致速于天下也。不幸之变，世所不图，败于垂成，时运固然。若乃逼之以威，劫之以兵，攻取之事，求欲速之功，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下，戮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，是纵暴易乱以成其私，邻国望之，其犹豺虎。既大堕称兵之义，而丧济溺之仁，且亏齐士之节，废廉善之风，掩宏通之度，王德之隆，虽二城几于可拔，霸王之事逝其远矣。然则燕虽兼齐，其与世主何以殊哉？其与邻国可以相倾？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，顾城拔而业乖也。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，顾业乖与变同。繇是观之，乐生之不屠二城，未可量也。”

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闲为昌国君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，燕、赵以为客卿。

乐毅卒于赵。

注 索隐音纪闲反，乐毅之子也。

注 集解张华曰：“望诸君顷在邯郸西数里。”

乐闲居燕三十余年，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，欲攻赵，而问昌国君乐闲。

乐闲曰：“赵，四战之国也，其民习兵，伐之不可。”燕王不听，遂伐赵。

赵使廉颇击之，大破栗腹之军于鄗，禽栗腹、乐乘。乐乘者，乐闲之宗也。于是乐闲奔赵，赵遂围燕。燕重割地以与赵和，赵乃解而去。

注 索隐栗，姓；腹，名也。汉有栗姬。

注 索隐言赵数距四方之敌，故云“四战之国”。正义东邻燕、齐，西边秦、楼烦，南界韩、魏，北迫匈奴。

燕王恨不用乐闲，乐闲既在赵，乃遗乐闲书曰：“纣之时，箕子不用，犯谏不怠，以冀其听；商容不达，身只辱焉，以冀其变。及民志不入，狱囚自出，然后二子退隐。故纣负桀暴之累，二子不失忠圣之名。何者？其忧患之尽矣。今寡人虽愚，不若纣之暴也；燕民虽乱，不若殷民之甚也。室有语，不相尽，以告邻里。二者，寡人不为君取也。”

注 索隐民志不入谓国乱而人离心向外，故云“不入”。又狱囚自出，是政乱而士师不为守法也。

注 正义言家室有忿争不决，必告邻里，今故以书相告也。

注 正义二者，谓燕君未如纣，燕民未如殷民。复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恶，是寡人不为君取之。

乐闲、乐乘怨燕不听其计，二人卒留赵。赵封乐乘为武襄君。

注 索隐乐乘，乐毅之宗人也。

其明年，乐乘、廉颇为赵围燕，燕重礼以和，乃解。后五岁，赵孝成王卒。襄王使乐乘代廉颇。廉颇攻乐乘，乐乘走，廉颇亡入魏。其后十六年而秦灭赵。

其后二十余年，高帝过赵，问：“乐毅有后世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乐叔。”高帝封之乐卿，号曰华成君。华成君，乐毅之孙也。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、乐臣公，赵且为秦所灭，亡之齐高密。乐臣公善修黄帝、老子之言，显闻于齐，称贤师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北新城。”正义地理志云信都有乐卿县。

注 集解一作“巨公”。

太史公曰：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，未尝不废书而泣也。乐臣公学黄帝、老子，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翕公，毛翕公教乐瑕公，乐瑕公教乐臣公，乐臣公教盖公。盖公教于齐高密、胶西，为曹相国师。

注 索隐本亦作“巨公”也。

注 索隐盖音古阖反。盖公，史不记名。

【索隐述赞】昌国忠说，人臣所无。连兵五国，济西为墟。燕王受闲，空闻报书。义士慷慨，明君轼闾。闲、乘继将，芳规不渝。

史记卷八十一

列传二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

廉颇者，赵之良将也。赵惠文王十六年，廉颇为赵将伐齐，大破之，取阳晋，拜为上卿，以勇气闻于诸侯。蔺相如者，赵人也，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。

注 索隐按：阳晋，卫地，后属齐，今赵取之。司马彪郡国志曰今卫国阳晋城是也。有本作“晋阳”，非也。晋阳在太原，虽亦赵地，非齐所取。正义故城在今曹州乘氏县西北四十七里也。

赵惠文王时，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闻之，使人遗赵王书，愿以十五城请易璧。

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：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见欺；欲勿予，患秦兵之来。计未定，求人可使报秦者，未得。宦者令缪贤曰：“臣舍人蔺相如可使。”王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尝有罪，窃计欲亡走燕，臣舍人相如止臣，曰：‘君何以知燕王？’臣语曰：‘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，曰“愿结友”。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’相如谓臣曰：‘夫赵强而燕弱，而君幸于赵王，故燕王欲结于君。今君乃亡赵走燕，燕畏赵，其势必不敢留君，而束君归赵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，则幸得脱矣。’臣从其计，大王亦幸

赦臣。臣窃以为其人勇士，有智谋，宜可使。”于是王召见，问蔺相如曰：“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”相如曰：“秦强而赵弱，不可不许。”王曰：

“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柰何？”相如曰：“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，曲在赵。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，曲在秦。均之二策，宁许以负秦曲。”王曰：“谁可使者？”

相如曰：“王必无人，臣愿奉璧往使。城入赵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请完璧归赵。”

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

秦王坐章台见相如，相如奉璧奏秦王。秦王大喜，传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万岁。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，乃前曰：“璧有瑕，请指示王。”王授璧，相如因持璧却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：“大王欲得璧，使人发书至赵王，赵王悉召群臣议，皆曰‘秦贪，负其强，以空言求璧，偿城恐不可得’。议不欲予秦璧，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，况大国乎！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驩，不可。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书于庭。何者？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见臣列观，礼节甚倨；得璧，传之美人，以戏弄臣。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，故臣复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！”

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击柱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辞谢固请，召有司案图，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，实不可得，乃谓秦王曰：“和氏璧，天下所共传宝也，赵王恐，不敢不献。赵王送璧时，斋戒五日，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，设九宾于廷，臣乃敢上璧。”秦王度之，终不可强夺，遂许斋五日，舍相如广成传。相如度秦王虽斋，决负约不偿城，乃使其从者衣褐，怀其璧，从径道亡，归璧于赵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九宾则周礼九仪。”索隐周礼大行人别九宾，谓九服之宾客也。列士传云设九牢也。正义刘伯庄云：“九宾者，周王备之礼，天子临轩，九服同会。秦、赵何得九宾？但亦陈设车辂文物耳。”

注 索隐广成是传舍之名。传音张恋反。

秦王斋五日后，乃设九宾礼于廷，引赵使者蔺相如。相如至，谓秦王曰：“秦自繆公以来二十余君，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。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，故令人持璧归，闲至赵矣。且秦强而赵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，赵立奉璧来。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，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？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，臣请就汤镬，唯大王与羈臣孰计议之。”秦王与羈臣相视而嘻。左右或欲引相如去，秦王因曰：“今杀相如，终不能得璧也，而绝秦赵之驩，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使归赵，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！”卒廷见相如，毕礼而归之。

注 索隐音希。乃惊而怒之辞也。

相如既归，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，拜相如为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赵，赵亦终不予秦璧。

其后秦伐赵，拔石城。 明年，复攻赵，杀二万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惠文王十八年。”索隐刘氏云盖谓石邑。正义故石城在相州林虑县南九十里也。

秦王使使者告赵王，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。赵王畏秦，欲毋行。廉颇、蔺相如计曰：“王不行，示赵弱且怯也。”赵王遂行，相如从。廉颇送至境，与王诀曰：“王行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，还，不过三十日。三十日不还，则请立太子为王。以绝秦望。”王许之，遂与秦王会渑池。秦王饮酒酣，

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。”赵王鼓瑟。秦御史前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鼓瑟。”蔺相如前曰：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奏盆缶秦王，以相娱乐。”秦王怒，不许。于是相如前进缶，因跪请秦王。秦王不肯击缶。相如曰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左右欲刃相如，相如张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于是秦王不怿，为一击缶。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为赵王击缶”。秦之髡臣曰：“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”。蔺相如亦曰：“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。”秦王竟酒，终不能加胜于赵。赵亦盛设兵以待秦，秦不敢动。

注 索隐在西河之南，故云“外”。案：表在赵惠文王二十年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十年。”

注 集解风俗通义曰：“缶者，瓦器，所以盛酒浆，秦人鼓之以节歌也。”索隐缶音缶。正义缶音饼。

注 正义溅音赞。

既罢归国，以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曰：“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，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贱人，吾羞，不忍为之下。”宣言曰：“我见相如，必辱之。”相如闻，不肯与会。相如每朝时，常称病，不欲与廉颇争列。已而相如出，望见廉颇，相如引车避匿。

于是舍人相与谏曰：“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，徒慕君之高义也。今君与廉颇同列，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，恐惧殊甚，且庸人尚羞之，况于将相乎！臣等不肖，请辞去。”蔺相如固止之，曰：“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？”曰：“不若也。”

相如曰：“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髀臣，相如虽弩，独畏廉将军哉？”

顾吾念之，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也。”廉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。曰：“鄙贱之人，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。”卒相与驩，为刎颈之交。

注 索隐王劭按：董勋答礼曰“职高者名录在上，于人为右；职卑者名录在下，于人为左，是以谓下迁为左”。正义秦汉以前用右为上。

注 索隐肉袒者，谓袒衣而露肉也。负荆者，荆，楚也，可以为鞭。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言要齐生死而刎颈无悔也。”

是岁，廉颇东攻齐，破其一军。居二年，廉颇复伐齐几，拔之。后三年，廉颇攻魏之防陵、安阳，拔之。后四年，蔺相如将而攻齐，至平邑而罢。其明年，赵奢破秦军阼与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几，邑名也。”案：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，颇将攻魏之几邑，取之，而齐世家及年表无“伐齐几，拔之”事，疑几是邑名，而或属齐或属魏耳，田单在齐，不得至于拔也。索隐世家云惠文王二十三年，颇将攻魏之几邑，取之，与此列传合。战国策云秦败阼与及攻魏几。几亦属魏。而裴驷引齐世家及年表无“伐齐拔几”之事，疑其几是故邑，或属齐、魏故耳。正义几音祈。在相潞之闲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房子’。”索隐案：防陵在楚之西，属汉中郡。魏有房子，盖“陵”字误也。正义城在相州

安阳县南二十里，因防水为名。

注 正义故城在魏州昌乐县东北三十里。

赵奢者，赵之田部吏也。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，奢以法治之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将杀奢。奢因说曰：“君于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诸侯加兵是无赵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则上下平，上下平则国强，国强则赵固，而君为贵戚，岂轻于天下邪？”平原君以为贤，言之于王。王用之治国赋，国赋大平，民富而府库实。

秦伐韩，军于阨与。王召廉颇而问曰：“可救不？”对曰：“道远险狭，难救。”

又召乐乘而问焉，乐乘对如廉颇言。又召问赵奢，奢对曰：“其道远险狭，譬之犹两鼠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”王乃令赵奢将，救之。

兵去邯郸三十里，而令军中曰：“有以军事谏者死。”秦军军武安西，秦军鼓噪勒兵，武安屋瓦尽振。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赵奢立斩之。坚壁，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复益增垒。秦闲来入，赵奢善食而遣之。闲以报秦将，秦将大喜曰：“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，乃增垒，阨与非赵地也。”赵奢既已遣秦闲，卷甲而趋之，二日一夜至，今善射者去阨与五十里而军。军垒成，秦人闻之，悉甲而至。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，赵奢曰：“内之。”许历曰：“秦人不意赵师至此，其来气盛，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。不然，必败。”赵奢曰：“请受令。”许历曰：“请就鈇质之诛。”赵奢曰：“胥后令邯郸。”许历复请谏，曰：“先据北山上者胜，后至者败。”赵奢许诺，发万人趋之。秦兵后至，争山不得上，赵奢纵兵击之，大破秦军。秦军解而走，遂解阨与之围而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魏郡，在邯郸西。”

注 正义国谓邯郸，赵之都也。

注 索隐案：“胥”“须”古人通用。今者“胥后令”，谓“胥”为“须”，须者，待也，待后令。谓许历之言更不拟诛之，故更待后令也。正义胥犹须也。

军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，未有计过险狭，恐人谏令急救武安，乃出此令。今垂战须得谋策，不用前令，故云“须后令”也。

注 索隐按：“邯郸”二字当为“欲战”，谓临战之时，许历复谏也。王粲诗云“许历为完士，一言犹败秦”，是言赵奢用其计，遂破秦军也。江遂曰“汉令称完而不髡曰耐，是完士未免从军也”。

注 正义阨与山在洺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，赵奢拒秦军于阨与，此山也。

案：括地志云“言拒秦军在此山”，疑其太近洺州。既去邯郸三十里而军，又云趋之二日一夜，至阨与五十里而军垒成，据今洺州去潞州三百里闲而隔相州，恐潞州阨与聚城是所拒据处。

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，以许历为国尉。赵奢于是与廉颇、蔺相如同位。

后四年，赵惠文王卒，子孝成王立。七年，秦与赵兵相距长平，时赵奢已死，而蔺相如病笃，赵使廉颇将攻秦，秦数败赵军，赵军固壁不战。秦数挑战，廉颇不肯。赵王信秦之闲。秦之闲言曰：“秦之所恶，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。”赵王因以括为将，代廉颇。蔺相如曰：“王以名使括，若胶柱而鼓瑟耳。”

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合变也。”赵王不听，遂将之。

注 集解张华曰：“赵奢顷在邯郸界西山上，谓之马服山。”

赵括自少时学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当。尝与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难，然不谓善。括母问奢其故，奢曰：“兵，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使赵不将括已，若必将之，破赵军者必括也。”及括将行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：“括不可使将。”

王曰：“何以？”对曰：“始妾事其父，时为将，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，所友者以百数，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，受命之日，不问家事。”

今括一旦为将，东向而朝，军吏无敢仰视之者，王所赐金帛，归藏于家，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。王以为何如其父？父子异心，愿王勿遣。”王曰：“母置之，吾已决矣。”括母因曰：“王终遣之，有如不称，妾得无随坐乎？”王许诺。

注 正义奉音捧。

赵括既代廉颇，悉更约束，易置军吏。秦将白起闻之，纵奇兵，详败走，而绝其粮道，分断其军为二，士卒离心。四十余日，军饿，赵括出锐卒自博战，秦军射杀赵括。括军败，数十万之觴遂降秦，秦悉坑之。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。

明年，秦兵遂围邯郸，岁余，几不得脱。赖楚、魏诸侯来救，乃得解邯郸之围。

赵王亦以括母先言，竟不诛也。

自邯郸围解五年，而燕用栗腹之谋，曰“赵壮者尽于长平，其孤未壮”，举兵击赵。赵使廉颇将，击，大破燕军于郾，杀栗腹，遂围燕。燕割五城请和，乃听之。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，为假相国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邑名也。”

注 索隐信平，号也。徐广云：“尉文，邑名。”按：汉书表有“尉文节侯”，云在南郡。盖尉，官也；文，名也。谓取尉文所食之邑复以封颇，而后号为信平君。

廉颇之免长平归也，失势之时，故客尽去。及复用为将，客又复至。廉颇曰：“客退矣！”客曰：“吁！君何见之晚也？夫天下以市道交，君有势，我则从君，君无势则去，此固其理也，有何怨乎？”居六年，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，拔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魏郡。”正义在相州内黄县东北也。

赵孝成王卒，子悼襄王立，使乐乘代廉颇。廉颇怒，攻乐乘，乐乘走。廉颇遂奔魏之大梁。其明年，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武遂属河闲国，方城属广阳也。正义武遂，易州遂城也。

方城，幽州固安县南十里。

廉颇居梁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赵以数困于秦兵，赵王思复得廉颇，廉颇亦思复用于赵。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。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毁之。赵使者既见廉颇，廉颇为之一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，以示尚可用。赵使还报王曰：“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，然与臣坐，顷之三遗矢矣。”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

注 索隐谓数起便也。矢，一作“屎”。

楚闻廉颇在魏，阴使人迎之。廉颇一为楚将，无功，曰：“我思用赵人。”廉颇卒死于寿春。

注 正义廉颇墓在寿州寿春县北四里。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。

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。常居代鴈门，备匈奴。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输入莫府，为士卒费。日击数牛飧士，习射骑，谨烽火，多闲谍，厚遇战士。为约曰：“匈奴入盗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虏者斩。”匈奴每入，烽火谨，辄入收保，不敢战。如是数岁，亦不亡失。然匈奴以李牧为怯，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。赵王让李牧，李牧如故。赵王怒，召之，使他人代将。

注 正义今鴈门县代地，故云代鴈门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将军征行无常处，所在为治，故言‘莫府’。莫，大也。”

索隐按：注如淳解“莫，大也”云云。又崔浩云“古者出征为将帅，军还则罢，理无常处，以幕帟为府署，故曰‘莫府’，则“莫”当作“幕”，字之讹耳。

注 索隐上纪菴反，下音牒。

岁余，匈奴每来，出战。出战，数不利，失亡多，边不得田畜。复请李牧。

牧杜门不出，固称疾。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。牧曰：“王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令。”王许之。

注 正义许六反。

李牧至，如故约。匈奴数岁无所得。终以为怯。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，皆愿一战。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，选骑得万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万人，彀者十万人，悉勒习战。大纵畜牧，人民满野。匈奴小入，详北不胜，以数千人委之。单

于闻之，大率觶来入。李牧多为奇陈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。灭襜褕，破东胡，降林胡，单于奔走。其后十余岁，匈奴不敢近赵边城。

注 集解管子曰：“能破敌擒将者赏百金。”

注 索隐穀音古闕反。穀谓能射也。

注 索隐委谓之，恣其杀略也。

注 集解襜，都甘反。褕，路谈反。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临骊’又案：如淳曰‘胡名也，在代北’。索隐上音都甘反，下音路郟反。如淳云‘胡名也’。”

赵悼襄王元年，廉颇既亡入魏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居二年，庞暖破燕军，杀剧辛。后七年，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，斩首十万。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，击秦军于宜安，大破秦军，走秦将桓齮。封李牧为武安君。居三年，秦攻番吾，李牧击破秦军，南距韩、魏。

注 索隐按：暖 冯暖也。庞音皮江反。暖音况远反，亦音暄。

注 索隐本赵人，仕燕者。

注 索隐扈，氏；辄，名。汉张耳时别有扈辄。

注 索隐按：刘氏云“武遂本韩地，在赵西，恐非地理志河闲武遂也”。

注 正义在桓州枣城县西南二十里。

注 索隐音蚁。

注 索隐县名。地理志在常山。音婆，又音盘。正义在相州房山县东二十里也。

赵王迁七年，秦使王翦攻赵，赵使李牧、司马尚御之。秦

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，为反闲，言李牧、司马尚欲反。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。李牧不受命，赵使人微捕得李牧，斩之。废司马尚。后三月，王翦因急击赵，大破杀赵葱，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，遂灭赵。

太史公曰：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者难。方藿相如引璧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势不过诛，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掘懦’。”

注 索隐信音伸。

【索隐述赞】清欬凜凜，壮气熊熊。各竭诚义，递为雌雄。和璧聘返，滢池好通。负荆知惧，屈节推工。安边定策，颇、牧之功。

史记卷八十二

列传二十二 田单列传

田单者，齐诸田疏属也。愍王时，单为临菑市掾，不见知。及燕使乐毅伐破齐，齐愍王出奔，已而保莒城。燕师长驱平齐，而田单走安平，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。

已而燕军攻安平，城坏，齐人走，争涂，以罍折车败，为燕所虏，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，东保墨。燕既尽降齐城，唯独莒、墨不下。燕军闻齐王在莒，并兵攻之。淖齿既杀愍王于莒，因坚守，距燕军，数年不下。燕引兵东围墨，墨大夫出与战，败死。

城中相与推田单，曰：“安平之战，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，习兵。”立以为将军，以墨距燕。

注 索隐单音丹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之东安平也，在青州临菑县东十九里。古纪之鄆邑，齐改为安平，秦灭齐，改为东安平县，属齐郡，以定州有安平，故加‘东’字。”

索隐按：地理志东安平属淄川国也。

注 索隐断音都缓反。断其轴，恐长相拨也。以铁裹轴头，坚而易进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傅音附。”索隐傅音附。按：截其轴

与毂齐，以铁鑠附轴末，施辖于铁中以制毂也。又方言曰“车黑，齐谓之笼”。郭璞云“车轴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黑，车轴头也。音卫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多作‘悼齿’也。”

顷之，燕昭王卒，惠王立，与乐毅有隙。田单闻之，乃纵反闲于燕，宣言曰：“齐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乐毅畏诛而不敢归，以伐齐为名，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。齐人未附，故且缓攻墨以待其事。齐人所惧，唯恐他将之来，墨残矣。”燕王以为然，使骑劫代乐毅。

乐毅因归赵，燕人士卒忿。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，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。燕人怪之。田单因宣言曰：“神来下教我。”乃令城中人曰：“当有神人为我师。”有一卒曰：“臣可以为师乎？”因反走。田单乃起，引还，东乡坐，师事之。卒曰：“臣欺君，诚无能也。”田单曰：“子勿言也！”因师之。

每出约束，必称神师。乃宣言曰：“吾唯惧燕军之剽所得齐卒，置之前行，与我战，墨败矣。”燕人闻之，如其言。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剽，皆怒，坚守，唯恐见得。单又纵反闲曰：“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坟墓，僇先人，可为寒心。”

燕军尽掘坟墓，烧死人。墨人从城上望见，皆涕泣，俱欲出战，怒自十倍。

注 正义胡郎反。

田单知士卒之可用，乃身操版插，与士卒分功，妻妾编于行伍之闲，尽散饮食糒士。令甲卒皆伏，使老弱女子乘城，遣使约降于燕，燕军皆呼万岁。田单又收民金，得千溢，令墨富豪遗燕将，曰：“墨降，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，令安

堵。”燕将大喜，许之。燕军由此益懈。

注 索隐操音七高反。插音初洽反。正义古之军行，常负版插也。

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，为绛缯衣，画以五彩龙文，束兵刃于其角，而灌脂束苇于尾，烧其端。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，壮士五千人随其后。牛尾热，怒而奔燕军，燕军夜大惊。牛尾炬火光明炫耀，燕军视之皆龙文，所触尽死伤。五千人因衔枚击之，而城中鼓噪从之，老弱皆击铜器为声，声动天地。燕军大骇，败走。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。燕军扰乱奔走，齐人追亡逐北，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，兵日益多，乘胜，燕日败亡，卒至河上，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。乃迎襄王于莒，入临菑而听政。

注 索隐河上即齐之北界，近河东，齐之旧地。
襄王封田单，号曰安平君。

注 索隐以单初起安平，故以为号。

太史公曰：兵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善之者，出奇无穷。奇正还相生，如环之无端。夫始如处女，适人开户；后如脱兔，适不及距：
其田单之谓邪！

注 集解魏武帝曰：“先出合战为正，后出为奇也。正者当敌，奇兵击不备。”

索隐按：奇谓权诈也。注引魏武，盖亦军令也。

注 索隐兵不厌诈，故云“善之”。

注 索隐谓权变多也。

注 正义犹当合也。言正兵当阵，张左右翼掩其不备，则奇正合败敌也。

注 索隐言用兵之术，或用正法，或用奇计，使前敌不可测量，如寻环中不知端际也。

注 索隐言兵之始，如处女之软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适音敌。”索隐适音敌。若我如处女之弱，则敌人轻侮，开户不为备也。正义敌人谓燕军也。言燕军被田单反闲，易将及劓卒烧垄墓，而令齐卒甚怒，是敌人为单开门户也。

注 集解魏武帝曰：“如女示弱，脱兔往疾也。”索隐言克敌之后，卷甲而趋，如兔之得脱而走疾也。敌不及距者，若脱兔忽过，而敌忘其所距也。

初，淖齿之杀愍王也，莒人求愍王子法章，得之太史嫩之家，为人灌园。

嫩女怜而善遇之。后法章私以情告女，女遂与通。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，以莒距燕，而太史氏女遂为后，所谓“君王后”也。

注 正义嫩音皎。

燕之初入齐，闻画邑人王蠋贤，令军中曰“环画邑三十里无入”，以王蠋之故。已而使人谓蠋曰：“齐人多高子之义，吾以子为将，封子万家。”蠋固谢。

燕人曰：“子不听，吾引三军而屠画邑。”王蠋曰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贞女不更二夫。齐王不听吾谏，故退而耕于野。国既破亡，吾不能存；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，是助桀为暴也。与其生而无义，固不如烹！”遂经其颈于树枝，自奋绝脰而

死。齐亡大夫闻之，曰：“王蠋，布衣也，义不北面于燕，况在位食禄者乎！”乃相聚如莒，求诸子，立为襄王。

注 集解刘熙曰：“齐西南近邑。画音获。”索隐画，一音获，又音胡卦反。

刘熙云：“齐西南近邑。”蠋音触，又音歎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戟里城在临淄西北三十里，春秋时棘邑，又云澧邑。”蠋所居即此邑，因澧水为名也。

注 索隐按：经犹系也。

注 索隐何休云：“脰，颈，齐语也。音豆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军法以正，实尚奇兵。断轴自免，反闲先行。髑鸟或觶，五牛扬旌。卒破骑劫，皆复齐城。襄王嗣位，乃封安平。

史记卷八十三

列传二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

鲁仲连者，齐人也。好奇伟倜傥之画策，而不肯仕宦任职，好持高节。游于赵。

注 索隐按：广雅云“倜傥，卓异也”。正义倜，天历反。鲁仲连子云：“齐辩士田巴，服狙丘，议稷下，毁五帝，罪三王，服五伯，离坚白，合同异，一日服千人。有徐劫者，其弟子曰鲁仲连，年十二，号‘千里驹’，往请田巴曰：

‘臣闻堂上不奋，郊草不芸，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，急不暇缓也。今楚军南阳，赵伐高唐，燕人十万，聊城不去，国亡在旦夕，先生柰之何？若不能者，先生之言有似泉鸣，出城而人恶之，愿先生勿复言。’田巴曰：‘谨闻命矣。’巴谓徐劫曰：‘先生乃飞兔也，岂直千里驹！’巴终身不谈。”

赵孝成王时，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，秦兵遂东围邯郸。赵王恐，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。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，畏秦，止于荡阴不进。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闲入邯郸，因平原君谓赵王曰：“秦所为急围赵者，前与齐愍王争强为帝，已而复归帝；今齐(愍王)已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贪邯郸，其意欲复求为帝。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，秦必喜，罢兵去。”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。

注 集解地理志河内有荡阴县。正义荡，天郎反，相州县。

注 索隐新垣，姓；衍，名也。为梁将。故汉有新垣平。

此时鲁仲连适游赵，会秦围赵，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事将柰何？”平原君曰：“胜也何敢言事！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，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。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，今其人在是。胜也何敢言事！”鲁仲连曰：“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介绍而见之于先生。”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：“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，今其人在此，胜请为介绍，交之于将军。”新垣衍曰：“吾闻鲁仲连先生，齐国之高士也。衍人臣也，使事有职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既已泄之矣。”新垣衍许诺。

注 索隐新垣衍欲令赵尊秦为帝也。

注 集解郭璞曰：“介绍，相佑助者。”索隐按：介绍犹媒介也。且礼，宾至必因介以传辞。绍者，继也。介不一人，故礼云“介绍而传命”是也。

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。新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，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；

今吾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，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？”鲁仲连曰：“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，皆非也。觴人不知，则为一身。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，权使其士，虏使其民。彼即肆然而为帝，过而为政于天下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，吾不忍为之民也。所为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也。”

注 集解鲍焦，周之介士也。见庄子。索隐从颂者，从容也。世人见鲍焦之死，皆以为不能自宽容而取死，此言非也。正义韩诗外传云：“姓鲍，名焦，周时隐者也。饰行非世，廉洁而守，荷担采樵，拾橡充食，故无子胤，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。子贡遇之，谓之曰：‘吾闻非其政者不履其地，污其君者不受其利。

今子履其地，食其利，其可乎？’鲍焦曰：‘吾闻廉士重进而轻退，贤人易愧而轻死。’遂抱木立枯焉。”按：鲁仲连留赵不去者，非为一身。

注 索隐言觴人不识鲍焦之意，焦以耻居浊世而避之，非是自为一身而忧死。

事见庄子也。

注 集解谯周曰：“秦用卫鞅计，制爵二十等，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。是以秦人每战胜，老弱妇人皆死，计功赏至万数。天下谓之‘上首功之国’，皆以恶之也。”索隐秦法，斩首多为上功。谓斩一人首赐爵一级，故谓秦为“首功之国”也。

注 索隐言秦人以权诈使其战士，以奴虏使其人。言无恩以恤下。

注 索隐肆然犹肆志也。

注 正义至“过”字为绝句。肆然其志意也。言秦得肆志为帝，恐有烹醢纳筦，管行天子之礼。过，失也。

注 索隐谓以过恶而为政也。

注 正义若赵、魏帝秦，得行政教于天下，鲁连蹈东海而溺死，不忍为秦百姓。

新垣衍曰：“先生助之将柰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及燕助之，齐、楚则固助之矣。”新垣衍曰：“燕则吾请以从矣；若乃梁者，则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？”鲁连曰：

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。使梁睹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

新垣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何如？”鲁连曰：“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崩，齐后往，周怒，赴于齐曰：‘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东藩之臣因齐后至，则斲。’齐威王勃然怒曰：‘叱嗟，而母婢也！’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烈王十年崩，威王之七年。”正义周本纪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，齐威王十年也，与徐不同。

注 正义郑玄云：“赴，告也。”今文“赴”作“讣”。

注 索隐按：谓烈王太子安王骄也。下席，言其寝苦居庐。

注 集解公羊传曰：“欺三军者其法斲。”何休曰：“斲，斩也。”

注 正义骂烈王后也。

新垣衍曰：“先生独不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胜而智不若邪？畏之也。”鲁仲连曰：“呜呼！梁之比于秦若仆邪？”新垣衍曰：“然。”鲁仲连曰：“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。”新垣衍快然不悦，曰：“噫嘻，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！”

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”鲁仲鲁曰：“固也，吾将言之。昔者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纣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献之于纣，纣以为恶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辩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闻之，喟然而叹，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，欲令之死。曷为与人俱称王，卒就脯醢之地？齐愍王之鲁，夷维子为执策而从，谓鲁人曰：‘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’鲁人曰：‘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’夷维子曰：‘子安取礼而来[待]吾君？’

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辟舍，纳莞钥，摄衽抱机，视膳于堂下，天子已食，乃退而听朝也。’鲁人投其钥，不果纳。不得入于鲁，将之薛，假途于邹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愍王欲入吊，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‘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棺，设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也。’邹之髡臣曰：‘必若此，吾将伏剑而死。’固不敢入于邹。邹、鲁之臣，生则不得事养，死则不得赙襚，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、鲁，邹、鲁之臣不果纳。今秦万乘之国也，梁亦万乘之国也。俱据万乘之国，各有称王之名，睹其一战而胜，欲从而帝之，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、鲁之仆妾也。且秦无已而帝，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。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，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。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。

处梁之宫。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？”

注 索隐言仆夫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是力不胜，亦非智不如，正是畏惧其主耳。

注 正义快，于尚反。

注 索隐上音依。噫者，不平之声。下音僖。嘻者，惊恨之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邺县有九侯城。九，一作‘鬼’。鄂，一作‘邢’。”正义九侯城在相州滏阳县西南五十里。

注 正义相州荡阴县北九里有姜城。

注 索隐按：维，东莱之邑，其居夷也，号夷维子。故晏子为莱之夷维人是也。正义密州高密县，古夷安城。应劭云“故莱夷维邑也”。盖因邑为姓。子者，男子之美号。又云子，爵也。

注 索隐辟音避。避正寝。案：礼“天子适诸侯，必舍

(于) [其] 祖庙 ”。

注 索隐音管药。

注 索隐音纪。正义衽音而甚反。

注 索隐谓阖内门不入齐君。正义钥即钥匙也。投钥匙于地。

注 正义薛侯故城在徐州滕县界也。

注 索隐倍音佩。谓主人不在殓东，将背其殓棺立西阶上，北面哭，是背也。天子乃于阼阶上，南面而吊之也。

注 正义衣服曰襚，货财曰赙，皆助生送死之礼。

注 索隐谓时君弱臣强，故邹、鲁君生时臣并不得尽事养，死亦不得行赙襚之礼。然齐欲行天子礼于邹、鲁，邹、鲁之臣皆不果纳之，是犹秉礼而存大体。

于是新垣衍起，再拜谢曰：“始以先生为庸人，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。

吾请出，不敢复言帝秦。”秦将闻之，为却军五十里。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，击秦军，秦军遂引而去。

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，鲁连辞让(使)者三，终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起前，以千金为鲁连寿。鲁连笑曰：“所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也，而连不忍为也。”遂辞平原君而去，终身不复见。

其后二十余年，燕将攻下聊城，聊城人或谗之燕，燕将惧诛，因保守聊城，不敢归。齐田单攻聊城岁余，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。鲁连乃为书，约之矢以射城中，遗燕将。书曰：

注 正义今博州县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案年表，田单攻聊城在长平后十余年也。”索隐按：徐广据年表，以为田单攻聊城在长平后十余年

耳，言“三十余年”，误也。

吾闻之，智者不倍时而弃利，勇士不溲死而灭名，忠臣不先身而后君。今公行一朝之忿，不顾燕王之无臣，非忠也；杀身亡聊城，而威不信于齐，非勇也；功败名灭，后世无称焉，非智也。三者世主不臣，说士不载，故智者不再计，勇士不怯死。今死生荣辱，贵贱尊卑，此时不再至，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。

注 索隐溲死犹避死也。

且楚攻齐之南阳，魏攻平陆，而齐无南面之心，以为亡南阳之害小，不如得济北之利大，故定计审处之。今秦人下兵，魏不敢东面；衡秦之势成，楚国形危；齐弃南阳，断右壤，定济北，计犹且为之也。且夫齐之必决于聊城，公勿再计。今楚魏交退于齐，而燕救不至。以全齐之兵，无天下之规，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，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。且燕国大乱，君臣失计，上下迷惑，栗腹以十万之觴五折于外，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，壤削主困，为天下僂笑。国敝而祸多，民无所归心。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，是墨翟之守也。

食人炊骨，士无反外之心，是孙臆之兵也。

能见于天下。虽然，为公计者，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。车甲全而归燕，燕王必喜；身全而归于国，士民如见父母，交游攘臂而议于世，功业可明。上辅孤主以制鬻臣，下养百姓以资说士，矫国更俗，功名可立也。

亡意亦捐燕弃世，东游于齐乎？裂地定封，富比乎陶、卫，世世称孤，与齐久存，又一计也。此两计者，显名厚实也，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。

注 索隐即齐之淮北、泗上之地也。

注 索隐平陆，邑名，在西界。正义兖州县也。

注 索隐即聊城之地也。正义言齐无南面攻楚、魏之心，以为南阳、平陆之害小，不如聊城之利大，言必攻之也。

注 索隐此时秦与齐和，故云“衡秦之势成”也。

注 索隐即楚所攻之泗上也。

注 索隐又断绝魏之所攻齐右壤之地平陆是也。言右壤断弃而不救也。

注 索隐志在攻聊城而定济北也。

注 索隐按：交者，俱也。前时楚攻南阳，魏攻平陆，今二国之兵俱退，而燕救又不至，是势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此事去长平十年。”

注 正义如墨翟守宋，却楚军。

注 正义言孙臆能抚士卒，士卒无二心也。

注 索隐言既养百姓，又资说士，终拟强国也。刘氏云读“说士”为“锐士”，意虽亦便，不如依字。

注 索隐欲令燕将归燕，矫正国事，改更弊俗也。

注 索隐亡音无。言若必无还燕意，则捐燕而东游于齐乎。

注 索隐按：延笃注战国策云“陶，陶朱公也；卫，卫公子荆”，非也。王劭云“魏焜封陶，商君姓卫”。富比陶、卫，谓此也。

且吾闻之，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，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。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，篡也；遗公子纠不能死，怯也；束缚桎梏，辱也。若此三行者，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。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，身死而不反于齐，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。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，况世俗乎！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继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，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，故兼

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，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。曹子 为鲁将，三战三北，而亡地五百里。

乡使曹子计不反顾，议不还踵，刎颈而死，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。曹子弃三北之耻，而退与鲁君计。桓公朝天下，会诸侯，曹子以一剑之任，枝桓公之心 于坛坫之上，颜色不变，辞气不悖，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，天下震动，诸侯惊骇，威加吴、越。若此二士者，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，以为杀身亡躯，绝世灭后，功名不立，非智也。故去忿忿之怨，立终身之名；弃忿悁之节， 定累世之功。是以业与三王争流，而名与天壤相弊也。愿公择一而行之。

注 索隐遗，弃也。谓弃子纠而事小白也。正义管仲傅子纠而鲁杀之，不能随子纠死，是怯懦畏死。

注 集解方言曰：“荆、淮、海、岱、燕、齐之闲骂奴曰臧，骂婢曰获。”

注 正义按：齐桓最初得周襄王赐文武胙、彤弓矢、大辂，故为五伯首也。

注 索隐鲁将曹味是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枝犹拟也。

注 正义忿，敷粉反。悁，于缘反。

燕将见鲁连书，泣三日，犹豫不能自决。欲归燕，已有隙，恐诛；欲降齐，所杀虜于齐甚觴，恐已降而后见辱。喟然叹曰：“与人刃我，宁自刃。”乃自杀。

聊城乱，田单遂屠聊城。归而言鲁连，欲爵之。鲁连逃隐于海上，曰：“吾与富贵而诤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。”

注 索隐肆犹放也。

邹阳者，齐人也。游于梁，与故吴人庄忌夫子、淮阴枚生之徒交。上书而介于羊胜、公孙诡之闲。胜等嫉邹阳，恶之梁孝王。孝王怒，下之吏，将欲杀之。邹阳客游，以谗见禽，恐死而负累，乃从狱中上书曰：

注 索隐忌，会稽人，姓庄氏，字夫子。后避汉明帝讳，改姓曰严。

注 索隐名乘，字叔，其子皋，汉书并有传。盖以衔枚氏而得姓也。

注 索隐言邹阳上书自达，而游于二人之闲，或往彼，或往此。介者，言有隔于其闲，故杜预曰“介犹闲也”。

注 正义诸不以罪为累。

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；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，太白蚀昴，而昭王疑之。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，岂不哀哉！今臣尽忠竭诚，毕议愿知，左右不明，卒从吏讯，为世所疑，是使荆轲、卫先生复起，而燕、秦不悟也。愿大王孰察之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燕太子丹质于秦，始皇遇之无礼，丹亡去，故厚养荆轲，令西刺秦王。精诚感天，白虹为之贯日也。”如淳曰：“白虹，兵象。日为君。”

烈士传曰：“荆轲发后，太子自相气，见虹贯日不彻，曰‘吾事不成矣。’后闻轲死，事不立，曰‘吾知其然也。’”索隐烈士传曰：“荆轲发后，太子自相气，见虹贯日不彻，曰‘吾事不成’。后闻轲死，事不就，曰‘吾知其然’。”

是畏也。又王劭云“轲将入秦，待其客未发，太子丹疑其畏惧，故曰畏之”，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。战国策又云聂政刺韩傀，亦曰“白虹贯日”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白起为秦伐赵，破长平军，欲遂灭赵，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，乃为应侯所害，事用不成。其精诚上达于天，故太白为之蚀昴。昴，赵地分野。将有兵，故太白食昴。食，干历之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太白乃天之将军也。”

索隐服虔云：“卫先生，秦人。白起攻赵军于长平，遣卫先生说昭王请益兵粮，为穰侯所害，事不成。精诚感天，故太白食昴。昴，赵分也。”如淳云：“太白主西方，秦在西，败赵之兆也。食谓干历之也。”又王充云：“夫言白虹贯日，太白食昴，实也。言荆轲之谋，卫先生之策，感动皇天而贯日食昴，是虚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尽其计议，愿王知之也。”

注 索隐言左右之不明，不欲斥王。

昔卞和献宝，楚王刖之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极刑。是以箕子详狂，接舆辟世，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孰察卞和、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、胡亥之听，无使臣为箕子、接舆所笑。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胥鸣夷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愿大王孰察，少加怜焉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卞和得玉璞，献之武王。武王示玉人，玉人曰‘石也’。

刖右足。武王没，复献文王，玉人复曰‘石也’。刖其左足。至成王时，卞和抱璞哭于郊，乃使玉尹攻之，果得宝玉。”索隐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见国语及吕氏春秋。案世家，楚武王名熊通。文王名贤，武王子也。成王，文王子也，名恽。

注 索隐详音阳。谓诈为狂也。司马彪曰“箕子名胥余”是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楚贤人，佯狂避世也。”索隐张晏曰“楚贤人”。高士传“楚人陆通，字接舆”是也。

注 索隐谓以楚王、胡亥之听为谬，故后之而不用。后犹下也。

注 索隐按：韦昭云“以皮作鸱鸟形，名曰‘鸱夷’。鸱夷，皮榼也”。服虔曰“用马革作囊也，以裹尸，投之于江”。

谚曰：“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故昔樊于期逃秦之燕，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；王奢去齐之魏，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。夫王奢、樊于期非新于齐、秦而故于燕、魏也，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，而为燕尾生；白圭战亡六城，为魏取中山。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相燕，燕人恶之于王，王按剑而怒，食以馐馐；白圭显于中山，中山人恶之魏文侯，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。何则？两主二臣，剖心坼肝相信，岂移于浮辞哉！

注 索隐案：服虔云“人不相知，自初交至白头，犹如新也”。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如吴札、郑侨也。”按：家语“孔子遇程子于途，倾盖而语”。又志林云“倾盖者，道行相遇，駟车对话，两盖相切，小欹之，故曰倾也。”

注 集解桓谭新论曰：“言内有以相知与否，不在新故也。”

注 索隐藉音子夜反。韦昭云：“谓于期逃秦之燕，以头与轲，使入秦以示信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王奢，齐人也，亡至魏。其后齐

伐魏，奢登城谓齐将曰：‘今君之来，不过以奢之故也。夫义不苟生以为魏累。’遂自刳也。”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苏秦于齐不出其信，于燕则出尾生之信。”韦昭云：“尾生守信而死者。”案：言苏秦于燕独守信如尾生，故云“为燕之尾生”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白圭为中山将，亡六城，君欲杀之，亡入魏，文侯厚遇之，还拔中山。”索隐案：事见战国策及吕氏春秋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馱馱，骏马也，生七日而超其母。敬重苏秦，虽有谗谤，而更膳以珍奇之味。”索隐案：字林云“决蹄二音，北狄之良马也，马父荣母”。正义食音寺。馱馱音决蹄。北狄良马也。

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嫉。昔者司马喜骸葬于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折胁折齿于魏，卒为应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画，捐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位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自沉于河，徐衍负石入海。

不容于世，义不苟取，比周于朝，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于路，缪公委之以政；宁戚饭牛车下，而桓公任之以国。

此二人者，岂借宦于朝，假誉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？感于心，合于行，亲于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觴口哉？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，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。夫以孔、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谗谀，而二国以危。何则？觴口铄金，积毁销骨也。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，齐用越人蒙而强威、宣。此二国，岂拘于俗，牵于世，系阿偏之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名当世。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，由余、越人蒙是矣；

不合，则骨肉出逐不收，朱、象、管、蔡是矣。今人主诚

能用齐、秦之义，后宋、鲁之听，则五伯不足称，三王易为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司马喜三相中山。”苏林曰：“六国时人，被此刑也。”

索隐事见战国策及吕氏春秋。苏林云：“六国时人，相中山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应侯传作“折胁折齿”是也。说文“拉，摧也”，音力答及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殷之末世人。”索隐申屠狄。按：庄子“申屠狄谏而不用，负石自投河”。韦昭云“六国时人”。汉书云自沉于雍河，服虔曰雍州之河，又新序作“抱瓮自沉于河”，不同也。

注 集解列士传曰：“周之末世人。”索隐亦见庄子。张晏曰“负石欲沉”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齐桓公夜出迎客，而宁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：‘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遭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骭，从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曼曼何时旦？’公召与语，说之，以为大夫。”索隐事见吕氏春秋。商歌谓为商声而歌也，或云商旅人歌也，二说并通。矸音公弹反。矸者，白净貌也。顾野王又作岸音也。禅音膳，如字读，协韵失之故也。埤苍云“骭，胫也”。字林音下谏反。

注 索隐论语“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”也。

注 索隐案左氏，司城子罕姓乐名喜，乃宋之贤臣也。汉书作“子焜”。不知子焜是何人。文颖曰“子焜，子罕也”。又按：荀卿传云“墨翟，孔子时人，或云在孔子后”。又襄二十九年左传“宋饥，子罕请出粟”。按：时孔子适八岁，则墨

翟与子罕不得相辈，或以子焜为是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国语云“觶心成城，觶口铄金”。贾逵云“铄，消也。觶口所恶，虽金亦为之消亡”。又风俗通云“或说有美金于此，觶人或共诋訛，言其不纯金，卖者欲其必售，因取锻烧以见其真，是为觶口铄金也”。

注 索隐大颜云：“谗人积久譖毁，则父兄伯叔自相诛戮，骨肉为之消灭也。”

注 索隐越人蒙未见所出。汉书作“子臧”。又张晏云“子臧，越人”。或蒙之字也。

注 索隐小颜云：“公听，言不私；并观，所见齐同也。”

是以圣王觉寤，捐子之之心，而能不说于田常之贤；封比干之后，修孕妇之墓，故功业复就于天下。何则？欲善无厌也。夫晋文公亲其雠，强霸诸侯；齐桓公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。何则，慈仁殷勤，诚加于心，不可以虚辞借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燕王让国于其大臣子之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田常事齐简公，简公说之，而杀简公。使人君去此心，则国家安全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纣刳閼者，观其胎产也。”索隐案：比干之后，后谓子也，不见其文。尚书封比干之墓，又惟云刳剔孕妇，则武王虽反商政，亦未必修孕妇之墓也。

注 集解谓晋寺人勃鞞、齐管仲也。

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、魏，兵强天下，而卒车裂之；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禽劲吴，霸中国，而卒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。今人主诚能去骄矜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素，堕肝胆，施德厚，终与之穷达，无爱于士，则桀之狗可使吠尧，而跖之客可使

刺由；况因万乘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？然则荆轲之湛七族，要离之烧妻子，岂足道哉！

注 索隐案：三得相不喜，知其才之自得也；三去相不悔，知非己之罪也。

注 集解列士传曰：“楚于陵子仲，楚王欲以为相，而不许，为人灌园。”索隐案：孟子云陈仲子，齐陈氏之族。兄为齐卿，仲子以为不义，乃适楚，居于于陵，自谓于陵子仲。楚王聘以为相，子仲遂夫妻相与逃，为人灌园。烈士传云字子终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言恩厚无不使也。”索隐及下“跖之客可使刺由”，此并见战国策。服虔云仲由也。应劭云许由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跖之客为其人使刺由。由，许由也。跖，盗跖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荆轲为燕刺秦始皇，不成而死，其族坐之湛没。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，要离诈以罪亡，令吴王燔其妻子，要离走见庆忌，以剑刺之。”

张晏曰：“七族，上至曾祖，下至曾孙。”索隐湛音沉。张晏云“七族，上至曾祖，下至元孙”。又一说云，父之族，一也；姑之子，二也；姊妹之子，三也；

女子之子，四也；母之族，五也；从子，六也；及妻父母凡七。

注 索隐事见吕氏春秋。

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人于道路，人无不按剑相眄者。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，轮囷离诡，而为万乘器者。何则？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无因至前，虽出随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犹结怨而不见德。故有人先谈，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，身在贫贱，虽蒙

尧、舜之术，挟伊、管之辩，怀龙逢、比干之意，欲尽忠当世之君，而素无根柢之容，虽竭精思，欲开忠信，辅人主之治，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，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。

注 索隐孟康云：“蟠结之木也。”晋灼云：“盘柢，木根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根柢，下本也。轮囷离诡，委曲盘戾也。”

注 索隐谓左右先加雕刻，是为之容饰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言虽蒙被尧、舜之道。

是以圣王制世御俗，独化于陶钧之上，而不牵于卑乱之语，不夺于觴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轲之说，而匕首窃发；周文王猎泾、渭，载吕尚而归，以王天下。故秦信左右而杀，周用乌集而王。何则？

以其能越牵拘之语，驰域外之议，独观于昭旷之道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，以其能制器为大小，比之于天。”索隐张晏云：“陶，冶；钧，范也。作器，下所转者名钧。”韦昭曰：“陶，烧瓦之醮。钧，木长七尺，有弦，所以调为器具也。”崔浩云：“以钧制器万殊，故如造化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通俗文云“其头类匕，故曰匕首，短而使用也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太公望涂觚卒遇，共成王功，若乌鸟之暴集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吕尚适周，如乌之集。”

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，牵于帷裳之制，使不羁之士与牛驥同皁，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言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见牵制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食牛马器，以木作，如槽也。”
索隐案：言骏足不可羁绊，以比逸才之人。应劭云“阜，枥也”。
韦昭云“阜，养马之官，下士也”。

案：养马之官，其衣阜也。又郭璞云“阜，养马器也”。
正义颜云：

“不羁，言才识高远，不可羁系。阜，在早反。方言云‘梁、宋、齐、楚、燕之闲谓枥曰阜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庄子云鲍焦饰行非世，抱木而死。”
索隐晋灼云：“列士传鲍焦怨世不用己，采蔬于道。子贡难曰‘非其代而采其蔬，此焦之有哉？’弃其蔬，乃立枯洛水之上。”
案：此事见庄子及说苑、韩诗外传，小有不同耳。

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，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，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，摄于威重之权，主于位势之贵，故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伏死堀穴岩(岩)[藪]之中耳，安肯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！

注 集解汉书云里名胜母也。正义盐铁论皆云里名，尸子及此传云县名，未详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淮南子及盐铁论并云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，盖以名不顺故也。

尸子以为孔子至胜母县，暮而不宿，则不同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朝歌者，不时也。”正义朝歌，今卫州县也。

注 索隐杜预云：“回，邪也。”

注 集解诗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”

书奏梁孝王，孝王使人出之，卒为上客。

太史公曰：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，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，荡然肆志，不诎于诸侯，谈说于当世，折卿相之权。邹阳辞虽不逊，然其比物连类，有足悲者，亦可谓抗直不桡矣，吾是以附之列传焉。

【索隐述赞】鲁连达士，高才远致。释难解纷，辞禄肆志。齐将挫辩，燕军沮气。邹子遇谗，见诋狱吏。慷慨献说，时王所器。

史记卷八十四

列传二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待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
注 正义屈、景、昭皆楚之族。王逸云：“楚王始都是，生子瑕，受屈为卿，因以为氏。”

注 正义盖今(在)左右拾遗之类。

注 集解史记音隐曰：“音闲”。
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焘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觴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(曰)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
注 索隐属音焘。草焘谓创制宪令之本也。汉书作“草具”，崔浩谓发始造端也。

注 正义王逸云上官靳尚。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。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

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，谗人闲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离骚，盖自怨生也。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。若离骚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誉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絜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迥而见义远。其志絜，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
注 索隐鬻，亦作“骚”。按：楚词“鬻”作“骚”，音素刀反。应劭云“离，遭也；骚，忧也”。又离骚序云“离，别也；骚，愁也”。

注 正义上七感反，下丁达反。惨，毒也。怛，痛也。

注 正义寒孟反。

注 正义诽，方畏反。

注 索隐上音浊，下音闹。

注 索隐上音乌故反，下音奴计反。

注 正义蛻音税，去皮也，又他卧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皜，疏净之貌。”索隐皜音自若反。徐广云“疏净之貌”。

注 索隐泥亦音涅，滓亦音淄，又并如字。

注 正义言屈平之仕浊世，去其污垢，在尘埃之外。推此志意，虽与日月争其光明，斯亦可矣。

屈平既绌，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张仪详去秦，厚币委质事楚，曰：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，

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、于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贪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“仪与王约六里，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淅，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，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魏闻之，袭楚至邓。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齐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

注 正 义 上 足 松 反。

注 索隐二水名。谓于丹水之北，淅水之南。丹水、淅水皆县名，在弘农，所谓丹阳、淅。正义丹阳，今枝江故城。

注 索隐屈，姓。匄，名，音盖也。

注 索隐徐广曰：“楚怀王十六年，张仪来相；十七年，秦败屈匄。”正义梁州。

注 索隐按：此邓在汉水之北，故邓侯城也。

明年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，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，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，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平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不及。

注 索隐按：张仪传无此语也。

其后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昧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十八年败唐昧也。”正义昧，莫葛反。

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“奈何绝秦欢！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，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，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。亡走赵，赵不内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

注 索隐按：楚世家昭睢有此言，盖二人同谏王，故彼此各随录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十年入秦。”

长子顷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
注 索隐名横。

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，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人君无愚智贤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，举贤以自佐，然亡国破家相随属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

此不知人之祸也。易曰：“井泄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！

注 索隐此已下太史公伤怀王之不任贤，信谗而不能反国之论也。

注 集解向秀曰：“泄者，浚治去泥浊也。”索隐向秀字

子期，晋人，注易。

注 集解张璠曰：“可为恻然，伤道未行也。”索隐张璠亦晋人，注易也。

注 索隐按：京房易章句言“我道可汲而用也”。

注 集解易象曰：“求王明受福也。”索隐按：京房章句曰“上有明王，汲我道而用之，天下并受其福，故曰‘王明并受其福’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不足福’。”正义言楚王不明忠臣，岂足受福，故屈原怀沙自沉。

令尹子兰闻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。

注 集解离骚序曰：“迁于江南。”

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。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：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醪？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？”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！”

注 索隐音甫。

注 集解离骚序曰：“三闾之职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序其谱属，率其贤良，以厉国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楚词作“滑其泥”。

注 索隐按：楚词此“怀瑾握瑜”作“深思高举”也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已静絜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蒙垢。”索隐汶汶者，音闵。汶汶犹昏暗也。

注 索隐常流犹长流也。

注 索隐螻音乌廓反。温螻犹愠愤。楚词作“蒙世之尘埃哉”。

乃作怀沙之赋。 其辞曰：

注 索隐按：楚词九怀曰“怀沙砾以自沉”，此其义也。

陶陶孟夏兮，草木莽莽。 伤怀永哀兮，汨徂南土。 眇兮窈窕， 孔静幽墨。 冤结纆轸兮，离愍之长鞠； 抚情嗟志兮，俛拙以自抑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陶陶，盛阳貌。莽莽，盛茂貌。”索隐音姥。正义莫古反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汨，行貌。”索隐王师叔曰：“汨，行貌也。”方言曰：“谓疾行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眇，眩也。”索隐眇音舜。徐氏云：“眇音眩。窈音乌鸟反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孔，甚也。墨，无声也。”正义孔，甚。墨，无声。言江南山高泽深，视之眇；野甚清净，叹无人声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鞠，穷。纆，屈也。轸，痛也。愍，病也。”索隐离愍。

愍，病。鞠，穷。

刑方以为圜兮，常度未替； 易初本由兮，君子所鄙。

章画职墨兮，前度未改；内直质重兮，大人所盛。巧匠不斲兮，孰察其揆正？玄文幽处兮，蒙谓之不章；离娄微睇兮，瞽以为无明。变白而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。凤皇在笱兮，鸡雉翔舞。同糅玉石兮，一爓而相量。[一〇]夫党人之鄙妒兮，羌不知吾所臧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刑，削；度，法；替，废也。言人刑削方木，欲以为圆，其常法度尚未废也。”索隐刑音五官反。谓刻削方木以为圆，其常法度尚未废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由，道也。”正义本，常也。鄙，耻也。言人遭世不道，变易初行，违离光道，君子所鄙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章，明也。度，法也。言工明于所画，念其绳墨，修前人之法，不易其道，则曲木直而恶木好。”索隐章，明也。画，计画也。楚词“职”作“志”。志，念也。余如注所解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言人质性敦厚，心志正直，行无过失，则大人君子所盛美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玄，黑也。蒙，盲者也。诗云‘蒙瞍奏公’。章，明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离娄，古明视者也。瞽，盲也。”正义睇，田帝反，眇也。

注 索隐音户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笱，一作‘郊’。”骀案：王逸曰“笱，笼落也”。索隐笱音奴，又女加反。徐云一作“郊”。按：笼落谓藤萝之相笼络。正义应瑞图云：

“黄帝问天老曰：‘凤鸟何如？’天老曰：‘鸿前而麟后，蛇颈而鱼尾，龙文而龟身，燕颔而喙，首戴德，颈揭义，

背负仁，心入信，翼俟顺，足履正，尾系武，小音金，大音鼓，延颈奋翼，五色备举。”注 索隐楚词“雉”作“鹭”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忠佞不异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莫昭我之善意。”索隐按：王师叔云“羌，楚人语辞”。

言卿何为也。正义羌音强。

任重载盛兮，陷滞而不济；怀瑾握瑜兮，穷不得余所示。

邑犬鬻吠兮，吠所怪也；诽骏疑桀兮，固庸态也。文质疏内兮，鱗不知吾之异采；材朴委积兮，莫知余之所有。重仁袭义兮，谨厚以为丰；重华不可悟兮，孰知余之从容！古固有不并兮，岂知其故也？汤禹久远兮，邈不可慕也。愆违改忿兮，抑心而自强；离愍而不迁兮，愿志之有象。进路北次兮，日昧昧其将暮；

含忧虞哀兮，限之以大故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言己才力盛壮，可任用重载，而身陷没沉滞，不得成其本志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示，语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千人才为俊，一国高为桀也。庸，鬻贱之人也。”索隐按：

尹文子云“千人曰俊，万人曰桀”。今乃诽俊疑杰，固是庸人之态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异，一作‘奥’。”驷案：王逸曰“采，文采也”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重，累也。袭，及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悟，逢也。”索隐楚词“悟”作“牖”，并吴故反。王师叔云“悟，逢也”。

注 索隐楚词作“莫知其何故”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象，法也。”

注 正义北次将就。

注 索隐楚词作“舒忧娱哀”。娱音虞。娱者，乐也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娱，乐也。大故谓死亡也。”

乱曰：浩浩沅、湘兮，分流汨兮。修路幽拂兮，道远忽兮。

曾唵恒悲兮，永叹慨兮。世既莫吾知兮，人心不可谓兮。怀情抱质兮，独无匹兮。

伯乐既歿兮，驥将焉程兮？人生稟命兮，各有所错兮。

定心广志，余何畏惧兮？曾伤爰哀，永叹喟兮。世溷不吾知，心不可谓兮。知死不可让兮，愿勿爰兮。明以告君子兮，吾将以为类兮。

注 索隐王师叔曰：“乱者，理也。所以发理辞指，撮总其要，而重理前意也。”

注 索隐二水名。按：地理志湘水出零陵阳海山，北入江。沅即湘之后流也。

正义说文云：“沅水出牂柯，东北流入江。湘水出零陵县阳海山，北入江。”按：

二水皆经岳州而入大江也。

注 集解王逸：“汨，流也。”

注 索隐楚词作“幽蔽”也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谓犹说也。”索隐楚词无“曾唵”已下二十一字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程，量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错，安也。”

注 索隐楚词“余”并作“余”。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喟，息也。”

注 集解王逸曰：“类，法也。”正义按：类，例也。以为忠臣不事乱君之例。

于是怀石遂自(投) [沉]汨罗以死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汨水在罗，故曰汨罗也。”索隐汨水在罗，故曰汨罗。地理志长沙有罗县，罗子之所徙。荆州记“罗县北带汨水”。汨音觅也。正义故罗县城在岳州湘阴县东北六十里。春秋时罗子国，秦置长沙郡而为县也。按：县北有汨水及屈原庙。续齐谐记云：“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，楚人哀之，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。汉建武中，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，自称三闾大夫。谓回曰：‘闻君常见祭，甚善。但常年所遗，并为蛟龙所窃，今若有惠，可以练树叶塞上，以五色丝转缚之，此物蛟龙所惮。’回依其言。世人五月五日作疇，并带五色丝及练叶，皆汨罗之遗风。”
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以削，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或作‘庆’。”索隐按：杨子法言及汉书古今人表皆作“景瑳”，今作“差”是字省耳。又按：徐裴、邹三家皆无音，是读如字也。

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，汉有贾生，为长沙王太傅，过湘水，投书以吊屈原。

贾生名谊，雒阳人也。年十八，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。吴廷尉为河南守，闻其秀才，召置门下，甚幸爱。孝文皇帝

初立，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，乃征为廷尉。廷尉乃言贾生年少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。文帝召以为博士。

注 索隐名义。汉书并作“谊”也。

注 正义颜云：“秀，美也。”应劭云：“避光武讳改‘茂才’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吴，姓也。史失名，故称公。

是时贾生年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诏令议下，诸老先生不能言，贾生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于是乃以为能，不及也。孝文帝说之，超迁，一岁中至太中大夫。

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当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乃悉草具其事仪法，色尚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，谦让未遑也。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国，其说皆自贾生发之。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。绦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乃短贾生曰：“雒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

注 正义汉文帝时黄龙见成纪，故改为土也。

注 正义绦、灌，周勃、灌婴也。东阳侯，张相如。冯敬时为御史大夫。

贾生既辞往行，闻长沙卑湿，自以寿不得长，又以适去，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。其辞曰：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适，竹革反。”韦昭曰：“谪，谴也。”

索隐韦昭云：“适，谴也。”字林云：“丈厄反。”

其承嘉惠兮，俟罪长沙。侧闻屈原兮，自沉汨罗。造托湘流兮，敬吊先生。遭世罔极兮，乃陨厥身。呜呼哀哉，逢时不祥！鸾凤伏窜兮，鸱枭翬翔。闾茸尊显兮，谗谀得志；贤圣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。世谓伯夷贪兮，谓盗跖廉；莫邪为顿兮，铅刀为铍。于嗟嚶兮，生之无故！

斡弃周鼎兮宝康瓠，腾驾罢牛兮骖蹇驴，骥垂两耳兮服盐车。

章甫荐屨兮，渐不可久；嗟苦先生兮，独离此咎！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恭，敬也。”

注 索隐造音七到反。

注 索隐窜音如字，又七外反。

注 索隐闾音天腊反。茸音而陇反。案：应劭、胡广云“闾茸不才之人，无六翮翬翔之用而反尊贵”。字林曰“闾茸，不肖之人”。

注 索隐胡广云：“逆曳，不得顺随道而行也。倒植，贤不肖颠倒易位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作“随、夷溷兮跖、躄廉”，一句皆兼两人。随，卞随也。

夷，伯夷也。跖，盗跖也。躄，庄躄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莫邪，吴大夫也，作宝剑，因以冠名。”瓚曰：“许慎曰莫邪，大戟也。”索隐应劭曰：“莫邪，吴大夫也。作宝剑，因名焉。”吴越春秋曰：“吴王使干将造剑二枚，一曰干将，二曰莫邪。”莫邪、干将，剑名也。

顿，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思廉反。” 骊案：汉书音义曰“铉谓利”。索隐铅者，锡也。铉，利也，音纤。言其暗惑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嚶嚶，不自得意。” 瓚曰：“生谓屈原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斡，转也。尔雅曰‘康瓠谓之瓠’，大瓠也。” 应劭曰：

“康，容也。斡音筦。筦，转也。一曰康，空也。” 索隐斡，转也，乌活反。

尔雅云“康瓠谓之瓠”。瓠音丘列反。李巡云“康谓大瓠也”。康，空也。晋灼云“斡，古‘管’字也”。

注 正义罢音皮。

注 索隐战国策曰：“夫骥服盐车上太山中阪，迁延负轅不能上，伯乐下车哭之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章甫，殷冠也。”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因以自谕自恨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嗟，咨嗟。苦，劳苦。言屈原遇此难也。”

讯曰：已矣，国其莫我知，独埋郁兮 其谁语？凤飘飘其高遯兮，夫固自缩而远去。 袭九渊之神龙兮， 沕深潜以自珍。 弥融爚以隐处兮， 夫岂从蚁与蛭螾？ 所贵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。

使骐驎可得系羈兮，岂云异夫犬羊！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，亦夫子之辜也！ 瞻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，览萳辉而下之； 见细德之险(微) [征]兮，摇增翮 逝而去之。 彼寻常之污渌兮， 岂能容吞舟之鱼！ 横江湖之鱣钜兮， 固将制于蚁蝼。 [二〇]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讯，告也。”张晏曰：“讯，离骚下章乱辞也。”索隐诂曰。李奇曰：“诂，告也，音信。”张晏曰：“讯，离骚下章诂乱也。”刘伯庄音素对反。讯犹宣也，重宣其意。周成、师古音碎也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壹郁”，意亦通。

注 索隐音逝也。

注 索隐缩，汉书作“引”也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袭，重也。”或曰袭，覆也，犹言察也。索隐袭，复也。

庄子曰“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，而骊龙颌下”，故云“九渊之神龙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亡笔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洌，潜藏也。”索隐张晏曰：“洌，潜藏也。音密，又音勿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偈敷獭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云‘弥蜴燠以隐处’也。”索隐汉书作“偈敷獭”，徐广又一本作“弥蜴燠以隐处”，盖总三本不同也。案：苏林云“偈音面”。应劭云“偈，背也。敷獭，水虫，害鱼者。以言背恶从善也”。郭璞注尔雅云“似鳧，江东谓之鱼鳧”。正义顾野王云：“弥，远也。融，明也。燠，光也。”没深藏以自珍，弥远明光以隐处也。

注 集解汉书“蚁”字作“虾”。韦昭曰：“虾，虾鬻也。蛭，水虫。螾，丘螾也。”索隐蚁音蚁。汉书作“虾”。言偈然绝于敷獭，况从虾与蛭螾也。蛭音质。螾音引也。正义言宁投水合神龙，岂陆葬从蚁与蛭蚓。

注 正义使骐驎可得系缚羁绊，则与犬羊无异。责屈原不去浊世以藏隐。

骐文如綦也。驥，千里马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般音盘。”孟康曰：“般音班。”或曰盘桓不去，纷纷构谗意也。索隐般音班，又音盘，盘桓也。纷纷犹藉藉，构谗之意也。尤谓怨咎也。

注 索隐汉书“辜”作“故”。夫子谓屈原也。李奇曰：“亦夫子不如麟凤翔逝之故，罹此咎也。”

注 索隐臆，丑知反，谓历观也。汉书作“历九州”。

注 索隐案：言凤皇翔，见人君有德乃下。故礼曰“德辉动乎内”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遥增击’也。”

注 正义摇，动也。增，加也。言见细德之人，又有险难微起，则合加动羽翮，远逝而去之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八尺曰寻，倍寻曰常。”索隐音乌独二音。污，潢污；

渎，小渠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大鱼也。”瓚曰：“钜鱼无鳞，口近腹下。”

注 [二〇] 索隐庄子云庚桑楚谓弟子曰“吞舟之鱼，荡而失水，则蝼蚁能制之”。

战国策齐人说靖郭君亦同。案：以此喻小国暗主不容忠臣，而为谗贼小臣之所见害。

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三年，有鸮飞入贾生舍，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鸮曰“服”。

贾生既以适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为赋以自广。

其辞曰：

注 索隐为长沙傅。案：谊为傅是吴芮之玄孙产袭长沙王之时也，非景帝之子长沙王发也。荆州记“长沙城西北隅有贾谊宅及谊石默在矣”。正义汉文帝年表云吴芮之玄孙差袭长沙王也。傅为长沙靖王差之二年也。括地志云：“吴芮故城在潭州长沙县东南三百里。贾谊宅在县南三十步。湘水记云‘谊宅中有一井，谊所穿，极小而深，上敛下大，其状如壶。傍有一局髹石默，容一人坐，形流古制，相承云谊所坐’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异物志有山鹄，体有文色，土俗因形名之曰服。不能远飞，行不出域。”索隐案：邓展云“似鹄而大”。晋灼云“巴蜀异物志有鸟[如]小，体有文色，土俗因形名之曰服。不能远飞，行不出域”。荆州记云“巫县有鸟如雌，其名为鹄，楚人谓之服”。吴录云“服，黑色，鸣自呼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姚氏云“广犹宽也”。

单阏之岁兮，四月孟夏，庚子日施兮，服集予舍，止于坐隅，貌甚闲暇。异物来集兮，私怪其故，发书占之兮，筮言其度。曰“野鸟入处兮，主人将去”。请问于服兮：“予去何之？吉乎告我，凶言其菑。淹数之度兮，语予其期。”服乃叹息，举首奋翼，口不能言，请对以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岁在卯曰单阏。文帝六年岁在丁卯。”索隐尔雅云“岁在卯曰单阏”。李巡云“单阏，起也，阳气推万物而起，故曰单阏”。孙炎本作“蝉焉”。蝉犹伸也。正义阏，乌葛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施，一作‘斜’。”索隐施音移。施犹西斜也。汉书作“斜”也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讖”。案：说文云“讖，验言也”。今

此“策”盖杂策辞云然。正义发策数之书，占其度验。

注 索隐于，于也。汉书本有作“子服”者，小颜云“子，加美辞也”。

注 正义音灾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数，速也。”

注 索隐协音臆也。正义协韵音忆。

万物变化兮，固无休息。斡流而迁兮，或推而还。形气转续兮，变化而嬗。

沕穆无穷兮，胡可胜言！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；忧喜聚门兮，吉凶同域。彼吴强大兮，夫差以败；越栖会稽兮，句践霸世。斯游遂成兮，卒被五刑；传说胥靡兮，乃相武丁。夫祸之与福兮，何异纠缠。命不可说兮，孰知其极？水激则旱兮，矢激则远。万物回薄兮，振荡相转。云蒸雨降兮，错繆相纷。大专盘物兮，块轧无垠。天不可与虑兮，道不可与谋。迟数有命兮，恶识其时？

注 索隐斡音乌活反。斡，转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嬗音如蝉，谓变蜕也。”或曰蝉蔓相连也。索隐韦昭云：

“而，如也。如蝉之蜕化也。”苏林云：“嬗音蝉，谓其相传与也。”

注 索隐汉书“无穷”作“无闲”。沕音密，又音昧。沕穆，深微之貌。以言其理深微，不可尽言也。正义沕音勿。

注 正义于牺反，依也。

注 索隐此老子之言。然“祸”字古作“擗”。案：倚者，立身也。伏，下身也。以言祸福递来，犹如倚伏也。

注 正义言祸福相因，吉凶不定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斯，李斯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腐刑也。”索隐徐广云：“胥靡，腐刑也。”晋灼云：“胥，相也。靡，随也。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。”墨子云“傅说衣褐带索，佣筑于傅岩”。傅岩在河东太阳县。又夏靖书云“猗氏六十里黄河西岸吴阪下，便得隐穴，是说所潜身处也”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福祸相为表里，如纠缠绳索相附会。”瓚曰：“纠，绞也。纆，索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纆，徽也。”又通俗文云：“合绳曰纠。”字林云：“纆三合绳也，音墨。”纠音九。

注 索隐此乃淮南子及鹞冠子文也。彼作“水激则悍”。而吕氏春秋作“疾”，以言水激疾则去疾，不能浸润；矢激疾则去远也。说文“旱”与“悍”同音，以言水矢流飞，本以无碍为通利，今遇物触之，则激怒，更劲疾而远悍，犹人或因祸致福，倚伏无常也。

注 集解汉书“专”字作“钧”。如淳曰：“陶者作器于钧上，此以造化为大钧。”索隐汉书云“大钧播物”，此“专”读曰“钧”。盘犹转也，与播义同。

如淳云：“陶者作器于钧上，以造化为大钧也。”虞喜志林云：“大钧造化之神，钧陶万物，品授髣形者也。”案：上邹阳传注云“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，言其能制器大小，以比之于天”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其气块轧，非有限齐也。”块音若。央轧音若乙。索隐块圪无垠，应劭云：“其气块圪，非有限齐也。”案：无垠谓无有际畔也。说文云“垠，圪也”。郭璞注方言云“块圪者，不测也”。王逸注楚词云“块圪，云雾气味也”。正义块，乌郎反。轧，于点反。

注 索隐与音预也。

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工； 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。
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则； 千变万化兮，未始有极。 忽然
为人兮，何足控抟； 化为异物兮， 又何足患！ 小知自私
兮，贱彼贵我； 通人大观兮，物无不可。 贪夫徇财兮，烈
士徇名； 夸者死权兮， 品庶冯生。 述迫之徒兮，或趋西
东； 大人不曲兮， 亿变齐同。拘士系俗兮， 爛如囚拘；
至人遗物兮，独与道俱。 觴人或或兮，好恶积意；[一七]真
人淡漠兮，独与道息。 释知遗形兮，超然自丧；寥廓忽荒兮，
与道鬻翔。乘流则逝兮，得坻则止；[二〇]纵躯委命兮，不私
与己。其生若浮兮，其死若休；[二一]澹乎若深渊之静，泛乎
若不系之舟。[二二]不以生故自宝兮，[二三]养空而浮；
[二四]德人无累兮，[二五]知命不忧。 细故鞣鬻兮，何足
以疑！[二六]

注 索隐此庄子文。

注 索隐既以陶冶喻造化，故以阴阳为炭，万物为铜也。

注 索隐庄子云：“人之生也，气之聚也，聚则为生，散
则为死。”

注 索隐庄子云：“人之形千变万化，未始有极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控，引也。控抟，玩弄爱生之意也。”
索隐按：控，引也。

抟音徒端反。控抟谓引持而自玩弄，贵生之意也。又本作
“控揣”。揣音初委反，又音丁果反。揣者，量也。故晋灼云
“或然为人，言此生甚轻耳，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长短而爱
惜乎”！

注 索隐谓死而形化为鬼，是为异物也。

注 索隐协音环。

注 索隐庄子云“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”是也。

注 索隐庄子云“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”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徇，营也。”瓚曰：“以身从物曰徇。”索隐此语亦出庄子。臣瓚云“亡身从物谓之徇”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夸，毗也。好营死于权利。”瓚曰：“夸，泰也。庄子曰‘权势不尤，则夸者不悲’也。”索隐言好夸毗者死于权利，是言贪权势以自矜夸者，至死不休也。按：犍为舍人注尔雅云“夸毗，卑身屈己也”。曹大家云“体柔人之夸毗也”。尤，甚也。言势不甚用，则夸毗者可悲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冯，贪也。”索隐汉书作“每生”，音谋在反。孟康云“每者，贪也”。服虔云“每，念生也”。邹诞本亦作“每”，言唯念生而已。今此作“冯”，冯亦持念之意也。然案方言“每”字合从手旁，每音莫改反也。正义冯音凭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怵，为利所诱怵也。迫，迫贫贱，东西趋利也。”索隐汉书亦有作“私东”。应劭云：“仕诸侯为私。时天子居长安，诸王悉在关东，髡小怵然，内迫私家，乐仕诸侯，故云‘怵迫私东’也。”李奇曰：“私’多作‘西’者，言东西趋利也。”怵音黜。又言怵者，诱也。

注 索隐张机云：“德无不包，灵府弘旷，故名‘大人’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爝音华板反，又音腕。”索隐爝音和板反。说文云“爝，大木栅也”。汉书作“鬻”，音去隕反。

注 索隐庄子云：“古之至人先存诸己，后存诸人。”张机云：“体尽于圣，德美之极，谓之至人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或或，东西也。所好所恶，积之万亿也。”瓚曰：“言觴怀抱好恶，积之心意。”正义按：意，合韵音忆。

注 索隐庄子云：“古之真人，不知悦生，不知恶死，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”吕氏春秋曰：“精气日新，邪气尽去，反其天年，谓之真人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绝圣即知而忘其身也。”索隐按：释智谓绝圣即智也。

遗形者，“形故可使如槁木”是也。自丧者，谓“心若死灰”也。庄周云“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”？

注 [二〇] 集解徐广曰：“坻，一作‘坎’。”骀案：张晏曰“坻，水中小洲也”。

索隐汉书“坻”作“坎”。按：周易坎“九二，有险”，言君子见险则止。

注 [二一] 索隐庄子云“劳我以生，休我以死”也。

注 [二二] 索隐出庄子也。

注 [二三] 索隐邓展云：“自宝，自贵也。”

注 [二四]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如舟之空也。”索隐言体道之人，但养空性而心若浮舟也。

注 [二五] 索隐按：德人谓上德之人，心中无物累，是得道之士也。

注 [二六] 集解韦昭曰：“輶音士介反。”索隐虺音介。汉书作“介”。张楫云：“遵介，鯁刺也。以言细微事故不足遵介我心，故云‘何足以疑’也。”正义輶，忍迈反。虺，加迈反。

后岁余，贾生征见。孝文帝方受厘，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问鬼神之本。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。至夜半，文

帝前席。既罢，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居顷之，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，文帝之少子，爱，而好书，故令贾生傅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祭祀福胙也。” 骊案：如淳曰“汉唯祭天地五时，皇帝不自行，祠还致福”。厘音僖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未央前正室。” 索隐三辅故事云：“宣室在未央殿北。”

应劭云：“厘，祭余肉也。音僖。”

注 索隐梁怀王名揖，文帝子。

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。贾生谏，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。贾生数上疏，言诸侯或连数郡，非古之制，可稍削之。文帝不听。

居数年，怀王骑，堕马而死，无后。贾生自伤为傅无状，哭泣岁余，亦死。

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。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，而贾嘉最好学，世其家，与余通书。至孝昭时，列为九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文帝十一年。”

太史公曰：余读离骚、天问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读服鸟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

注 索隐按：荆州记云“长沙罗县，北带汨水。去县四十里是原自沉处，北岸有庙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作‘爽’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屈平行正，以事怀王。瑾瑜比洁，日月争光。忠而见放，谗者益章。赋骚见志，怀沙自伤。百年之后，空悲吊湘。

史记卷八十五

列传二十五 吕不韦列传

吕不韦者，阳翟 大贾 人也。往来贩贱卖贵， 家累千金。

注 索隐音狄，俗又音宅。地理志县名，属颍川。按：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，又记其事结亦多，与此传不同。班固虽云太史公采战国策，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，故不全依彼说。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，以己异闻改彼书，遂令不与史记合也。正义阳翟，今河南府县。

注 索隐音古。郑玄注周礼云“行曰商，处曰贾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云‘阳翟大贾也，往来贱买贵卖’也。”索隐王劭卖音作育。案：育卖义同，今依义。

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。其四十二年，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。安国君有所甚爱姬，立以为正夫人，号曰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无子。安国君中男名子楚，子楚母曰夏姬，毋爱。子楚为秦质 子于赵。

秦数攻赵，赵不甚礼子楚。

注 索隐名柱，后立，是为孝文王也。

注 索隐即庄襄王也。战国策曰本名异人，后从赵还，不

韦使以楚服见，王后悦之，曰“吾楚人也而子字之”，乃变其名曰子楚也。

注 索隐旧音致，今读依此。谷梁传曰“交质不及二伯”。左传曰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”。

子楚，秦诸庶馭孙，质于诸侯，车乘进用不饶，居处困，不得意。吕不韦贾邯郸，见而怜之，曰“此奇货可居”。

乃往见子楚，说曰：“吾能大子之门。”子楚笑曰：“且自大君之门，而乃大吾门！”吕不韦曰：“子不知也，吾门待子门而大。”子楚心知所谓，乃引与坐，深语。吕不韦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安国君得为太子。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，华阳夫人无子，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。今子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又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久质诸侯。即大王薨，安国君立为王，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。”

子楚曰：“然。为之柰何？”吕不韦曰：“子贫，客于此，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。不韦虽贫，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，立子为适嗣。”

子楚乃顿首曰：“必如君策，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。”

注 索隐韩王信传亦曰“韩信，襄王馭孙”。张晏曰“孺子曰馭子”。何休注公羊“馭，贱子也。以非嫡正，故曰馭”。

注 索隐按：下文云“以五百金为进用”，宜依小颜读为“赀”，音才刃反。

进者，财也，古字假借之也。

注 集解以子楚方财货也。正义战国策云：“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，见秦质子异人，谓其父曰：‘耕田之利几倍？’曰‘十倍。’‘珠玉之赢几倍？’曰‘百倍。’‘立主定国之赢几倍？’曰‘无数。’不韦曰：‘今力田疾作，不得暖衣饱食；

今定国立君，泽可遗后世，愿往事之。’秦子异人质于赵，处于肇城，故往说之。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：‘君之罪至死，君知之乎？君门下无不居高官尊位，太子门下无贵者，而骏马盈外厩，美女充后庭。王之春秋高矣，一日山陵崩，太子用事，君危于累卵，而不寿于朝生。今有计可以使君富千万，宁于太山，必无危亡之患矣。’阳泉曰：‘请闻其说。’不韦曰：‘王年高矣，王后无子。子傒有承国之业，士仓又辅之。王一日山陵崩，子傒立，士仓用事，王后之门必生蓬蒿。子楚异人，贤材也，弃在于赵，无母，引领西望，欲一得归。王后诚请而立之，是异人无国有国，王后无子有子。’阳泉曰：‘诺。’入说王后，为请于赵而归之。”

注 索隐谓既解不韦所言之意，遂与密谋深语也。

注 正义适音嫡。

注 索隐毋音无。几音冀。几，望也。左传曰“日月以几”。战国策曰“子傒承国之业”。高诱注云“子傒，秦太子异人之异母兄弟也”。正义言子楚无望得为太子。

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，为进用，结宾客；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游秦，求见华阳夫人姊，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。因言子楚贤智，结诸侯宾客簪天下，常曰“楚也以夫人为天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”。夫人大喜。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：“吾闻之，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今夫人事太子，甚爱而无子，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举立以为适而子之，夫在则重尊，夫百岁之后，所子者为王，终不失势，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。不以繁华时树本，即色衰爱弛后，虽欲开一语，尚可得乎？今子楚贤，而自知中男也，次不得为适，其母又不得幸，自附夫人，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，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。”华阳夫人以为然，承太子闲，

从容 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，来往者皆称誉之。乃因涕泣曰：“妾幸得充后宫，不幸无子，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，以托妾身。”安国君许之，乃与夫人刻玉符，约以为适嗣。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，而请吕不韦傅之，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作“说秦王后弟阳泉君”也。

注 索隐以此为一句。子谓养之为子也。然欲分“立以为适”作上句，而“子之夫在则尊重”作下句，意亦通。

注 索隐闲音闲。从音七恭反。

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，知有身。子楚从不韦饮，见而说之，因起为寿，请之。吕不韦怒，念业已破家为子楚，欲以钓奇，乃遂献其姬。

姬自匿有身，至大期时，生子政。子楚遂立姬为夫人。

注 索隐言其姿容绝美而又善舞也。

注 索隐钓者，以取鱼喻也。奇即上云“此奇货可居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期，十二月也。”索隐徐广云“十二月也”。谯周云“人十月生，此过二月，故云‘大健’”，盖当然也。既云自匿有娠，则生政固当踰常健也。

秦昭王五十年，使王齮围邯郸，急，赵欲杀子楚。子楚与吕不韦谋，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，得脱，亡赴秦军，遂以得归。赵欲杀子楚妻子，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，得匿，以故母子竟得活。秦昭王五十六年，薨，太子安国君立为王，华阳夫人为王后，子楚为太子。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。

秦王立一年，薨，谥为孝文王。太子子楚代立，是为庄襄王。庄襄王所母 华阳后为华阳太后，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。庄襄王元年，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食河南雒阳

十万户。

注 索隐刘氏本作“所生母”，“生”衍字也。今检诸本并无“生”字。

注 索隐下文“尊为相国”。案：百官表曰“皆秦官，金印紫绶，掌承天子助理万机。秦置左右，高帝置一，后又更名相国，哀帝时更名大司徒”。

注 索隐战国策曰“食蓝田十二县”。而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，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。此秦代而曰“河南”者，史记后作，据汉郡而言之耳。

庄襄王即位三年，薨，太子政立为王，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“仲父”。秦王年少，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。不韦家僮万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时年十三。”

注 正义仲，中也，次父也。盖效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。

当是时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。吕不韦以秦之强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是时诸侯多辩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书布天下。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。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号曰吕氏春秋。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。

注 正义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，平原君卒；始皇四年，信陵君死；始皇九年，李园杀春申君。孟尝君当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后而卒，最早。

注 索隐按：王劭云“孟尝、春申死已久”。据表及传，孟尝、平原死稍在前。

信陵将五国兵攻秦河外，正当在庄襄王时，不韦已为相。又春申与不韦并时，各相向十余年，不得言死之久矣。

注 索隐八览者，有始、孝行、慎大、先识、审分、审应离俗、时君也。

六论者，开春、慎行、贵直、不苟、以顺、士容也。十二纪者，记十二月也，其书有孟春等纪。二十余万言，二十六卷也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右扶风渭城县，故咸阳，高帝更名新城，景帝更名渭城。案：

咸训皆，其地在渭水之北，北阪之南，水北曰阳，山南亦曰阳，皆在二者之阳也。

始皇帝益壮，太后淫不止。吕不韦恐觉祸及己，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，时纵倡乐，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，令太后闻之，以啖太后。太后闻，果欲私得之。吕不韦乃进嫪毐，诈令人以腐罪告之。不韦又阴谓太后曰：“可事诈腐，则得给事中。”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，诈论之，拔其须眉为宦者，遂得侍太后。太后私与通，绝爱之。有身，太后恐人知之，诈卜当避时，徙宫居雍。嫪毐常从，赏赐甚厚，事皆决于嫪毐。嫪毐家僮数千人，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。

注 正义以桐木为小车轮。

注 正义腐音辅，谓宫刑胥靡也。

注 正义雍故城在岐雍县南七里，有秦都大郑宫。

始皇七年，庄襄王母夏太后薨。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，与孝文王会葬寿陵。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，故夏太后独别

葬杜东，曰“东望吾子，西望吾夫。后百年，旁当有万家邑”。

注 正义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。

注 索隐芷音止。地理志京兆霸陵县故芷阳。案：在长安东也。正义秦庄襄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。始皇在北，故俗亦谓之“见子陵”。

注 索隐杜原之东也。正义夏太后陵在万年县东南二十五里。

注 索隐按：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。汉旧仪武、昭、宣三陵皆三万户，计去此一百六十余年也。

始皇九年，有告嫪毐实非宦者，常与太后私乱，生子二人，皆匿之。与太后谋曰“王即薨，以子为后”。于是秦王下吏治，具得情实，事连相国吕不韦。

九月，夷嫪毐三族，杀太后所生两子，而遂迁太后于雍。

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。王欲诛相国，为其奉先王功大，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觴，王不忍致法。

注 集解说苑曰：“毐与侍中左右贵臣博弈饮酒，醉，争言而斗，瞋目大叱曰：

‘吾乃皇帝假父也，婁人子何敢乃与我亢！’所与斗者走，行白始皇。”索隐刘氏婁音其矩反。今俗本多作“屡”字，盖相承错耳，不近词义。今按：说苑作“婁子”，言轻诸侍中，以为穷婁家之子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说苑云迁太后棫阳宫。地理志雍县有棫阳宫，秦昭王所起也。

注 索隐家谓家产资物，并没入官，人口则迁之蜀也。

秦王十年十月，免相国吕不韦。及齐人茅焦说秦王，秦王乃迎太后于雍，归复咸阳，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入南宮。”

岁余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文信侯。秦王恐其为变，乃赐文信侯书曰：“君何功于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。君何亲于秦？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徙处蜀！”

吕不韦自度稍侵，恐诛，乃饮酖而死。秦王所加怒吕不韦、嫪毐皆已死，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二年。” 骊案：皇览曰“吕不韦頔在河南洛阳北邙道西大頔是也。民传言吕母頔。不韦妻先葬，故其頔名‘吕母’也”。

始皇十九年，太后薨，谥为帝太后，与庄襄王会葬颍阳。

注 索隐王劭云“秦不用谥法，此盖号耳”，其义亦当然也。始皇称皇帝之后，故其母号为帝太后，岂谓诛列生时之行乎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芷阳’。”

太史公曰：不韦及嫪毐贵，封号文信侯。人之告嫪毐，毐闻之。秦王验左右，未发。上之雍郊，毐恐祸起，乃与党谋，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。发吏攻毐，毐败亡走，追斩之好畤，遂灭其宗。而吕不韦由此绌矣。孔子之所谓“闻”者，其吕子乎？

注 索隐按：文信侯，不韦封也。嫪毐封长信侯。上文已言不韦封，此赞中言嫪毐得宠贵由不韦耳，今此合作“长信侯”也。

注 正义薪年宫在岐州城西故城内。

注 索隐地理志扶风有好畤县也。

注 集解论语曰：“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马融曰：“此言佞人也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不韦钓奇，委质子楚。华阳立嗣，邯郸献女。及封河南，乃号仲父。徙蜀怨谤，悬金作语。筹策既成，富贵斯取。

史记卷八十六

列传二十六 刺客列传

曹沫者，鲁人也，以勇力事鲁庄公。庄公好力。曹沫为鲁将，与齐战，三败北。鲁庄公惧，乃献遂邑之地以和。犹复以为将。

注 索隐沫音亡葛反。左传、谷梁并作“曹刿”，然则沫宜音刿，沫刿声相近而字异耳。此作“曹沫”，事约公羊为说，然彼无其名，直云“曹子”而已。且左传鲁庄十年，战于长勺，用曹刿谋败齐，而无劫桓公之事。十三年盟于柯，公羊始论曹子。谷梁此年惟云“曹刿之盟，信齐侯也”，又记不具行事之时。

注 索隐左传“齐人灭遂”，杜预云“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也”。正义故城在兖州龚丘县西北七十六里也。

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。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，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，桓公左右莫敢动，而问曰：“子将何欲？”

曹沫曰：“齐强鲁弱，而大国侵鲁亦甚矣。今鲁城坏即压齐境，君其图之。”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。

既已言，曹沫投其匕首，下坛，北面就羸臣之位，颜色不变，辞令如故。桓公怒，欲倍其约。管仲曰：“不可。夫贪小利以自快，弃信于诸侯，失天下之援，不如与之。”于是桓

公乃遂割鲁侵地，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。

注 索隐杜预云：“济北东阿，齐之柯邑，犹祝柯今为祝阿也。”

注 索隐匕音比。刘氏云“短剑也”。盐铁论以为长尺八寸，其头类匕，故云“匕首”也。

注 索隐公羊传曰：“管子进曰：‘君何求？’”何休注云：“桓公卒不能应，管仲进为言之也。”

注 索隐齐鲁邻接，今齐数侵鲁，鲁之城坏，即压近齐之境也。

注 索隐倍音佩也。

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。

注 索隐“专”字亦作“劓”，音同。左传作“鱄设诸”。

专诸者，吴堂邑人也。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，知专诸之能。伍子胥既见吴王僚，说以伐楚之利。吴公子光曰：“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，欲自为报私讎也，非能为吴。”吴王乃止。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，乃曰：“彼光将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。”乃进专诸于公子光。

注 索隐地理志临淮有堂邑县。

注 索隐言其将有内难弑君之志，且对外事生文。吴世家曰“知光有他志”。

光之父曰吴王诸樊。诸樊弟三人：次曰余祭，次曰夷昧，次曰季子札。

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，以次传三弟，欲卒致国于季子札。诸樊既死，传余祭。余祭死，传夷昧。夷昧死，当传季

子札；季子札逃不肯立，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。公子光曰：“使以兄弟次邪，季子当立；必以子乎，则光真适嗣，当立。”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。

注 索隐祭音侧界反。

注 索隐亡葛反。公羊作“余末”。

光既得专诸，善客待之。九年而楚平王死。春，吴王僚欲因楚丧，使其二弟公子盖余、属庸将兵围楚之潜；使延陵季子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

楚发兵绝吴将盖余、属庸路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：“此时不可失，不求何获！且光真王嗣，当立，季子虽来，不吾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。”

母老子弱，而两弟将兵伐楚，楚绝其后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鯁之臣，是无如我何。”公子光顿首曰：“光之身，子之身也。”

注 索隐春秋昭二十六年“楚子居卒”是也。吴世家云“十二年”，此云“九年”，并误。据表乃左传合在僚之十一年也。

注 索隐属音烛。二子，僚之弟也。左传作掩余、属庸。掩盖义同，属烛字相乱耳。

注 索隐事在鲁昭二十七年。地理志庐江有灊县，天柱山在南。音潜。杜预左传注云“灊，楚邑，在庐江六县西南也”。正义灊故城在寿州霍山县东二百步。

注 索隐左传直云“王可杀也，母老子弱，是无若我何”。则是专设诸度僚可杀，言其少援救，故云“无柰我何”。太史公采其意，且据上文，因复加以两弟将兵外困之辞。而服虔、

杜预见左氏下文云“我尔身也”，“以其子为卿”，遂强解“是无如我何”犹言“我无若是”，谓专诸欲以老弱托光，义非允惬。王肃之说，亦依史记也。

四月丙子，光伏甲士于窟室中，而具酒请王僚。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，门户阶陛左右，皆王僚之亲戚也。夹立侍，皆持长铍。酒既酣，公子光详为足疾，入窟室中，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。既至王前，专诸擘鱼，因以匕首刺王僚，王僚立死。左右亦杀专诸，王人扰乱。

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，尽灭之，遂自立为王，是为阖闾。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。

注 索隐注僚之十二年夏也，吴系家以为十三年，非也。左氏经传唯言“夏四月”，公羊、谷梁无传，经更与左氏、吴系家同。此传称“丙子”，当有所据，不知出何书。

注 索隐左传曰“伏甲”，谓甲士也。下文云“出其伏甲以攻王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窟，一作‘空’。”

注 集解音披。索隐音披，兵器也。刘逵吴都赋注“铍，两刃小刀”。

注 索隐上音阳，下如字。左传曰“光伪足疾”，此云“详”，详即伪也。或读此“为”字音伪，非也。岂详伪重言耶？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炙，一作‘炮’。”正义炙，者夜反。

注 索隐刺音七赐反。

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阖闾元年至三晋灭智伯六十二年。豫

让一作‘襄’。”

豫让者，晋人也， 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。

去而事智伯， 智伯甚尊宠之。及智伯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、魏合谋灭智伯，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。赵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头以为饮器。 豫让遁逃山中，曰：“嗟乎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说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为报讎而死，以报智伯，则吾魂魄不愧矣。”乃变名姓为刑人，入宫涂厕，中挟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厕，心动，执问涂厕之刑人，则豫让，内持刀兵，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！”

左右欲诛之。襄子曰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。”卒释去之。

注 索隐案：此传所说，皆约战国策文。

注 索隐案：左传范氏谓昭子吉射也。自士会食邑于范，后因以邑为氏。中行氏，中行文子荀寅也。自荀林父将中行后，因以官为氏。

注 索隐案：智伯，襄子荀瑶也。襄子，林父弟荀首之后。范、中行、智伯事已具赵系家。

注 索隐谓初则醉以酒，后又率韩、魏水灌晋阳，城不没者三板，故怨深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大宛传曰“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头为饮器”。裴氏注彼引韦昭云“饮器，裊榼也”。晋灼曰“饮器，虎子也”。皆非。裊榼所以盛酒耳，非用饮者。晋氏以为褻器者，以韩子、吕氏春秋并云襄子漆智伯头为溲杆，故云。正义刘云：“酒器也，每宾会设之，示恨深也。”按：诸先儒说恐非。

注 索隐卒，足律反。驛音释，字亦作“释”。

居顷之，豫让又漆身为厉， 吞炭为哑， 使形状不可知，

行乞于市。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汝非豫让邪？”曰：“我是也。”其友为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委质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，乃为所欲，顾不易邪？”

何乃残身苦形，欲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！”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臣事人，而求杀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为者极难耳！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”

注 集解音赖。索隐疠音赖。赖，恶疮病也。凡漆有毒，近之多患疮肿，若赖病然，故豫让以漆涂身，令其若癞耳。然厉赖声相近，古多假“厉”为“赖”，今之“癞”字从“疠”，故楚有赖乡，亦作“厉”字，战国策说此亦作“厉”字。

注 索隐哑音乌雅反。谓瘡病。战国策云：“漆身为厉，灭须去眉，以变其容，为乞食人。其妻曰：‘状貌不似吾夫，何其音之甚相类也？’让遂吞炭以变其音也。”

注 索隐谓因得杀襄子。

注 索隐顾，反也。耶，不定之辞。反不易耶，言其易也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谓今为疠哑也。”

注 索隐言宁为厉而自刑，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杀，则恐伤人臣之义而近贼，非忠也。

既去，顷之，襄子当出，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，襄子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。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：“子不尝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讎，而反委质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独何以为之报讎之深也？”豫让曰：“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觴人遇我，我故觴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土遇我，我故国土报之。”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：“嗟乎豫子！子之为智

伯，名既成矣，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

子其自为计，寡人不复释子！”使兵围之。豫让曰：“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义。前君已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，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，焉以致报讎之意，则虽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，敢布腹心！”

于是襄子大义之，乃使使持衣与豫让。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，曰：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！”遂伏剑自杀。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。

注 正义汾桥下架水，在并州晋阳县东一里。

注 索隐战国策曰：“衣尽出血。襄子回车，车轮未周而亡。”此不言衣出血者，太史公恐涉怪妄，故略之耳。

其后四十余年而辄有聂政之事。

注 集解自三晋灭智伯至杀侠累，五十七年。

聂政者，辄深井里人也。杀人避仇，与母、姊如齐，以屠为事。

注 索隐地理志河内有辄县。深井，辄县之里名也。正义在怀州济源县南三十里。

久之，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，与韩相侠累有却。严仲子恐诛，亡去，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。至齐，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，避仇隐于屠者之闲。严仲子至门请，数反，然后具酒自畅，聂政母前。酒酣，严仲子奉黄金百溢，前为聂政母寿。聂政惊怪其厚，固谢严仲子。严仲子固进，而聂政谢曰：

“臣幸有老母，家贫，客游以为狗屠，可以旦夕得甘羸以养亲。亲供养备，不敢当仲子之赐。”严仲子辟人，因为聂

政言曰：“臣有仇，而行游诸侯觐矣；

然至齐，窃闻足下义甚高，故进百金者，将用为大人麤粝之费，得以交足下之驩，岂敢以有求望邪！”聂政曰：“臣所以降志辱身，居市井屠者，徒幸以养老母；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严仲子固让，聂政竟不肯受也。

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。

注 索隐高诱曰：“严遂，字仲子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表聂政杀侠累在列侯三年。列侯生文侯，文侯生哀侯，凡更三代，哀侯六年为韩严所杀。今言仲子事哀侯，恐非其实。且太史公闻疑传疑，事难的据，欲使两存，故表、传各异。

注 索隐上古夹反，下力追反。案：战国策侠累名傀也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：“韩傀相韩，严遂重于君，二人相害也。严遂举韩傀之过，韩傀叱之于朝，严遂拔剑趋之，以救解。”是有却之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赐’。”索隐徐氏云一作“赐”。

案：战国策作“觴”，近为得也。正义数，色吏反。

注 集解此芮反。索隐邹氏音，二义相通也。

注 正义粝犹麤米也，脱粟也。韦昭云：“古者名男子为丈夫，尊妇嫗为大人。”

汉书宣元六王传“王遇大人益解，为大人乞骸去”。按大人，宪王外祖母。古诗云“三日断五疋，大人故言迟”是也。”

注 索隐言其心志与身本应高絜，今乃卑下其志，屈辱其身。论语孔子谓“柳下惠降志辱身”是也。

注 索隐礼记曰：“父母存，不许友以死。”

久之，聂政母死。既已葬，除服，聂政曰：“嗟乎！政乃

市井之人， 鼓刀以屠；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，不远千里，枉车骑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浅鲜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称者，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，我虽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，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！且前日要政，政徒以老母；老母今以天年终，政将为知己者用。”乃遂西至濮阳，见严仲子曰：“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，徒以亲在；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。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？请得从事焉！”严仲子具告曰：“臣之仇韩相侠累，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，宗族盛多，居处兵卫甚设，臣欲使人刺之，（觶）终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弃，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。”聂政曰：“韩之与卫，相去中闲不甚远，今杀人之相，相又国君之亲，此其势不可以多人，多人不能无生得失，生得失则语泄，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，岂不殆哉！”遂谢车骑人徒，聂政乃辞独行。

注 正义古者相聚汲水，有物便卖，因成市，故云“市井”。

注 索隐高诱曰：“韩都颍川阳翟，卫都东郡濮阳，故曰‘闲不远’也。”

注 索隐无生得。战国策作“无生情”，言所将人多，或生异情，故语泄。此云“生得”，言将多人往杀侠累后，又被生擒而事泄，亦两俱通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难’。”索隐徐注云一作“难”。战国策谯周亦同。

杖剑至韩，韩相侠累方坐府上，持兵戟而卫侍者甚觶。聂政直入，上阶刺杀侠累，左右大乱。聂政大呼，所击杀者数十人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，遂以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韩烈侯三年三月，盗杀韩相侠累。侠累名傀。战国策曰‘有东孟之会’，又云‘聂政刺韩傀，兼中哀侯’。”索隐战国策曰：“政直入，上阶刺韩傀，傀走而抱哀侯，聂政刺之，兼中哀侯。”高诱曰：“东孟，地名也。”

注 索隐皮面谓以刀割其面皮，欲令人不识。决眼谓出其眼睛。战国策作“抉眼”，此“决”亦通，音乌穴反。

韩取聂政尸暴于市，购问莫知谁子。于是韩(购)县[购]之，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。久之莫知也。

注 正义暴，蒲酷反。

政姊荣 闻人有刺杀韩相者，贼不得，国不知其名姓，暴其尸而县之千金，乃于邑 曰：“其是吾弟与？嗟乎，严仲子知吾弟！”立起，如韩，之市，而死者果政也，伏尸哭极哀，曰：“是轶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。”市行者诸觴人皆曰：“此人暴虐吾国相，王县购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闻与？何敢来识之也？”荣应之曰：“闻之。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闲者，为老母幸无恙，妾未嫁也。亲既以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，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，泽厚矣，可柰何！士固为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，妾其柰何畏殒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大惊韩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，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

注 集解一作“嫫”。索隐荣，其姊名也。战国策无“荣”字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烦冤愁苦。”

注 索隐尔雅云“恙，忧也”。楚词云“还及君之无恙”。风俗通云“恙，病也。凡人相见及通书，皆云‘无恙’。”又

易传云，上古之时，草居露宿。恙，啮虫也，善食人心，俗悉患之，故相劳云“无恙”。恙非病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察谓观察有志行乃举之。刘氏云察犹选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恐其姊从坐而死。”索隐重音持用反。重犹复也。为人报讎死，乃以妾故复自刑其身，令人不识也。从音踪，古字少，假借无旁“足”，而徐氏以为从坐，非也。刘氏亦音足松反。正义重，直龙反。自刑作“刊”。说文云“刊，剟也”。按：重犹爱惜也。本为严仲子报仇讫，爱惜其事，不令漏泄，以绝其踪结。其姊妄云为己隐，误矣。

晋、楚、齐、卫闻之，皆曰：“非独政能也，乃其姊亦烈女也。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，不重暴骸之难，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，姊弟俱僇于韩市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。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！”

注 索隐濡，润也。人性湿润则能含忍，故云“濡忍”也。若勇躁则必轻死也。

注 索隐重难并如字。重犹惜也，言不惜暴骸之为难也。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聂政至荆轲百七十年尔。”索隐徐氏据六国年表，聂政去荆轲一百七十年，则谓此传率略而言二百余年，亦当时为不能细也。正义按：

年表从始皇二十三年至韩景侯三百七十年，若至哀侯六年，六百四十三年也。

荆轲者，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，徙于卫，卫人谓之庆卿。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

注 索隐按：赞论称“公孙季功、董生为余道之”，则此

传虽约战国策而亦别记异闻。

注 索隐轲先齐人，齐有庆氏，则或本姓庆。春秋庆封，其后改姓贺。此下亦至卫而改姓荆。荆庆声相近，故随在国而异其号耳。卿者，时人尊重之号，犹如相尊美亦称“子”然也。

荆卿好读书击剑，以术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魏，置东郡，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。

注 集解吕氏剑技曰：“持短入长，倏忽从横。”

注 正义怀州河内县。

荆轲尝游过榆次，与盖聂论剑，盖聂怒而目之。荆轲出，人或言复召荆卿。盖聂曰：“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，吾目之；试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”

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。使者还报，盖聂曰：“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摄之！”

注 正义并州县也。

注 索隐盖音古腊反。盖，姓；聂，名。

注 索隐摄犹整也。谓不称己意，因怒视以摄整之也。正义摄犹视也。

荆轲游于邯郸，鲁句践与荆轲博，争道，鲁句践怒而叱之，荆轲嘿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

注 索隐鲁，姓；句践，名也。与越王同，或有意义。俗本“践”作“贱”，非。

荆轲既至燕，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。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，已而相泣，旁若无人者。荆轲虽游于酒

人乎，然其为人沉深好书；其所游诸侯，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其之燕，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

注 索隐筑似琴，有弦，用竹击之，取以为名。渐音如字，王义(之)音哉廉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饮酒之人。”

居顷之，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尝质于赵，而秦王政生于赵，其少时与丹驩。及政立为秦王，而丹质于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归。归而求为报秦王者，国小，力不能。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、楚、三晋，稍蚕食诸侯，且至于燕，燕君臣皆恐祸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问其傅鞠武。

武对曰：“秦地笮天下，威胁韩、魏、赵氏，北有甘泉谷口之固，南有泾、渭之沃，擅巴、汉之饶，右陇、蜀之山，左关、殽之险，民觴而士厉，兵革有余。意有所出，则长城之南，易水以北，未有所定也。柰何以见陵之怨，欲批其逆鳞哉！”丹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对曰：“请入图之。”

注 索隐上音曲，又如字，人姓名也。

注 正义以北谓燕国也。

注 集解批音白结反。索隐白结反。批谓触击之。

居有闲，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谏曰：“不可。

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，足为寒心，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？是谓‘委肉当饿虎之蹊’也，祸必不振矣！虽有管晏，不能为之谋也。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。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、楚，北购于单于，其后乃可图也。”太子

曰：“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，心惛然，恐不能须臾。且非独于此也，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，归身于丹，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，置之匈奴，是固丹命卒之时也。愿太傅更虑之。”鞠武曰：“夫行危欲求安，造祸而求福，计浅而怨深，连结一人之后交，不顾国家之大害，此所谓‘资怨而助祸’矣。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，必无事矣。且以鸱鸢之秦，行怨暴之怒，岂足道哉！燕有田光先生，其为人智深而勇沉，可与谋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，可乎？”鞠武曰：“敬诺。”出见田先生，道“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”。田光曰：“敬奉教。”乃造焉。

注 索隐凡人寒甚则心战，恐惧亦战。今以惧譬寒，言可为心战。

注 索隐振，救也。言祸及天下，不可救之。

注 索隐战国策“购”作“讲”。讲，和也。今读购与“为燕媾”同，媾亦合也。汉、史媾讲两字常篮，今欲北与连和。陈轸传亦曰“西购于秦”也。

注 正义惛音。

太子逢迎，却行为导，跪而蔽席。田光坐定，左右无人，太子避席而请曰：

“燕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。”田光曰：“臣闻骐驎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；

至其衰老，弩马先之。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虽然，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荆卿可使也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，可乎？”

田光曰：“敬诺。”即起，趋出。太子送至门，戒曰：“丹所报，先生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也！”田光俛

而笑曰：“诺。” 倭行见荆卿，曰：

“光与子相善，燕国莫不知。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，幸而教之曰‘燕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’。光窃不自外，言足下于太子也，愿足下过太子于宫。”荆轲曰：“谨奉教。”田光曰：“吾闻之，长者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：‘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’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节侠也。”欲自杀以激荆卿，曰：“愿足下急过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”因遂自刎而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蔽，一作‘拨’，一作‘拔’。”索隐蔽音疋结反。蔽犹拂也。

注 正义燕丹子云：“田光答曰：‘窃观太子客无可使用者：夏扶血勇之人，怒而面赤；宋意脉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；武阳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。光所知荆轲，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变。’”

注 正义挽音俯。

荆轲遂见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，有顷而后言曰：“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谋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岂丹之心哉！”荆轲坐定，太子避席顿首曰：“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。今秦有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。非尽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者，其意不厌。今秦已虏韩王，尽纳其地。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；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、邺，而李信出太原、云中。赵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，入臣则祸至燕。燕小弱，数困于兵，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。”

诸侯服秦，莫敢合从。丹之私计愚，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，窥以重利；秦王贪，其势必得所愿矣。诚得劫秦

王，使悉反诸侯侵地，若曹沫之与齐桓公，则大善矣；则不可，因而刺杀之。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，则君臣相疑，以其闲诸侯得合从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愿，而不知所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。”久之，荆轲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弩下，恐不足任使。”太子前顿首，固请毋让，然后许诺。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舍上舍。太子日造门下，供太牢具，异物闲进，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，以顺适其意。

注 索隐案：无父称孤。时燕王尚在，而丹称孤者，或记者失辞，或诸侯嫡子时亦僭称孤也。又刘向云“丹，燕王喜之太子”。

注 索隐窥，示也。言以利诱之。

注 索隐绝句。

注 索隐燕丹子曰“轲与太子游东宫池，轲拾瓦投弃，太子捧金丸进之。又共乘千里马，轲曰‘千里马肝美’，即杀马进肝。太子与樊将军置酒于华阳台，出美人能鼓琴，轲曰‘好手也’，断以玉盘盛之。轲曰‘太子遇轲甚厚’”是也。

久之，荆轲未有行意。秦将王翦破赵，虏赵王，尽收入其地，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惧，乃请荆轲曰：“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则虽欲长侍足下，岂可得哉！”荆轲曰：“微太子言，臣愿谒之。今行而毋信，则秦未可亲也。夫樊将军，秦王购之金千斤，邑万家。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，奉献秦王，秦王必说见臣，臣乃得有以报。”太子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，愿足下更虑之！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方城县有督亢亭。”骊案：刘向别录曰“督亢，膏腴之地”。

索隐地理志广阳国有蓟县。司马彪郡国志曰“方城有督亢亭”。正义督亢坡在幽州范阳县东南十里。今固安县南有督亢陌，幽州南界。

荆轲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见樊于期曰：“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，父母宗族皆为戮没。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，邑万家，将柰何？”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：“于期每念之，常痛于骨髓，顾计不知所出耳！”荆轲曰：“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，报将军之仇者，何如？”于期乃前曰：“为之柰何？”荆轲曰：“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见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搵其匈，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。将军岂有意乎？”

樊于期偏袒搢捩而进曰：“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，乃今得闻教！”遂自刭。太子闻之，驰往，伏尸而哭，极哀。既已不可柰何，乃遂盛樊于期首函封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搵音张鸩切。一作‘抗’。”索隐徐氏音丁鸩反。搵谓以剑刺其胸也。又云一作“抗”。抗音苦浪反，言抗拒也，其义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靽’。”索隐搢音乌革反。捩音乌乱反。勇者奋厉，必先以左手扼右捩也。捩，古“腕”字。

注 索隐切齿，齿相磨切也。尔雅曰：“治骨曰切”。腐音辅，亦烂也。犹今人事不可忍云“腐烂”然，皆奋怒之意也。

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赵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药淬之，以试人，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。乃装为遣荆卿。燕国有勇士秦舞阳，年十三，杀人，人不敢忤视。乃令秦舞阳为副。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；其人居远未来，而为治行。顷之，未发，太子迟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复请曰：

“日已尽矣，荆卿岂有意哉？丹请得先遣秦舞阳。”荆轲怒，叱太子曰：“何太子之遣？往而不返者，竖子也！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，仆所以留者，待吾客与俱。今太子迟之，请辞决矣！”遂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徐，一作‘陈’。”索隐徐，姓；夫人，名。谓男子也。

注 索隐焯，染也，音 溃反。谓以毒药染剑铍也。

注 集解言以匕首试人，人血出，足以沾濡丝缕，便立死也。

注 索隐忤者，逆也，五故反。不敢逆视，言人畏之甚也。

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征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复为羽声慷慨，士皆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

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

注 正义易州在幽州归义县界。

注 正义征，知雉反。

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资币物，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。嘉为先言于秦王曰：“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举兵以逆军吏，愿举国为内臣，比诸侯之列，给贡职如郡县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。恐惧不敢自陈，谨斩樊于期之头，及献燕督亢之地图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闻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”秦王闻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设九宾，见燕使者咸阳宫。荆轲奉樊于期头函，而秦舞阳奉地图柙，以次进。至陛，秦舞阳色变振恐，謁臣怪之。荆轲顾笑舞阳，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

未尝见天子，故振慑。愿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轲曰：“取舞阳所持地图。”轲既取图奏之，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揜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。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。髡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髡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，非有诏召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，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。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！”负剑，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，不中，中桐柱。秦王复击轲，轲被八创。轲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曰：“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于是左右既前杀轲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论功，赏髡臣及当坐者各有差，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，曰：“无且爱我，乃以药囊提荆轲也。”

注 正义刘云：“设文物大备，即谓九宾，不得以周礼九宾义为释。”

注 正义三辅黄图云：“秦始兼天下，都咸阳，因北陵营宫殿，则紫宫象帝宫，渭水贯都以象天汉，横桥南度以法牵牛也。”

注 索隐户甲反。柙亦函也。

注 索隐室谓鞘也。正义燕丹子云：“左手揜其胸。秦王曰：‘今日之事，从子计耳。乞听瑟而死。’召姬人鼓琴，琴声曰‘罗縠单衣，可裂而绝；八尺屏风，可超而越；鹿卢之剑，可负而拔’。王于是奋袖超屏风走之。”

注 索隐若今宿卫之官。

注 索隐且音即余反。

注 正义提，侄帝反。

注 索隐王劭曰：“古者带剑上长，拔之不出室，欲王推之于背，令前短易拔，故云‘王负剑’。”又燕丹子称琴声曰“鹿卢之剑，可负而拔”是也。

注 索隐撻与“擲”同，古字耳，音持益反。

注 正义燕丹子云：“荆轲拔匕首擲秦王，决耳入铜柱，火出。”

注 集解汉盐铁论曰：“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，尺八匕首不足恃也。

秦王操于不意，列断赅、育者，介七尺之利也。”

于是秦王大怒，益发兵诣赵，诏王翦军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薊城。燕王喜、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。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，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：“秦所以尤追燕急者，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幸得血食。”其后李信追丹，丹匿衍水中，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，欲献之秦。

秦复进兵攻之。后五年，秦卒灭燕，虏燕王喜。

注 索隐水名，在辽东。

其明年，秦并天下，立号为皇帝。于是秦逐太子丹、荆轲之客，皆亡。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，匿作于宋子。久之，作苦，闻其家堂上客击筑，傍徨不能去。

每出言曰：“彼有善有不善。”从者以告其主，曰：“彼庸乃知音，窃言是非。”家丈人召使前击筑，一坐称善，赐酒。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，乃退，出其装匣中筑与

其善衣，更容貌而前。举坐客皆惊，下与抗礼，以为上客。使击筑而歌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传客之，闻于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见，人有识者，乃曰：“高渐离也。”秦皇帝惜其善击筑，重赦之，乃矐其目。使击筑，未尝不称善。稍益近之，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，复进得近，举筑朴秦皇帝，不中。于是遂诛高渐离，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。

注 索隐栾布传曰“卖庸于齐，为酒家人”，汉书作“酒家保”。案：谓庸作于酒家，言可保信，故云“庸保”。鹖冠子曰“伊尹保酒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县名也，今属钜鹿。”索隐徐注云“县名，属钜鹿”者，据地理志而知也。正义宋子故城在赵州平棘县北三十里。

注 索隐谓主人家之左右也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谓主人翁也。”又韦昭云：“古者名男子为丈夫，尊妇姬为丈人。故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云丈人，谓淮阳宪王外王母，即张博母也。故古诗曰‘三日断五疋，丈人故言迟’是也。”

注 索隐约谓贫贱俭约。既为庸保，常畏人，故云“畏约”。所以论语云“不可以久处约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互以为客。”

注 集解矐音海各反。索隐海各反，一音角。说者云以马屎熏令失明。

注 索隐案：刘氏云“铅为挺着筑中，令重，以击人”。

注 索隐普十反。朴，击也。

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，私曰：“嗟乎，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！甚矣吾不知人也！曩者吾叱之，彼乃以我为非

人也！

注 索隐案：不讲谓不论习之。

太史公曰：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“天雨粟，马生角”也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！

注 索隐燕丹子曰：“丹求归，秦王曰‘乌头白，马生角，乃许耳’。丹乃仰天叹，乌头即白，马亦生角。”风俗通及论衡皆有此说，仍云“门木乌生肉足”。

注 索隐较，明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曹沫盟柯，返鲁侵地。专诸进炙，定吴篡位。彰弟哭市，报主涂厕。刎颈申冤，操袖行事。暴秦夺魄，懦夫增气。

史记卷八十七

列传二十七 李斯列传

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年少时，为郡小吏，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，近人犬，数惊恐之。斯入仓，观仓中鼠，食积粟，居大庑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。

于是李斯乃叹曰：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！”

注 索隐地理志汝南上蔡县，云“古蔡国，周武王弟叔度所封，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”。二蔡皆属汝南。后二代至昭侯，徙下蔡，属沛，六国时为楚地，故曰楚上蔡。

注 索隐乡小史。刘氏云“掌乡文书”。

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。学已成，度楚王不足事，而六国皆弱，无可为建功者，欲西入秦。辞于荀卿曰：“斯闻得时无怠，今万乘方争时，游者主事。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称帝而治，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。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，此禽鹿视肉，人面而能强者耳。故诟莫大于卑贱，而悲莫甚于穷困。久处卑贱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而恶利，自托于无为，此非士之情也。故斯将西说秦王矣。”

注 索隐言万乘争雄之时，游说者可以立功成名，当得典主事务也。刘氏云“游历诸侯，当觅强主以事之”，于文迂回，

非也。

注 正义言秋时万物成熟，今争强时，亦说土成熟时。

注 索隐禽鹿犹禽兽也，言禽兽但知视肉而食之。庄子及苏子曰：“人而不学，譬之视肉而食。”杨子法言曰：“人而不学，如禽何异？”言不能游说取荣贵，即如禽兽，徒有人面而能强行耳。

注 正义呼后反，耻辱也。

注 索隐非者，讥也。所谓处士横议也。

注 正义言讥世富贵，恶其荣利，自托于无为者，非士人之情，实力不能致此也。

至秦，会庄襄王卒，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；不韦贤之，任以为郎。

李斯因以得说，说秦王曰：“胥人者，去其几也。成大功者，在因瑕衅而遂忍之。昔者秦穆公之霸，终不东并六国者，何也？诸侯尚觴，周德未衰，故五伯迭兴，更尊周室。自秦孝公以来，周室卑微，诸侯相兼，关东为六国，秦之乘胜役诸侯，盖六世矣。今诸侯服秦，譬若郡县。夫以秦之强，大王之贤，由醪上骚除，足以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为天下一统，此万世之一时也。

今怠而不急就，诸侯复强，相聚约从，虽有黄帝之贤，不能并也。”秦王乃拜斯为长史，听其计，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，厚遗结之；不肯者，利剑刺之。离其君臣之计，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。秦王拜斯为客卿。

注 索隐胥人犹胥吏，小人也。去犹失也。几者，动之微。以言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；小人不识动微之会，故每失时也。刘氏解几为强，非也。

注 索隐言因诸侯有瑕衅，则忍心而翦除，故我将说秦以并天下。正义胥，相也。几谓察也。言关东六国与秦相敌者，君臣机密，并有瑕衅，可成大功，而遂忍之也。

注 正义秦孝公，惠文公，武王，昭王，孝文王，庄襄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骚音埽。”索隐骚音埽。言秦欲并天下，若炊妇埽除醪上之不清，不足为难。

会韩人郑国来闲秦，以作注溉渠，已而觉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：“诸侯人来事秦者，大抵为其主游闲于秦耳，请一切逐客。”李斯议亦在逐中。

斯乃上书曰：

注 正义郑国渠首起雍州云阳县西南二十五里，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，傍北山，东注洛，三百余里以溉田。又曰韩苦秦兵，而使水工郑国闲秦作注溉渠，令费人工，不东伐也。

注 索隐一切犹一例，言尽逐之也。言切者，譬若利刀之割，一运斤无不断者。解汉书者以一切为权时义，亦未为得也。

注 正义在始皇十年。

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昔缪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来丕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，不产于秦，而缪公用之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获楚、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、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东据成皋之险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国之从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废穰侯，逐华阳，强公室，杜私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！向使四君却客

而不内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
注 索隐秦本纪云“晋献公以百里奚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，奚亡走宛，楚鄙人执之”是也。正义新序云：“百里奚，楚宛人，仕于虞，虞亡入秦，号五羖大夫也。”

注 索隐秦纪又云“百里奚谓穆公曰：‘臣不如臣友蹇叔，蹇叔贤而代莫知。’穆公厚币迎之，以为上大夫”。今云“于宋”，未详所出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蹇叔，岐州人也。时游宋，故迎之于宋。”

注 索隐丕豹自晋奔秦，左氏传有明文。公孙支，所谓子桑也，是秦大夫，而云自晋来，亦未见所出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公孙支，岐州人，游晋，后归秦。”

注 索隐秦本纪穆公用由余谋，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

此都言五子之功，故云“并国二十”；或易为“十二”，误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惠王时张仪为相，请伐韩，下兵三川以临二周。司马错请伐蜀，惠王从之，果灭蜀。仪死后，武王欲通车三川，令甘茂拔宜阳。今并云张仪者，以仪为秦相，虽错灭蜀，茂通三川，皆归功于相，又三川是仪先请伐故也。

注 正义惠王十年，魏纳上郡十五县。

注 正义惠王十三年，攻楚汉中，取地六百里。

注 索隐九夷即属楚之夷也。地理志南郡江陵县云“故楚郢都”，又宜城县云“故郢”也。正义夷谓并巴蜀，收上郡，取汉中，伐义渠、丹儻是也。九夷本东夷九种，此言者，文体然也。

注 正义河南府泛水县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华，一作‘叶’。”

注 索隐高诱注淮南子云：“蚕食，尽无余也。”
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随、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，乘纤离之马，建翠凤之旗，树灵鼉之鼓。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说之，何也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，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，犀象之器不为玩好，郑、卫之女不充后宫，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，江南金锡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饰后宫充下陈，娱心意说耳目者，必出于秦然后可，则是宛珠之簪，傅玑之珥，阿缟之衣，锦绣之饰，不进于前，而随俗雅化，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。夫击瓮叩缶，弹箏搏髀，而歌呼呜呜快耳(目)者，真秦之声也；郑、卫、桑闲、昭、虞、武、象者，异国之乐也。今即击瓮叩缶而就郑卫，退弹箏而取昭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当前，适观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。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。

注 正义昆冈在于阗国东北四百里，其冈出玉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滇山一名昆山，一名断蛇丘，在随州随县北二十五里。

说苑云‘昔随侯行遇大蛇中断，疑其灵，使人以药封之，蛇乃能去，因号其处为断蛇丘。岁余，蛇衔明珠，径寸，绝白而有光，因号随珠’。”卞和璧，始皇以为传国玺也。

注 集解见苏秦传。索隐越绝书曰：“楚王召欧冶子、干将作铁剑三，一曰干将，二曰莫邪，三曰太阿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纤离，蒲梢，皆骏马名。”索隐皆马名。徐氏据孙卿子而为说。

注 集解郑玄注月令云：“鼉皮可以冒鼓。”

注 索隐决提二音。周书曰“正北以馱馱为献”。广雅曰“马属也”。郭景纯注上林赋云“生三日而超其母也”。

注 索隐下陈犹后列也。晏子曰“有二女，愿得入身于下陈”是也。

注 索隐宛音于阮反。傅音附。宛谓以珠宛转而装其簪。傅玼者，以玼傅着于珥。珥者，瑱也。玼是珠之不圆者。或云宛珠，随珠也。随在汉水之南，宛亦近汉，故云宛。傅玼者，女饰也，言女傅之珥，以玼为之，并非秦所有物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之东阿县，缙帛所出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随俗，一作‘修使’。”索隐谓闲雅变化而能通俗也。

注 索隐说文云：“瓮，汲甝也。于贡反。缶，瓦器也；秦人鼓之以节乐。”

灿音甫有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昭，一作‘韶’。”

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觴，兵强则士勇。是以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

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觴庶，故能明其德。

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异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福，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“藉寇兵而赍盗粮”者也。

注 索隐管子云：“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(泰)山不辞土石，故能成其高。”

文子曰：“圣人不让负薪之言，以广其名。”

注 索隐资犹给也。

注 索隐藉音积夜反。赍音子奚反。说文曰：“赍，持遗也。”赍或为“资”，义亦通。

夫物不产于秦，可宝者多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觴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雠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

秦王乃除逐客之令，复李斯官，卒用其计谋。官至廷尉。二十余年，竟并天下，尊主为皇帝，以斯为丞相。夷郡县城，销其兵刃，示不复用。使秦无尺土之封，不立子弟为王，功臣为诸侯者，使后无战攻之患。

注 集解新序曰：“斯在逐中，道上上谏书，达始皇，始皇使人逐至骊邑，得还。”

始皇三十四年，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始皇威德。齐人淳于越进谏曰：“臣闻之，殷周之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患，臣无辅弼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，非忠臣也。”始皇下其议丞相。

丞相谬其说，绌其辞，乃上书曰：“古者天下散乱，莫能相一，是以诸侯并作，语皆道古以害今，饰虚言以乱实，人善其所私学，以非上所建立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别白黑而定一尊；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，闻令下，即各以其私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，非主以为名，异趣以为高，率僇下以造谤。

如此不禁，则主势降乎上，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，蠲除去之。令到满三十日弗去，黥为城

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。若有欲学者，以吏为师。”始皇可其议，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，使天下无以古非今。明法度，定律令，皆以始皇起。同文书。治离宫别馆，周簪天下。明年，又巡狩，外攘四夷，斯皆有力焉。

注 索隐重音逐用反。重者，再也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前时国异政，家殊俗，人造私语，莫辨其真，今乃分别白黑也。”

注 索隐谓始皇并六国，定天下，海内共尊立一帝，故云。

注 正义六国制令不同，今令同之。

斯长男由为三川守，诸男皆尚秦公主，女悉嫁秦诸公子。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，李斯置酒于家，百官长皆前为寿，门廷车骑以千数。李斯喟然而叹曰：“嗟乎！”

吾闻之荀卿曰‘物禁大盛’。夫斯乃上蔡布衣，闾巷之黔首，上不知其弩下，遂擢至此。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，可谓富贵极矣。物极则衰，吾未知所税驾也！”

注 索隐税驾犹解驾，言休息也。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，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。

始皇三十七年十月，行出游会稽，并海上，北抵琅邪。丞相斯、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，皆从。始皇有二十余子，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，上使监兵上郡，蒙恬为将。少子胡亥爱，请从，上许之。余子莫从。

注 正义今沂州。

注 正义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。

注 集解辩士隐姓名，遗秦将章邯书曰“李斯为秦王死，

废十七兄而立今王”也。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。此书在善文中。

其年七月，始皇帝至沙丘，病甚，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：“以兵属蒙恬，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书已封，未授使者，始皇崩。书及玺皆在赵高所，独子胡亥、丞相李斯、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，余朝臣皆莫知也。李斯以为上在外崩，无真太子，故秘之。置始皇居辒辌车中，百官奏事上食如故，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。

注 正义沙丘台在邢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辒车’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辒辌车如今丧车也。”孟康曰：“如衣车，有窗牖，闭之则温，开之则凉，故名之‘辒辌车’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辒辌车，其形广大，有羽饰也。”

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，而谓公子胡亥曰：“上崩，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。

长子至，即立为皇帝，而子无尺寸之地，为之柰何？”胡亥曰：“固也。吾闻之，明君知臣，明父知子。父捐命，不封诸子，何可言者！”赵高曰：“不然。方今天下之权，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，愿子图之。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，制人与见制于人，岂可同日道哉！”胡亥曰：“废兄而立弟，是不义也；不奉父诏而畏死，是不孝也；能薄而材谏，强因人之功，是不能也；三者逆德，天下不服，身殆倾危，社稷不血食。”高曰：“臣闻汤、武杀其主，天下称义焉，不为不忠。卫君杀其父，而卫国载其德，孔子着之，不为不孝。夫大行不小谨，盛德不辞让，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。故顾小而忘大，后必有害；狐疑犹豫，后必有悔。断而敢行，鬼神避之，后有成功。愿子

遂之！”胡亥喟然叹曰：“今大行未发，丧礼未终，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！”赵高曰：“时乎时乎，闲不及谋！赢粮跃马，唯恐后时！”

注 集解史记音隐宰显反。索隐音义云宰殄反。刘氏音将浅反，则谏亦浅义。

古人语自有重轻，所以文字有异。

胡亥既然高之言，高曰：“不与丞相谋，恐事不能成，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。”

高乃谓丞相斯曰：“上崩，赐长子书，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。书未行，今上崩，未有知者也。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，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。事将何如？”斯曰：“安得亡国之言！此非人臣所当议也！”高曰：“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？功高孰与蒙恬？谋远不失孰与蒙恬？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？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？”斯曰：“此五者皆不及蒙恬，而君责之何深也？”高曰：“高固内官之厮役也，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，管事二十余年，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，卒皆以诛亡。皇帝二十余子，皆君之所知。长子刚毅而武勇，信人而奋士，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，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，明矣。高受诏教习胡亥，使学以法事数年矣，未尝见过失。慈仁笃厚，轻财重士，辩于心而讷于口，尽礼敬士，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，可以为嗣。君计而定之。”斯曰：“君其反位！斯奉主之诏，听天之命，何虑之可定也？”高曰：“安可危也，危可安也。安危不定，何以贵圣？”斯曰：“斯，上蔡闾巷布衣也，上幸擢为丞相，封为通侯，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，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。岂可负哉！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，孝子不勤劳而见危，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。

君其勿复言，将令斯得罪。”高曰：“盖闻圣人迁徙无常，

就变而从时，见末而知本，观指而鸷归。物固有之，安得常法哉！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，高能得志焉。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，从下制上谓之贼。故秋霜降者草花落，水摇动者万物作，此必然之效也。君何见之晚？”斯曰：“吾闻晋易太子，三世不安；齐桓兄弟争位，身死为戮；纣杀亲戚，不听谏者，国为丘墟，遂危社稷：三者逆天，宗庙不血食。斯其犹人哉，安足为谋！”高曰：“上下合同，可以长久；中外若一，事无表里。君听臣之计，即长有封侯，世世称孤，必有乔松之寿，孔、墨之智。今释此而不从，祸及子孙，足以为寒心。善者因祸为福，君何处焉？”斯乃仰天而叹，垂泪太息曰：“嗟乎！独遭乱世，既以不能死，安托命哉！”于是斯乃听高。高乃报胡亥曰：“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，丞相斯敢不奉令！”

注 索隐斯言忠臣之节，本不避死。言己今日亦庶几尽忠不避死也。

注 索隐水摇者，谓冰泮而水动也，是春时而万物皆生也。

注 正义谓废申生，立奚齐也。

注 正义谓小白与公子纠。

注 正义谓杀比干，囚箕子。

注 索隐言我今日犹是人，人道守顺，岂能为逆谋。故下云“安足与谋”。

于是乃相与谋，诈为受始皇诏丞相，立子胡亥为太子。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：“朕巡天下，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。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，十有余年矣，不能进而前，士卒多耗，无尺寸之功，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，以不得罢归为太子，日夜怨望。扶苏为人子不孝，其赐剑以自裁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，不匡正，宜知其谋。为人臣不忠，其赐死，以兵属裨将王离。”封其书以皇帝玺，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

上郡。

使者至，发书，扶苏泣，入内舍，欲自杀。蒙恬止扶苏曰：“陛下居外，未立太子，使臣将三十万觶守边，公子为监，此天下重任也。今一使者来，即自杀，安知其非诈？请复请，复请而后死，未暮也。”使者数趣之。扶苏为人仁，谓蒙恬曰：“父而赐子死，尚安复请！”即自杀。蒙恬不肯死，使者即以属吏，系于阳周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上郡。”正义阳周，宁州罗川县之邑也。

使者还报，胡亥、斯、高大喜。至咸阳，发丧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。以赵高为郎中令，常侍中用事。

二世燕居，乃召高与谋事，谓曰：“夫人生居世闲也，譬犹骋六驥过决隙也。吾既已临天下矣，欲悉耳目之所好，穷心志之所乐，以安宗庙而乐万姓，长有天下，终吾年寿，其道可乎？”高曰：“此贤主之所能行也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。”

臣请言之，不敢避斧钺之诛，愿陛下少留意焉。夫沙丘之谋，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，而诸公子尽帝兄，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今陛下初立，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，恐为变。且蒙恬已死，蒙毅将兵居外，臣战战栗栗，唯恐不终。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？”二世曰：“为之柰何？”赵高曰：“严法而刻刑，令有罪者相坐诛，至收族，灭大臣而远骨肉；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。尽除去先帝之故臣，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。此则阴德归陛下，害除而奸谋塞，鬻臣莫不被润泽，蒙厚德，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。计莫出于此。”二世然高之言，乃更为法律。

于是鬻臣诸公子有罪，辄下高，令鞠治之。杀大臣蒙毅等，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，十公主斫死于杜，财物入于县官，

相连坐者不可胜数。

注 集解史记音隐曰：“砒音贮格反。”索隐砒音宅，与“磔”同，古今字异耳。磔谓裂其支体而杀之。

公子高欲奔，恐收族，乃上书曰：“先帝无恙时，臣入则赐食，出则乘舆。御府之衣，臣得赐之；中厩之宝马，臣得赐之。臣当从死而不能，为人子不孝，为人臣不忠。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，臣请从死，愿葬郾山之足。唯上幸哀怜之。”

书上，胡亥大说，召赵高而示之，曰：“此可谓急乎？”赵高曰：“人臣当忧死而不暇，何变之得谋！”胡亥可其书，赐钱十万以葬。

法令诛罚日益刻深，鬻臣人人自危，欲畔者觴。又作阿房之宫，治直[道]、驰道，赋敛愈重，戍徭无已。于是楚戍卒陈胜、吴广等乃作乱，起于山东，杰俊相立，自置为侯王，叛秦，兵至鸿门而却。李斯数欲请闲谏，二世不许。而二世责问李斯曰：“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，曰‘尧之有天下也，堂高三尺，采椽不斲，茅茨不翦，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。冬日鹿裘，夏日葛衣，粢粝之食，藜藿之羹，饭土匭，啜土铏，虽监门之养不彀于此矣。禹凿龙门，通大夏，疏九河，曲九防，决滹水致之海，而股无胈，胫无毛，手足胼胝，面目黎黑，遂以死于外，葬于会稽，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’。

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，岂欲苦形劳神，身处逆旅之宿，口食监门之养，手持臣虏之作哉？此不肖人之所勉也，非贤者之所务也。彼贤人之有天下也，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，此所贵于有天下也。夫所谓贤人者，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，今身且不能利，将恶能治天下哉！故吾愿赐志广欲，长享天下而无害，

为之柰何？”李斯子由为三川守，鬲盗吴广等西略地，过去弗能禁。章邯以破逐广等兵，使者覆案三川相属，诮让斯居三公位，如何令盗如此。

李斯恐惧，重爵禄，不知所出，乃阿二世意，欲求容，以书对曰：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采，一名栎。一作‘柞’。”索隐采，木名，即今之栎木。

注 索隐粢音资。粢音郎葛反。粢者，稷也。粢者，即粟饭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溜’。”

注 集解音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穀音学。穀，一作‘穀’，推也。”索隐穀音学。尔雅“穀，尽也”。言监门下人饭犹不尽此。若徐氏云“一作‘穀’。穀，推也”，则字宜作“较”。邹氏音角。

注 正义谓河之九曲，别为堤防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致，一作‘放’。”

注 集解胙，肤毳皮。

夫贤主者，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。督责之，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。此臣主之分定，上下之义明，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。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。能穷乐之极矣，贤明之主也，可不察焉！

注 索隐督者，察也。察其罪，责之以刑罚也。

故申子曰“有天下而不恣睢，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”者，无他焉，不能督责，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，若尧、禹然，故谓之“桎梏”也。夫不能修申、韩之明术，行督责之道，专

以天下自适也，而徒务苦形劳神，以身徇百姓，则是黔首之役，非畜天下者也，何足贵哉！夫以人徇己，则己贵而人贱；

以己徇人，则己贱而人贵。故徇人者贱，而人所徇者贵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为尊贤者，为其贵也；而所为恶不肖者，为其贱也。而尧、禹以身徇天下者也，因随而尊之，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，夫可谓大缪矣。谓之为“桎梏”，不亦宜乎？不能督责之过也。

注 索隐上音资二反，下音呼季反。恣睢犹放纵也。谓肆情纵恣也。

注 正义言有天下不能自纵恣督责，乃劳身于天下若尧、禹，即以天下为桎梏于身也。

故韩子曰：“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”者，何也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于道者。夫弃灰，薄罪也，而被刑，重罚也。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。夫罪轻且督深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民不敢犯也。是故韩子曰“布帛寻常，庸人不释，铤金百溢，盗跖不搏”者，非庸人之心重，寻常之利深，而盗跖之欲浅也；又不以盗跖之行，为轻百镒之重也。搏必随手刑，则盗跖不搏百镒；而罚不必行也，则庸人不释寻常。是故城高五丈，而楼季不轻犯也；泰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牂牧其上。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，岂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堑之势异也。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，长执重势，而独擅天下之利者，非有异道也，能独断而审督责，必深罚，故天下不敢犯也。今不务所以不犯，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，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。夫不能行圣人之术，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？

可不哀邪！

注 索隐格，强扞也。虏，奴隶也。言严整之家本无格扞奴仆也。

注 正义弃灰于道者黥也。韩子云：“殷之法，弃灰于衢者刑。子贡以为重，问之。仲尼曰：‘灰弃于衢必燔，人必怒，怒则弃，弃则三族，虽刑之可也。’”

注 索隐八尺曰寻，倍寻曰常，以言其少也。庸人弗释者，谓庸人见则取之而不释，以其罪轻，故下云“罚不必行，则庸人弗释寻常”是也。

注 索隐尔雅“铄，美也”。言百溢之美金在于地，虽有盗跖之行亦不取者，为财多而罪重也，故下云“搏必随手刑，盗跖不搏”也。搏犹攫也，取也。凡鸟翼击物曰搏，足取曰攫，故人取物亦谓之搏。

注 集解许慎曰：“楼季，魏文侯之弟。”王孙子曰：“楼季之兄也。”

注 集解诗云：“牂羊坟首。”毛传曰：“牝曰牂。”

注 索隐峭，峻也，高也，七笑反。塹音渐。以言峭峻则难登，故楼季难五丈之限；平塹则易涉，故跛牂牧于泰山也。

注 索隐舍犹废也，止也。言为人主不能行圣人督责之术，则已废止，何为勤身苦心，为天下所役，是何哉？“可不哀邪”，言其非也。

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，则荒肆之乐辍矣；谏说论理之臣闲于侧，则流漫之志诘矣；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，则淫康之虞废矣。故明主能外此三者，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，而修其明法，故身尊而势重也。凡贤主者，必将能拂世磨俗，而废其所恶，立其所欲，故生则有尊重之势，死则有贤明之谥也。是以明君独断，故权不在臣也。然后能灭仁义之涂，掩驰说之口，困烈士之行，塞聪揜明，内独视听，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

士之行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。故能犇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。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、韩之术，而修商君之法。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，未之闻也。故曰“王道约而易操”也。唯明主为能行之。若此则谓督责之诚，则臣无邪，臣无邪则天下安，天下安则主严尊，主严尊则督责必，督责必则所求得，所求得则国家富，国家富则君乐丰。

故督责之术设，则所欲无不得矣。鬻臣百姓救过不给，何变之敢图？若此则帝道备，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。虽申、韩复生，不能加也。

注 索隐拂音扶弗反。磨音莫何反。拂世，盖言与代情乖戾。磨俗，言磨砺于俗使从己。

书奏，二世悦。于是行督责益严，税民深者为明吏。二世曰：“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。”刑者相半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市。杀人觳者为忠臣。二世曰：“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。”

初，赵高为郎中令，所杀及报私怨觳多，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，乃说二世曰：

“天子所以贵者，但以闻声，鬻臣莫得见其面，故号曰‘朕’。且陛下富于春秋，未必尽通诸事，今坐朝廷，谴举有不当者，则见短于大臣，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。且陛下深拱禁中，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，事来有以揆之。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，天下称圣主矣。”二世用其计，乃不坐朝廷见大臣，居禁中。赵高常侍中用事，事皆决于赵高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通，或宜作‘照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揆，一作‘拨’也。”

高闻李斯以为言，乃见丞相曰：“关东鬻盗多，今上急益

发繇治阿房宫，聚狗马无用之物。臣欲谏，为位贱。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谏？”李斯曰：“固也，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时上不坐朝廷，上居深宫，吾有所言者，不可传也，欲见无闲。”赵高谓曰：“君诚能谏，请为君候上闲语君。”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，妇女居前，使人告丞相：“上方闲，可奏事。”丞相至宫门上谒，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：“吾常多闲日，丞相不来。吾方燕私，丞相辄来请事。丞相岂少我哉？

且固我哉？”赵高因曰：“如此殆矣！夫沙丘之谋，丞相与焉。今陛下已立为帝，而丞相贵不益，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。且陛下不问臣，臣不敢言。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，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，以故楚盗公行，过三川，城守不肯击。高闻其文书相往来，未得其审，故未敢以闻。且丞相居外，权重于陛下。”二世以为然。欲案丞相，恐其不审，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。李斯闻之。

注 索隐房音旁，一如字。

注 索隐谓以我幼故轻我也。云“固我”者，一云以我为短少，且固陋于我也，于义为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公，一作‘讼’，音松。”

是时二世在甘泉，方作穀抵优俳之观。李斯不得见，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：

“臣闻之，臣疑其君，无不危国；妾疑其夫，无不危家。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，与陛下无异，此甚不便。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身行刑罚，以威行之，僮年遂劫其君。田常为简公臣，爵列无敌于国，私家之富与公家均，布惠施德，下得百姓，上得髑臣，阴取齐国，杀宰予于庭，即弑简公于朝，遂有齐国。此天下所明知也。今高有邪佚之志，危反之行，如子罕相宋也；

私家之富，若田氏之于齐也。兼行田常、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。

陛下不图，臣恐其为变也。”二世曰：“何哉？夫高，故宦人也，然不为安肆志，不以危易心，絜行修善，自使至此，以忠得进，以信守位，朕实贤之，而君疑之，何也？且朕少失先人，无所识知，不习治民，而君又老，恐与天下绝矣。朕非属赵君，当谁任哉？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，下知人情，上能适朕，君其勿疑。”李斯曰：“不然。夫高，故贱人也，无识于理，贪欲无厌，求利不止，列势次主，求欲无穷，臣故曰殆。”

二世已前信赵高，恐李斯杀之，乃私告赵高。高曰：“丞相所患者独高，高已死，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。”于是二世曰：“其以李斯属郎中令！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战国之时，稍增讲武之礼，以为戏乐，用相夸示，而秦更名曰角抵。角者，角材也。抵者，相抵触也。”文颖曰：“案：秦名此乐为角抵，两两相当，角力，角伎蓺射御，故曰角抵也。”骊案：鞞抵即角抵也。

注 索隐玘，亦作“起”，并音怡。韩大夫弑其君悼公者。然韩无悼公，或郑之嗣君。案表，韩玘事昭侯，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，其说非也。

赵高案治李斯。李斯拘执束缚，居圜圜中，仰天而叹曰：“嗟乎，悲夫！不道之君，何可为计哉！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吴王夫差杀伍子胥。此三臣者，岂不忠哉，然而不免于死，身死而所忠者非也。今吾智不及三子，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、纣、夫差，吾以忠死，宜矣。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！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，杀忠臣而贵贱人，作为阿房之宫，赋敛天下。吾非不谏也，而不吾听也。凡古圣王，饮食有节，车器有数，宫室有度，出令造事，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，故能

长久治安。今行逆于昆弟，不顾其咎；侵杀忠臣，不思其殃；大为宫室，厚赋天下，不爱其费；三者已行，天下不听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，而心尚未寤也，而以赵高为佐，吾必见寇至咸阳，麋鹿游于朝也。”

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，治罪，责斯与子由谋反状，皆收捕宗族宾客。赵高治斯，榜掠千余，不胜痛，自诬服。斯所以不死者，自负其辩，有功，实无反心，幸得上书自陈，幸二世之寤而赦之。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：“臣为丞相治民，三十余年矣。逮秦地之陕隘。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，兵数十万。臣尽薄材，谨奉法令，阴行谋臣，资之金玉，使游说诸侯，阴修甲兵，饰政教，官斗士，尊功臣，盛其爵禄，故终以胁韩弱魏，破燕、赵，夷齐、楚，卒兼六国，虏其王，立秦为天子。罪一矣。地非不广，又北逐胡、貉，南定百越，以见秦之强。

罪二矣。尊大臣，盛其爵位，以固其亲。罪三矣。立社稷，修宗庙，以明主之贤。罪四矣。更克画，平斗斛度量文章，布之天下，以树秦之名。罪五矣。治驰道，兴游观，以见主之得意。罪六矣。缓刑罚，薄赋敛，以遂主得觴之心，万民戴主，死而不忘。罪七矣。若斯之为臣者，罪足以死固久矣。上幸尽其能力，乃得至今，愿陛下察之！”书上，赵高使吏弃去不奏，曰：“囚安得上书！”

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、谒者、侍中，更往覆讯斯。斯更以其实对，辄使人复榜之。后二世使人验斯，斯以为如前，终不敢更言，辞服。奏当上，二世喜曰：“微赵君，几为丞相所卖。”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，则项梁已击杀之。

使者来，会丞相下吏，赵高皆妄为反辞。

二世二年七月，具斯五刑，论腰斩咸阳市。斯出狱，与其子俱执，顾谓其中子曰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

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！”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

李斯已死，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，事无大小辄决于高。高自知权重，乃献鹿，谓之马。二世问左右：“此乃鹿也？”左右皆曰“马也”。二世惊，自以为惑，乃召太卜，令卦之，太卜曰：“陛下春秋郊祀，奉宗庙鬼神，斋戒不明，故至于此。可依盛德而明斋戒。”于是乃入上林斋戒。日游弋猎，有行人入上林中，二世自射杀之。赵高教其女驸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。高乃谏二世曰：“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，此上帝之禁也，鬼神不享，天且降殃，当远避宫以禳之。”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。

留三日，赵高诈诏卫士，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，入告二世曰：“山东鬲盗兵大至！”

二世上观而见之，恐惧，高既因劫令自杀。引玺而佩之，左右百官莫从；上殿，殿欲坏者三。高自知天弗与，鬲臣弗许，乃召始皇弟，授之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曰‘召始皇弟子婴，授之玺’。秦本纪云‘子婴者，二世之兄子也’。”索隐刘氏云：“弟”字误，当为“孙”。子婴，二世兄子。”

子婴既位，患之，乃称疾不听事，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。高上谒，请病，因召入，令韩谈刺杀之，夷其三族。

子婴立三月，沛公兵从武关入，至咸阳，鬲臣百官皆畔，不适。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，降轺道旁。沛公因以属吏。项王至而斩之。遂以亡天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适音敌。”

注 正义轺道在万年县东北十六里。

太史公曰：李斯以閭閻历诸侯，入事秦，因以瑕衅，以辅始皇，卒成帝业，斯为三公，可谓尊用矣。斯知六蓺之归，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，持爵禄之重，阿顺苟合，严威酷刑，听高邪说，废适立庶。诸侯已畔，斯乃欲谏争，不亦末乎！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，察其本，乃与俗议之异。不然，斯之功且与周、召列矣。

【索隐述赞】鼠在所居，人固择地。斯效智力，功立名遂。置酒咸阳，人臣极位。一夫诳惑，变易神器。国丧身诛，本同未异。

史记卷八十八

列传二十八 蒙恬列传

蒙恬者，其先齐人也。恬大父蒙骜，自齐事秦昭王，官至上卿。秦庄襄王元年，蒙骜为秦将，伐韩，取成皋、荥阳，作置三川郡。二年，蒙骜攻赵，取三十七城。始皇三年，蒙骜攻韩，取十三城。五年，蒙骜攻魏，取二十城，作置东郡。始皇七年，蒙骜卒。骜子曰武，武子曰恬。恬尝学狱典文学。始皇二十三年，蒙武为秦裨将军，与王翦攻楚，大破之，杀项燕。二十四年，蒙武攻楚，虏楚王。蒙恬弟毅。

注 索隐音敖。又邹氏音五到反。

注 索隐谓恬尝学狱法，遂作狱官，典文学。

始皇二十六年，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，攻齐，大破之，拜为内史。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将三十万觶北逐戎狄，收河南。

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险塞，起临洮，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。于是渡河，据阳山，透蛇而北。暴师于外十余年，居上郡。是时蒙恬威振匈奴。始皇甚尊宠蒙氏，信任贤之。而亲近蒙毅，位至上卿，出则参乘，入则御前。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，名为忠信，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。

注 正义谓灵、胜等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陇西。”

注 正义辽东郡在辽水东，始皇筑长城东至辽水，西南至

海(之上)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。阴山在河南，阳山在河北。”

赵高者，诸赵疏远属也。赵高昆弟数人，皆生隐宫，其母被刑僇，世世卑贱。秦王闻高强力，通于狱法，举以为中车府令。高既私事公子胡亥，喻之决狱。高有大罪，秦王令蒙毅法治之。毅不敢阿法，当高罪死，除其宦籍。帝以高之敦于事也，赦之，复其官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为宦者。”索隐刘氏云：“盖其父犯宫刑，妻子没为官奴婢，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，并宫之，故云‘兄弟生隐宫’。谓‘隐宫’者，宦之谓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敦，一作‘敏’。”

始皇欲游天下，道九原，直抵甘泉，乃使蒙恬信道，自九原抵甘泉，燎山堙谷，千八百里。道未就。

注 正义九原郡，今胜州连谷县是。

注 正义宫在雍州。

始皇三十七年冬，行出游会稽，并海上，北走琅邪。道病，使蒙毅还祷山川，未反。

注 索隐并音白浪反。

注 索隐走音奏。走犹向也。邹氏音趋，趋亦向义，于字则乖。

始皇至沙丘崩，秘之，羈臣莫知。是时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、中车府令赵高常从。高雅得幸于胡亥，欲立之，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。因有贼心，乃与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阴谋，

立胡亥为太子。太子已立，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、蒙恬死。扶苏已死，蒙恬疑而复请之。使者以蒙恬属吏，更置。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。使者还报，胡亥已闻扶苏死，即欲释蒙恬。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，怨之。

毅还至，赵高因为胡亥忠计，欲以灭蒙氏，乃言曰：“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，而毅谏曰‘不可’。若知贤而俞弗立，则是不忠而惑主也。以臣愚意，不若诛之。”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。前已囚蒙恬于阳周。丧至咸阳，已葬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，而赵高亲近，日夜毁恶蒙氏，求其罪过，举劾之。

注 索隐俞即踰也，音舆。谓知太子贤而踰久不立，是不忠也。

注 正义今代州也。因祷山川至代而系之。

子婴进谏曰：“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，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，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。此三君者，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。今蒙氏，秦之大臣谋士也，而主欲一旦弃去之，臣窃以为不可。

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，独智者不可以存君。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，是内使鬻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

胡亥不听。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，令蒙毅曰：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。

今丞相以卿为不忠，罪及其宗。朕不忍，乃赐卿死，亦甚幸矣。卿其图之！”

毅对曰：“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，则臣少宦，顺幸没世。

可谓知意矣。以臣不知太子之能，则太子独从，周旋天下，去诸公子绝远，臣无所疑矣。夫先主之举用太子，数年之积也，臣乃何言之敢谏，何虑之敢谋！非敢饰辞以避死也，为羞累先主之名，愿大夫为虑焉，使臣得死情实。且夫顺成全者，道之所贵也；

刑杀者，道之所卒也。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，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，故立号曰‘繆’。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。楚平王杀伍奢。吴王夫差杀伍子胥。

此四君者，皆为大失，而天下非之，以其君为不明，以是籍于诸侯。故曰‘用道治者不杀无罪，而罚不加于无辜’。唯大夫留心！”使者知胡亥之意，不听蒙毅之言，遂杀之。

注 索隐曲，姓；宫，名。

注 索隐蒙毅言己少事始皇，顺意因蒙幸，至始皇没世，可谓知上意。

注 索隐言其恶声狼籍，布于诸国。而刘氏曰“诸侯皆记其恶于史籍”，非也。

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，令蒙恬曰：“君之过多矣，而卿弟毅有大罪，法及内史。”

恬曰：“自吾先人，及至子孙，积功信于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身虽囚系，其势足以倍畔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，以不忘先主也。

昔周成王初立，未离襁褓，周公旦负王以朝，卒定天下。及成王有病甚殆，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，曰：“王未有识，是旦执事。有罪殃，旦受其不祥。”乃书而藏之记府，可谓信矣。及王能治国，有贼臣言：“周公旦欲为乱久矣，王若不备，必有大事。”王乃大怒，周公旦走而奔于楚。成王观于记府，

得周公旦沉书，乃流涕曰：‘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！’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。故周书曰‘必参而伍之’。今恬之宗，世无二心，而事卒如此，是必驱臣逆乱，内陵之道也。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；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，身死则国亡。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。察于参伍，上圣之法也。凡臣之言，非以求免于咎也，将以谏而死，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臣受诏行法于将军，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。”蒙恬喟然太息曰：“我何罪于天，无过而死乎？”良久，徐曰：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，城燎万余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？此乃恬之罪也。”乃吞药自杀。

注 索隐参谓三卿，伍即五大夫。欲参伍更议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辞’。”

注 索隐此“故曰”者，必先志有此言，蒙恬引之以成说也，今不知出何书耳。振者，救也。然语亦倒，以言前人受谏可觉，则其过乃可救。

太史公曰：吾适北边，自直道归，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，堑山堙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痍伤者未瘳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强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觴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！何乃罪地脉哉？

【索隐述赞】蒙氏秦将，内史忠贤。长城首筑，万里安边。赵高矫制，扶苏死焉。绝地何罪？劳人是香。呼天欲诉，三代良然。

史记卷八十九

列传二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

张耳者，大梁人也。其少时，及魏公子毋忌为客。张耳尝亡命游外黄。

外黄富人女甚美，嫁庸奴，亡其夫，去抵父客。父客素知张耳，乃谓女曰：“必欲求贤夫，从张耳。”女听，乃卒为请决，嫁之张耳。张耳是时脱身游，女家厚奉给张耳，张耳以故致千里客。乃宦魏为外黄令。名由此益贤。陈余者，亦大梁人也，好儒术，数游赵苦陘。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，亦知陈余非庸人也。余年少，父事张耳，两人相与为刎颈交。

注 索隐臣瓚云：“今陈留大梁城是也。”

注 索隐晋灼曰：“命者，名也。谓脱名籍而逃。”崔浩曰：“亡，无也。命，名也。逃匿则削除名籍，故以逃为亡命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志属陈留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其夫亡’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父时故宾客。”索隐如淳曰：“抵，归也，音丁礼反。”

注 索隐谓女请父客为决绝其夫，而嫁之张耳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苦陘，汉章帝改曰汉昌。”索隐地理

志属中山。张晏曰：

“章帝丑其名，改曰汉昌。”正义音邢。邢州唐昌县。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言要齐生死，断颈无悔。”

秦之灭大梁也，张耳家外黄。高祖为布衣时，尝数从张耳游，客数月。秦灭魏数岁，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，购求有得张耳千金，陈余五百金。张耳、陈余乃变名姓，俱之陈，为里监门以自食。两人相对。里吏尝有过笞陈余，陈余欲起，张耳蹶之，使受笞。吏去，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而数之曰：“始吾与公言何如？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？”陈余然之。秦诏书购求两人，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监门，里正卫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摄’。”

注 索隐案：门者即余、耳也。自以其名而号令里中，诈更别求也。

陈涉起蕲，至入陈，兵数万。张耳、陈余上谒陈涉。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、陈余贤，未尝见，见即大喜。

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：“将军身被坚执锐，率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存亡继绝，功德宜为王。且夫监临天下诸将，不为王不可，愿将军立为楚王也。”

陈涉问此两人，两人对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破人国家，灭人社稷，绝人后世，罢百姓之力，尽百姓之财。将军瞋目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也。

今始至陈而王之，示天下私。愿将军毋王，急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树党，为秦益敌也。敌多则力分，与觝则兵强。如此野无交兵，县无守城，诛暴秦，据咸阳以令诸侯。诸侯亡而得立，以德服之，如此则帝业成矣。今独王陈，恐天

下解也。” 陈涉不听，遂立为王。

注 正义解，纪卖反。言天下诸侯见陈胜称王王陈，皆解堕不相从也。

陈余乃复说陈王曰：“大王举梁、楚而西，务在入关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尝游赵，知其豪桀及地形，愿请奇兵北略赵地。”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邵骚为护军，以张耳、陈余为左右校尉，予卒三千人，北略赵地。

武臣等从白马渡河，至诸县，说其豪桀曰：“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，数十年矣。北有长城之役，南有五岭之戍，外内骚动，百姓罢敝，头会箕敛，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民不聊生。重之以苛法峻刑，使天下父子不相安。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，王楚之地，方二千里，莫不响应，家自为怒，人自为斗，各报其怨而攻其讎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。

今已张大楚，王陈，使吴广、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。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豪也。诸君试相与计之！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。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，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，此士之一时也。”豪桀皆然其言。乃行收兵，得数万人，号武臣为武信君。下赵十城，余皆城守，莫肯下。

注 索隐案：酈食其云“白马之津”，白马是津渡，其地与黎阳对岸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至河北县说之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岭有五，因以为名，在交址界中也。”索隐裴氏广州记云大庾、始安、临贺、桂阳、揭阳，斯五岭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家家人头数出谷，以箕敛之。”

乃引兵东北击范阳。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：“窃闻公之将死，故吊。虽然，贺公得通而生。”范阳令曰：“何以吊之？”对曰：“秦法重，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，杀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断人之足，黥人之首，不可胜数。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，畏秦法耳。今天下大乱，秦法不施，然则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，此臣之所以吊公也。今诸侯畔秦矣，武信君兵且至，而君坚守范阳，少年皆争杀君，下武信君。君急遣臣见武信君，可转祸为福，在今矣。”

注 集解汉书曰“范阳令徐公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傳音戣。”李奇曰：“东方人以物插地皆为傳。”

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：“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，攻得然后下城，臣窃以为过矣。诚听臣之计，可不攻而降城，不战而略地，传檄而千里定，可乎？”

武信君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蒯通曰：“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，怯而畏死，贪而重富贵，故欲先天下降，畏君以为秦所置吏，诛杀如前十城也。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，自以城距君。君何不赍臣侯印，拜范阳令，范阳令则以城下君，少年亦不敢杀其令。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，使驱驰燕、赵郊。燕、赵郊见之，皆曰此范阳令，先下者也，即喜矣，燕、赵城可毋战而降也。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。”武信君从其计，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。赵地闻之，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。

至邯郸，张耳、陈余闻周章军入关，至戏却；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，多以谗毁得罪诛，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。乃说武臣曰：“陈王起蕲，至陈而王，非必立六国后。

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，独介居河北，不王无以填之。且陈王听谗，还报，恐不脱于祸。又不如立其兄弟；不，即立赵后。将军毋失时，时闲不容息。”武臣乃听之，遂立为赵王。以陈余为大将军，张耳为右丞相，邵骚为左丞相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戏，地名。却，兵退也。”正义戏音羲。出骊山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介音夏。”瓚曰：“方言云介，特也。”

注 索隐以言举事不可失时，时几之迅速，其闲不容一喘息顷也。

使人报陈王，陈王大怒，欲尽族武臣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陈王相国房君谏曰：“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，此又生一秦也。不如因而贺之，使急引兵西击秦。”陈王然之，从其计，徙系武臣等家宫中，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。

陈王使使者贺赵，令趣发兵西入关。张耳、陈余说武臣曰：“王王赵，非楚意，特以计贺王。楚已灭秦，必加兵于赵。愿王毋西兵，北徇燕、代，南收河内以自广。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虽胜秦，必不敢制赵。”赵王以为然，因不西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张廙略上党。

韩广至燕，燕人因立广为燕王。赵王乃与张耳、陈余北略地燕界。赵王闲出，为燕军所得。燕将囚之，欲与分赵地半，乃归王。使者往，燕辄杀之以求地。张耳、陈余患之。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：“吾为公说燕，与赵王载归。”

舍中皆笑曰：“使者往十余辈，辄死，若何以能得王？”乃走燕壁。燕将见之，问燕将曰：“知臣何欲？”燕将曰：

“若欲得赵王耳。”曰：“君知张耳、陈余何如人也？”燕将曰：“贤人也。”

曰：“知其志何欲？”曰：“欲得其王耳。”赵养卒乃笑曰：“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。夫武臣、张耳、陈余杖马捶下赵数十城，此亦各欲南面而王，岂欲为卿相终己邪？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，顾其势初定，未敢参分而王，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，以持赵心。今赵地已服，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，时未可耳。”

今君乃囚赵王。此两人名为求赵王，实欲燕杀之，此两人分赵自立。夫以一赵尚易燕，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，而责杀王之罪，灭燕易矣。”燕将以为然，乃归赵王，养卒为御而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九月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暘，贱者也。公羊传曰‘暘役扈养’。”韦昭曰：“析薪为暘，炊烹为养。”晋灼曰：“以辞相告曰谢也。”索隐谓其同舍中之人也。汉书作“舍人”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言其不用兵革，驱策而已也。”索隐杖音丈。捶音之委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平原君传曰‘事成执右券以责’也，券契义同耳。”

李良已定常山，还报，赵王复使良略太原。至石邑，秦兵塞井陘，未能前。

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，不封，曰：“良尝事我得显幸。良诚能反赵为秦，赦良罪，贵良。”

良得书，疑不信。乃还之邯郸，益请兵。未至，道逢赵王姊出饮，从百余骑。

李良望见，以为王，伏谒道旁。王姊醉，不知其将，使骑谢李良。李良素贵，起，髡其从官。从官有一人曰：“天下畔秦，能者先立。且赵王素出将军下，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，

请追杀之。”李良已得秦书，固欲反赵，未决，因此怒，遣人追杀王姊道中，乃遂将其兵袭邯郸。邯郸不知，竟杀武臣、邵骚。赵人多为张耳、陈余耳目者，以故得脱出。收其兵，得数万人。客有说张耳曰：“两君羁旅，而欲附赵，难；独立赵后，扶以义，可就功。”乃求得赵歇，立为赵王，居信都。

李良进兵击陈余，陈余败李良，李良走归章邯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属常山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欲其漏泄，君臣相疑。”

注 索隐案：羁旅势弱，难以立功也。

注 索隐谓独有立六国赵王之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正月也。音乌辖反。”骀案：张晏曰“赵之苗裔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后项羽改曰襄国。”

章邯引兵至邯郸，皆徙其民河内，夷其城郭。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，王离围之。

陈余北收常山兵，得数万人，军钜鹿北。章邯军钜鹿南棘原，筑甬道属河，饷王离。王离兵食多，急攻钜鹿。钜鹿城中食尽兵少，张耳数使人召前陈余，陈余自度兵少，不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张耳大怒，怨陈余，使张廩、陈泽往让陈余曰：“始吾与公为刎颈交，今王与耳旦暮且死，而公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安在其相为死！苟必信，胡不赴秦军俱死？且有十一二相全。”陈余曰：“吾度前终不能救赵，徒尽亡军。且余所以不俱死，欲为赵王、张君报秦。今必俱死，如以肉委饿虎，何益？”张廩、陈泽曰：“事已急，要以俱死立信，安知后虑！”陈余曰：“吾死顾以为无益。必如公言。”乃使五千人令张廩、陈泽先尝秦军，至皆没。

注 正义音释。

注 正义十中冀一两胜秦。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尝犹试。”

当是时，燕、齐、楚闻赵急，皆来救。张敖亦北收代兵，得万余人，来，皆壁余旁，未敢击秦。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，王离军乏食，项羽悉引兵渡河，遂破章邯。章邯引兵解，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，遂虏王离。涉闲自杀。卒存钜鹿者，楚力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年十二月也。”

于是赵王歇、张耳乃得出钜鹿，谢诸侯，张耳与陈余相见，责让陈余以不肯救赵，及问张廩、陈泽所在。陈余怒曰：“张廩、陈泽以必死责臣，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，皆没不出。”张耳不信，以为杀之，数问陈余。陈余怒曰：“不意君之望臣深也！岂以臣为重去将哉？”乃脱解印绶，推予张耳。张耳亦愕不受。陈余起如厕。客有说张耳曰：“臣闻‘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’。今陈将军与君印，君不受，反天不祥。急取之！”张耳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而陈余还，亦望张耳不让，遂趋出。张耳遂收其兵。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。由此陈余、张耳遂有却。

注 索隐望，怨责也。

注 索隐案：重训难也。或云重，惜也。

注 索隐此辞出国语。

注 正义言陈余如厕还，亦怨望张耳不让其印。

赵王歇复居信都。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。汉元年二月，项羽立诸侯王，张耳雅游，人多为之言，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，

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，治信都。

信都更名襄国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雅，素也。”索隐郑氏云“雅，故也”。韦昭云“雅，素也”。然素亦故也。故游，言惯游从，故多为人所称誉。

陈余客多说项羽曰：“陈余、张耳一体有功于赵。”项羽以陈余不从入关，闻其在南皮，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，而徙赵王歇王代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属勃海。正义故城在沧州南皮县北四里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都代县。”

张耳之国，陈余愈益怒，曰：“张耳与余功等也，今张耳王，余独侯，此项羽不平。”及齐王田荣畔楚，陈余乃使夏说说田荣曰：“项羽为天下宰不平，尽王诸将善地，徙故王王恶地，今赵王乃居代！愿王假臣兵，请以南皮为扞蔽。”

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，乃遣兵从陈余。陈余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。张耳败走，念诸侯无可归者，曰：“汉王与我有旧故，而项羽又强，立我，我欲之楚。”甘公曰：“汉王之入关，五星聚东井。东井者，秦分也。先至必霸。楚虽强，后必属汉。”故耳走汉。汉王亦还定三秦，方围章邯废丘。张耳谒汉王，汉王厚遇之。

注 正义上“说”音悦，下式锐反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汉王为布衣时，尝从张耳游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羽既强盛，又为所立，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善说星者甘氏也。”索隐天官书云齐甘公，艺文志云楚有甘公，齐楚不同。刘歆七略云“字逢，甘德”。志林云“甘公一名德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年十月也。”

陈余已败张耳，皆复收赵地，迎赵王于代，复为赵王。赵王德陈余，立以为代王。陈余为赵王弱，国初定，不之国，留傅赵王，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。

汉二年，东击楚，使使告赵，欲与俱。陈余曰：“汉杀张耳乃从。”于是汉王求人杀张耳者斩之，持其头遗陈余。陈余乃遣兵助汉。汉之败于彭城西，陈余亦复觉张耳不死，即背汉。

汉三年，韩信已定魏地，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陘，斩陈余泚水上，追杀赵王歇襄国。汉立张耳为赵王。汉五年，张耳薨，谥为景王。子敖嗣立为赵王。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年十月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常山。音迟，一音丁礼反。”索隐徐广音迟，苏林音只。

晋灼音丁礼反，今俗呼此水则然。案：地理志音脂，则苏音为得。郭景纯注山海经云“泚水出常山中丘县”。正义在赵州赞皇县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年十一月。”駉案：汉书“四年夏”。

汉七年，高祖从平城过赵，赵王朝夕袒韞蔽，自上食，礼甚卑，有子弭礼。

高祖箕踞詈，甚慢易之。赵相贯高、赵午等年六十余，故张耳客也。

生平为气，乃怒曰：“吾王孱王也！”说王曰：“夫天下

豪桀并起，能者先立。今王事高祖甚恭，而高祖无礼，请为王杀之！”张敖啮其指 出血，曰：

“君何言之误！且先人亡国，赖高祖得复国，德流子孙，秋豪皆高祖力也。愿君无复出口。”贯高、赵午等十余人皆相谓曰：“乃吾等非也。吾王长者，不倍德。且吾等义不辱，今怨高祖辱我王，故欲杀之，何乃污王 为乎？令事成归王，事败独身坐耳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鞞者，臂捍也。”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屈膝坐，其形如箕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田叔传云‘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然则或宜言六十余人。’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音如‘潺湲’之‘潺’。冀州人谓懦弱为孱。”韦昭曰：“仁谨貌。”索隐案：服虔音鉏闲反，弱小貌也。小颜音仕连反。

注 索隐案：小颜曰“啮指以表至诚，为其约誓”。

注 索隐萧该音一故反。说文云：“污，秽也。”

汉八年，上从东垣还，过赵，贯高等乃壁人柏人，要之置厕。上过欲宿，心动，问曰：“县名为何？”曰：“柏人。”“柏人者，迫于人也！”不宿而去。

注 索隐谓于柏人县馆舍壁中着人，欲为变也。正义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县西北十二里，即高祖宿处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为供置也。”索隐文颖云：“置人厕壁中，以伺高祖也。”

张晏云：“凿壁空之，令人止中也。”今按：云“置厕”者，置人于复壁中，谓之置厕，厕者隐侧之处，因以为言也。亦音

侧。

汉九年，贯高怨家知其谋，乃上变告之。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、贯高等。十余人皆争自刳，贯高独怒骂曰：“谁令公为之？今王实无谋，而并捕王；公等皆死，谁白王不反者！”乃轆车胶致，与王诣长安。治张敖之罪。上乃诏赵髡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。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，皆自髡钳，为王家奴，从来。贯高至，对狱，曰：“独吾属为之，王实不知。”吏治榜笞数千，刺劓，身无可击者，终不复言。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，不宜有此。上怒曰：“使张敖据天下，岂少而女乎！”不听。廷尉以贯高事辞闻，上曰：“壮士！谁知者，以私问之。”中大夫泄公曰：“臣之邑子，素知之。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。”上使泄公持节问之箠舆前。仰视曰：“泄公邪？”泄公劳苦如生平驩，与语，问张王果有计谋不。高曰：“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？今吾三族皆以论死，岂以王易吾亲哉！顾为王实不反，独吾等为之。”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。于是泄公入，具以报，上乃赦赵王。

注 正义谓其车上着板，四周如槛形，胶密不得开，送致京师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丁劣反。”索隐徐广音丁劣反。案：掇亦刺也，汉书作“刺蕪”，张晏云“蕪，灼也”。说文云“烧也”。应劭云“以铁刺之”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以私情相问。”

注 正义泄，姓也。史有泄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箠音鞭。”驩案：韦昭曰“舆如今舆，人舆以行”。索隐服虔云：“音编，编竹木如今峻，可以粪除也。”何休注公羊：“笋音峻。笋者，竹箠，一名编，齐

鲁已北名为笋。”郭璞三仓注云：“籩舆，土器。”

上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，使泄公具告之，曰：“张王已出。”因赦贯高。贯高喜曰：“吾王审出乎？”泄公曰：“然。”泄公曰：“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”贯高曰：“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，白张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责已塞，死不恨矣。”

且人臣有篡杀之名，何面目复事上哉！纵上不杀我，我不愧于心乎？”乃仰绝肮，遂死。当此之时，名闻天下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肮，咽也。”索隐苏林云：“肮，颈大脉也，俗所谓胡脉，下郎反。”萧该或音下浪反。

张敖已出，以尚鲁元公主故，封为宣平侯。于是上贤张王诸客，以钳奴从张王入关，无不为诸侯相、郡守者。及孝惠高后、文帝、孝景时，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。

注 索隐韦昭曰：“尚，奉也。不敢言取。”崔浩云：“奉事公主。”小颜云：

“尚，配也。易曰‘得尚于中行’，王弼亦以尚为配。恐非其义也。”

张敖，高后六年薨。子偃为鲁元王。以母吕后女故，吕后封为鲁元王。元王弱，兄弟少，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：寿为乐昌侯，侈为信都侯。高后崩，诸吕无道，大臣诛之，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、信诸侯。孝文帝即位，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，续张氏。

注 集解关中记曰：“张敖顷在安陵东。”正义鲁元公主墓在咸阳县西北二十五里，次东有张敖顷，与公主同域。又张耳墓在咸阳县东三十三里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偃以其母号而封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纪张酺传曰张敖之子寿封乐昌侯，食细阳之池阳乡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敖谥武侯。张偃之孙有罪绝。信都侯名侈，乐昌侯名寿。

太史公曰：张耳、陈余，世传所称贤者；其宾客厮役，莫非天下俊桀，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。然张耳、陈余始居约时，相然信以死，岂顾问哉。及据国争权，卒相灭亡，何乡者相慕用之诚，后相倍之戾也！岂非以势利交哉？名誉虽高，宾客虽盛，所由殆与大伯、延陵季子异矣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在贫贱时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葛洪要用字苑云“然犹尔也”。谓相和同诺者何也。谓然诺相信，虽死不顾也。

注 索隐有本作“私利交”，汉书作“势利”，故廉颇传云“天下以市道交，君有势则从君，无势则去，此固其理”是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张耳、陈余，天下豪俊。忘年羁旅，刎颈相信。耳围钜鹿，余兵不进。张既望深，陈乃去印。势利倾夺，隙未成衅。